

如是其觀

羅斯福的密聞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溫故而知新！
今後世界如何？
請看：
如是其觀。羅斯福的密聞。

義聚錢莊

規模宏大 組織健全

服務社會 信用昭然

存款放款 匯兌貼現

一切手續 簡益求簡

一區哈爾濱道益友坊

天津

電話三局二九五八

前外打磨廠五一號

北平

電話七局一〇四四三二五四三
一〇四四五二二五九

浙江興業銀行

以顧客利益為前提

以穩健經營為原則

以發展工商為方針

以繁榮社會為目的

各大都市均有分行

承辦匯兌貼現存放

業務發達素質盛望

歡迎惠顧歡迎洽商

北平行址：前內公安街

電話五局三〇〇七一
三三七〇一

現代文獻叢書

如是其觀：羅斯福的密聞

美國 E. ROOSEVELT 著

屈 履 泰

董 耐 芳

譯

中國復興文化社發行

如其觀：羅斯福的密聞 全書目錄

序 頁

一 緒言 一

二 大戰爆發的前後 四

三 大西洋憲章 一四

四 從阿爾金蒂亞到卡薩布蘭卡 三四

五 卡薩布蘭卡會議 四三

六 從卡薩布蘭卡到開羅 八三

七 開羅會議之一 九四

八 德黑蘭會議 一一一

九 開羅會議之二 一二七

十 從開羅經德黑蘭到雅爾達 一三四

十一 雅爾達會議 一四二

十二 結論 一四七

序

我丈夫對於歷史有很高的興趣，並且以爲人類應利用現實的遭遇作將來的南針。我知道他希望每個人都儘量的把他們自己的印象和思想寫出來，他認爲這樣可以促進世界各民族間深切的瞭解，同時，對世界和平的保持也將是極有價值的工具。

他的家庭觀念相當重，只要有機會他總設法叫他的孩子們和他在一起。但是，假如妨礙他們的工作；那麼他是絕不叫他們來的。

這告訴我們爲什麼在許多事件場合中，他常帶着他的兒子，有時更帶着他唯一的女兒和女婿，他是如此渴望着他們的陪伴，以致有一次把大兒子詹姆斯帶到華盛頓做他的秘書，雖然我們告訴他這樣對於詹姆斯是不妥當了，可是他不肯聽從。事先我們還會警告過他，說這種舉動可能引起政敵的攻擊，並且因爲詹姆斯是他的兒子，對他的工作價值也許有所減損。不幸這些警告都成了事實，最後，詹姆斯不得不放棄這個職務，但是，當詹姆斯在華盛頓的時候，我丈夫的確因爲他兒子常在身邊一同工作，而得到極大的滿足和安慰。一個人沒有經驗過做太總統的寂寞，恐怕很難體會到這種渴望與家屬接近的思念和感覺吧！

我們的家庭有個特殊的習慣，就是每當家屬中有人旅行回來，我們總是在他歸來的當天晚上，團聚晚餐，聽他敘述旅行的一切印象和發生的事故。我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假如我們不立刻聚在一起，這一次旅行的見聞會很快的失掉了它的新鮮性，逐漸模糊終於被新的工作新的事故所掩沒；我們便無法彌補了。

我沒有參加過這本書裏所報導的那幾次創造新歷史的旅行，在這一方面我所能寫的只是在那幾次家屬團聚中所聽到的。可是伊利奧却會目覩這一切。我還記得他在旅行歸來時那種興奮的神情，現在讀到他關於那

些重要事件的更完備的記載，我感覺到更大的興趣。

這本書裏所記載的很多事件，我雖然沒有身臨目睹，可是我覺得現在每個人只要會密切的觀察過戰爭的演變，或未來世界和平組織的建設，都應該忠實的寫出他的親感，這一類的著作都有很大的價值。

當然，每個人總是以他自己的觀點來報告他所見到的、聽到的、和經歷到的情形。每個人對於一個事件、一個場合，各有其獨特的印象，因此我們知道爲什麼同一事實却有許多不同的記載。許多人會直接聽到這本書所記載的那次會談，我相信他們必然根據他們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來解釋那些會談的意義，這許多人所寫的不同親感都是值得珍貴的。這本書是一個觀察者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幾個重要會議最直接的報導。未來的歷史家們將藉此得到些珍貴的資料，幫助他們對歷史作有力的評判。

羅斯福的密聞

一

在這本書裏我所敘的事件都是從戰爭初起直到雅爾達會議的過程中所發生的。我可以坦白的向讀者們聲明：當時我絲毫沒有打算把這許多事件寫成一本書的念頭，我之所以決定寫這本書是被最近許多新事件所驅使的。邱吉爾在福爾頓和密蘇里的講演；在紐約舉行的安全理事會和會議上各代表所發表的意見；美國對於原子彈逐漸增加的囤積；領導世界的幾個大國間趨向分裂的象徵；許多關係重要的諾言的被遺棄；以及在貪婪而且陰險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重新拾頭的強權政治；這些都是促使我寫這本書的有力因素。

在戰爭中使我們獲得勝利的是團結，在戰後，如果我們想獲得真正的和平，我們必須仍舊團結。這是非常簡單明瞭的。每一個有點頭腦的中學生都能用這個題目寫出一篇動人的而且有說服力的論文，然而，事實上，自歐戰勝利以後，自第一顆原子彈擲下以後，偉大的團結便一天一天的破裂了。

因為我感覺到我們是一天一天的走向與團結相反的方面，因為我確信我們是被少數人推向分裂的途徑上，我們該清醒了，我覺得這本書含有此項重要意義。但是，我又以什麼供獻給讀者呢？在這樣的世界大變亂以後，一定會有千百種關於戰爭的書籍像洪水似的從書局裏流出來。雖然如此，我還能寫這本書劃出一個狹小而顯然與眾不同的地位。

我的第一層資格是倫理方面的：我是羅斯福總統的兒子。這種關係也有不利的地方，父親曾在海德公園



和我談到這種種不利，（當時他還是紐約市的市長），一個在社會上有鑒望者的孩子的任何行動都足以引起公眾的注意，如果那個人有很多政敵，則情形更爲顯著，父親對於這一點是非常敏感的。然而，他對於我們弟兄的行動並不嚴格的加以管束，他認爲我們的生活該是我們自己的，我們願意做什麼，能夠做什麼，就可以去做。據我想這正如一般做父親的一樣，希望並且相信其子女不做違法的事，成爲富有責任感的公民，依照各人的才賦努力，以期享快活與成功的生活。同時，在另一方面他却也很小心的給我們許多指導。

我的第二層資格是值得慶幸的，因爲前項資格的種種不利都因此而平衡了，因爲我得到很多難得的機會，能够參加這次戰爭中許多最重要的會議。每次到海外去開軍事會議的時候，父親總是需要一個熟悉而且親信的人，最好是他的親屬，跟隨着他。這並不是說他不熟悉他的政治顧問們，也不是說他不信任他們，但是有他的孩子在身旁，他可以覺得隨便得多，方便得多。他可以毫無顧忌的談話，大聲的說出他的思想——事實上他的確時常如此。在他的幾個兒子之中，我的地位是最容易被招喚到那裏當侍從的。譬如說他第一次在紐芬蘭海面和邱吉爾會面的時候，我恰好在紐芬蘭甘特湖的一個飛行偵察隊中服務；他到卡羅布蘭卡的時候我的部隊正好在阿爾及爾的外圍作戰；當他到近東參加開羅會與德黑蘭會議的時候，我們的司令部的一個基地還仍然在突尼西亞，只有當他到薩爾達的時候，我未能在他身旁。

當然，除去那幾次會議中我和父親在一起以外，在戰爭中我也有幾次回國，有一次是病，兩次是公差，另一次是公假，我每次回國的時候總要在白宮住幾夜，因而有機會和他作長時間的講話。

作他的侍從，使我有機會參加他的許多次軍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約會談話和會議，執行我的送遞文書，傳達命令和整理記錄的職務，以這種半官方的資格，我可以聽到許多作戰盟國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易。我會見到邱吉爾、史塔林、蔣主席、蔣夫人、盟軍的參謀長們、每一個戰場、每一個作戰部門的司令長官、埃及

希臘、南斯拉夫、和英國的國王們，藩王們，宰相們。蘇丹與太子，總理大臣，大使，公使。我在門口迎接他們，領他們進屋子，聽他們和父親談話，當他們告辭以後，聽父親談論對他們的印象。

當整天的會議結束之後，父親送走最後的一位客人，總是我一個人留下來，在他睡覺以前陪他坐幾小時，陪他談談當天所發生的事情，交換意見和個人的印象。有的時候他也問我做空中攝影軍官的工作情形我可能是多半是我問他許多我感覺到困難的問題。從關於籌備開闢第二戰場一直問到他對蔣夫人的感想，他對我有絕對的信任，在那次和史塔林談判後，他立刻把談判的結果告訴我，再告訴他的國務卿和參謀長們。我們已超越了父子的關係，而變成最親近的伴侶了；他對我的愛是一種對兒子和對好友的混合愛。

我之所以能參加這些會議，一方面我是美國大總統的侍從，另一方面我又是大總統的親信。基於這兩層關係，我能更進一步探知他內蘊的思想，並且聽到他對於軍事勝利後建設世界和平的熱烈希望。我知道他爲世界和平機構所安排的條件；我知道這些條件是在怎樣的談判中產生的；我知道當初的許多談判和諾言。

現在我見到許多諾言被背棄了，許多條件被藐視了，和平的機構也幾乎完全被否定了。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寫這本書的原因。我有各次會議的官方記錄做參考，同時我又從我當時做的記錄和我的回憶中得到補充材料，但大部分是依靠着我當時的記錄。

羅斯福總統是在戰時促成聯合國團結的工程師，他的理想和政治家的風度足以在戰後維持這個團結的完整性；可惜他死了，他爲我們所指劃的路線被惡毒的故意的遺棄了。我希望我們重新走向原來的那條和平大道。我相信這並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們唯一最妥當的選擇；其他都是愚蠢的危險的不堪想像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歐洲的危機總算藉「慕尼黑會議」以息事寧人的方式而緩和了，當時人們對它的看法各不相同。我自己只是抱着極端自私的顧慮，那時我正準備開始一個新的事業計劃，準備在「阿克薩斯設立一個小型的無線電台網。我擔心那些關於戰爭的傳說和「納粹法西斯」的攻擊姿態是否會影響我的商業收入。

要探悉一個消息的真像，最好直接向這個消息的來源地詢問。那一年九月我恰巧到華盛頓去，因此我決定去看望父親。預備機警的從他那裏聽到一個究竟，以便明瞭當時的政治情形是否對營業有妨礙。當我得到許可，走進他的書房和他作十分鐘單獨談話的時候，他剛好發出他致希特勒的第二封信，並且把信的內容給各報館發表。我告訴他我預備收買無線電台管理權的計劃，並且想試試可否以這個事業得到穩固的經濟基礎。我帶着期待的心情聽着他對探的說：「最近關於戰爭的傳說這麼多……看了許多報上的標題，好像戰爭就要爆發似的。這種情勢對於新的事業計劃恐怕不會有什麼好處吧？」

他笑了笑，回答說：「你要我告訴你什麼呢？告訴你戰爭不會爆發？大家無須擔心，告訴你應該進行你的無線電台計劃？第一年就可以賺錢第三年便成富翁？」

「不，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其實，這些東西只要常常觀察都可以知道。歐洲的情勢遲早是要惡化的。英國和法國會感覺到希特勒幹得太過分。當然，這個星期不致於爆發，但是誰也不能預料。還有蘇聯……」

……捷克……」

「即使歐洲有什麼變亂，不見得我們也被牽連在裏面吧？」

「這正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我們一天到晚所憂慮的也就是怎樣使我們不被牽連在裏面。我們有最高的希望，最高的希望！」他停頓了一會兒，冷淡的皺著眉頭。他又接著說：「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一定飛快神速的立刻把你那個無線電台計劃實行起來。你不應該聽信某些報紙的標題而把你的全盤計劃放棄了。抓住一個機會而好好的幹下去。我信你一定會成功的。」

在我回台克羅斯的途中，我極力思索他那過分親切而又突然的保證，我極力思索在字裏行間是否隱藏着其他的意思。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和十月，我們大多數美國人還離現實很遠，不知有幾百「光年」呢。結果，我決定暫時忘記歐洲這個問題，開始我在台克羅斯的工作。

假如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在那時期多注意些舊大陸的角落裏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一定會有比較圓滿的收穫，而無須那麼爲難。

還在珍珠港事變以前，全國正熱中於添設軍備的爭辯，父親已在盡力使不致於毫無準備的遭受類似珍珠港事件的攻擊，在國會中繼因州的布魯斯特，紐約州的漢姆費士，密執安州的范登堡，堪薩斯州的凱潑和愛達荷州的鮑拉都是反對派的領袖，堅決反對任何增加陸海軍費的提案，漢斯特系的報紙和麥克可密克——畢德生的黨徒更熱烈的攻擊「集體安全政策」，並且宣傳鼓吹「孤立政策」。

一九〇六年六月，我又因事到紐約去。回程中經過華盛頓下車的時候，盤旋在我心中的是關於營業稅和過分利得稅的問題，這正是當時一般商人所關心的問題。這一項捐稅對於大商人或許可以對付，可是小規模的營業，資本少而負債多，則未免難以負擔。正好在我父親吃完早點，還沒有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得到一個機會和他談論這個問題。

「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政府真不想給我們小商人一些活路嗎？」

他臉上泛起了微笑，把桌上的報紙推開，抬起頭來問我：「你喝完了你的咖啡嗎？」

「別管我的咖啡，請您告訴我這備過分利得稅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不見得以為你的公司是特殊性的吧！是不是？你總得承認我們政府必須籌一大筆款子，現在許多大企業公司都已開始接受國防契約而大規模的工作，其日見增加的利益當然可以變成政府籌款的最好來源，假如我們要建設一個充實的陸軍海軍和空軍，非有巨款不可。」

「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我們這些小商人呢？……」

他阻斷了我的話。「誠然，不論這是怎樣的一種稅率，新的稅率將要增加一部分人的負擔。關於小商人的福利，我比誰都關切，我希望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和大商人競爭。然而營業和稅務並不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問題。我們目前的問題要比這些大得多。千百倍的真大。對你個人的頭痛我很抱歉，我勸你還是吃幾片阿司匹靈吧。」

我心中還有另一個問題，我攔着問他：「關於徵收這個問題呢？」

我問的太突然，使他先以為是問財團利益的徵收呢，他想了一想才明白，「噢，你是問徵兵，怎麼樣？」

「我在想假如徵兵法案通過以後，您覺得我和弟弟約翰佛蘭克林應該怎樣？我哥哥詹姆斯哥哥的年齡似乎太大了……」

「不論怎樣，詹姆斯已經是海軍陸戰隊的預備軍人了。」

「您能不能告訴我政府要通過的徵兵法案的性質呢？我的意思是指服役年齡等等。」

「有一件事我必須和你說明，假如那徵兵法案已成法律，那麼，這將是你們個人的事了，憑你們個人的良心決定你們的態度和行動。假如你們願意等兵役成為事實的時候，那麼你們不妨等。但是，假如徵兵法案

已成法律，你們個人將受兵役委員會管轄，他們會採取適當行動。至於要我給你們些忠告，告訴你應該怎樣做，應該如何行動，那麼，你應該先認清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們的事，我從不干涉。徵兵法案是否成立絕不會變更這一點。天下沒有一件事物變更這一點。——這就是談話的結論。

以我個人的觀點來說，那次談話的結果並不圓滿。事實上，他對於應付小商業的徵稅問題似乎也並不樂觀；對於我個人應採取的適當行動，也並沒有任何暗示。但是，現在我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感覺到他始終叫我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是對的。

那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克羅斯的工作地以後，很快的就決定了我自己的出路。當一個人決定去爲他祖國海陸軍投效的時候，台克羅斯是一個好地方。每天早晨清醒的閱報，覺得祖國的確有遲早要被追參戰的趨勢。談到我的營業，當時很能支持，事實上，政府軍事訂貨所引起的任何生產都有許多廣告。關於我的從軍是否有什麼阻止呢？我覺得並沒有什麼。投軍只是一年的軍事訓練（那時我是這樣想），爲什麼不去投軍呢？既沒有害處，又可以多知道一些事情的究竟。因此在八月中我又到華盛頓，走進了陸軍部的大門。

幾年以前，我會是一個私人飛行員，我曾在航空工業方面做過事，我會爲漢斯特系報紙擔任航空編輯。因此，當時我認爲最好是參加陸軍的航空部隊。另一方面，這却是羅斯福家族對海軍的一點不忠。（因爲羅斯福家族與海軍有悠久而且密切的關係。——譯者按）可是讀者們應該知道：我是唯一沒有進哈佛大學的一個羅斯福。

許多年以前，當安諾德將軍還是一個中校，駐在加里佛尼亞州麥基機場的時候，我們已經相識了。父親對於他的能力和理想一向很看重。一九四〇年安諾德已升爲少將，並且是陸軍航空隊的總司令。因此，我既然走進了陸軍部，我決定去看望他，和他的部下談談我投效的事情，當時，我希望做個飛行員。

想作一個飛行員，我已不够資格，他們對我體格的要求太苛了，他們說我絕對不適於空中戰鬥，而且即使想得到空軍行政上的工作，也必須在案牘書上簽字，放棄許多生活上的權利。我抓住了那第二個機會，和我談話的那位軍官認爲我組織無線電台網的經驗對於空軍的徵用局很需要。我的年齡使我有資格當一名預備役的上尉，這是公文上的規定。這一切我完全守秘密，沒有對家中任何人說過。在九月十九日我接到政府的通知，我的委任狀發下來了。這時我才去告訴我父親。當我走進白宮，知道父親正忙，他預備逐時召見他的各部首長。在他中間休息的時候，才得到一個機會走進他的房中。我愉快的說：「爸！您瞧！」

他看了看我拿的那張委任狀，然後抬起頭看我，我看見他眼中閃耀淚光。我是他兒子中第一個自願去投軍的。他好半天才說：「我爲你感覺到光榮。」他的情緒使我自己也覺得十分光榮。

那一個週末我們國家聚在海德公園慶祝兩個生日，我祖母的生日是二十一，我的生日是二十三，我們舉行了一個合併的慶祝會。在那天晚飯的時候，父親舉起了他的酒杯，提議大家共同乾杯，他說：「這一杯酒是爲伊利奧而乾的，他是我們家中第一個對美國所受的威脅加以嚴肅的情醒的考慮而毅然投軍的。我們都爲他感到光榮，我是最覺得光榮的一個。」接着我的母親，我的祖母，和我的兄弟們都爲我乾杯。

我常覺得我和父親特殊親密的關係是從給他看我那張委任狀的時候開始的。雖然在我二十一歲的那年夏天，我也曾單獨和父親到歐洲去旅行，但是這一次却完全不同了。從這一次起他和我的談話總是更親近更信任更密切的。

那天晚上，當我走進他的臥室問晚安的時候，他叫我坐下來談談。他問我心中感覺如何，我回答說很好。我們隨便的談了些關於惠特機場（我被派往工作的地方）的事情。後來他問我對於戰爭的感想怎樣。我那時心中所思考的一件事也正是那些日子許多人心常常想到的：爲什麼我們還不斷的把海軍送到日本？我們知

還給日本一塊舊鐵就等於幫助日本殺死一羣中國人。

他一邊想着一邊慢慢的回答說。「我們是一個和平的國家，這不僅是一個條件，實在是我們的心裡構造。我們並不探求戰爭，我們並不要戰爭，我們根本沒有戰爭的準備。舊鐵並沒有列入戰時資料的範圍，因此，日本或是其他與我們有商約的國家都可以自由的購買。進一步說，如果我突然停止賣舊鐵給日本，那麼日本將認爲是非友誼的行動，說我們想從商業上使之飢渴。再進一步說，如果日本認爲我們毫無戰爭準備，而我們又的確毫無充分的武裝，則停止出售舊鐵也許會成爲對我們宣戰的藉口。」

「日本完全是裝樣子嚇我們！」

「依我們目前的地位來說，很難說是真是假。」

我突然想到賽克司密克的芝加哥論壇，和一些參眾院的議員們的演說，說日本對我們毫無戰爭的用意，說我們在遠東的權益並沒有受日本的威脅。我又想到許多說我父親是戰爭製造家的批評和非難。

父親說：「我們在事實上或實質上是向日本討好，這是醜惡的，我們的確走了這條路。我們討好日本爲的是爭取時間來建設一等的海軍，一等的陸軍……」

「和一等的空軍。」

「和一等的空軍，一點也不錯。今後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該多談些空軍。」

幾天以後我出發到差了，開始在空軍徵用局做一個上尉的陌生的工作。我絲毫沒有想到父親的政敵竟利用我完全出於至誠的行爲作他們的政治資本。我從軍不是爲了好玩，也不是以爲軍隊的生活會比我原來的生活快樂。可是在我到差後才幾個星期，反應就開始了。

在一九四〇年總統選舉運動的時期，我收到三萬五千封信和明信片，大部分是沒有署名的。讀者們可以

體會到那些信和明信片相當使我痛心。父親在十月間巡遊西部到丹頓地方的時候，這些信和明信片大量的湧來，差不多每次郵包到時就有一千封上下。我父親預備利用他巡遊到丹頓的機會，由安諾德將軍陪著視察惠特基地。因此我決定到他的選舉專車上去見他一次。

「爸！不管您信不信，這些信對我倒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對您的再選恐怕會有很大的阻碍。」

他臉上的表情很嚴肅。人家攻擊我們，說我企圖以這種坐寫字間的工作來逃避戰鬥，說他用他的勢力來保護我，不使我受到戰爭的直接危險，這一類的誹謗究竟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他問我有什麼辦法，打算怎麼樣。

「我預備辭職。辭掉我的官職。我想在事先告訴您，因為我知道您的感覺，……」

「你現在對我說話，是否以一個下屬對大元帥的關係來說話？」他閃了一下他的眼。

「假如您以為應該如此，我當然不能反對。」

「那麼你等一等。」於是他對斯蒂南歐萊說：「請你叫安諾德回來一下，」

當安諾德將軍走進專車的會客室的時候，我父親告訴他我的請求。「這件事我完全交給你辦，」他說。「這是你的問題，你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於是他回頭去看窗外。

安諾德將軍用一隻眼斜視著我。「當真嗎？上尉！」

「當然是的。將軍。」

「那麼以後你預備怎樣呢？再加入空軍，從一個下等兵做起？」

「報告將軍，假如我不能再入伍做一個下等兵，我想加入加拿大的皇家空軍隊。」

「很好。你該照公事的程序正式把你辭呈呈上來。寫明辭職的理由。我們會立刻採取適當行動的。」

於是我按照公文的手續把我的辭呈呈上去。一星期之後，上司的答覆批下來：「辭職難以照准。」我於是對上司開始了有計劃的攻擊，屢次以傲慢的態度向他們發脾氣，想因此能被撤換而派到海外去。不久，我這計劃生效了。我被調到勃林機場，在一個苦幹的頭腦清楚的「西點軍校」出身的青年人，勞利斯，諾斯達特之下，受空軍情報軍官的訓練，當我完成了情報訓練的全部課程以後，我立刻被派到傑米士克萊布少校所指揮的第二十一偵察中隊服務。第二十一中隊的防地在紐芬蘭，擔任的工作是在大西洋北部巡邏警戒納粹潛艇對我們船艦的威脅。我雖沒有正式被派到海外，但至少我是在祖國和海外的中途了。

我找不出一個恰當的字描寫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紐芬蘭的工作環境——當地的氣候，生活的情形，土地的情形等。假如讀者們可以從「荒漠」這兩個字來領悟到我所指的那種悲慘，泥濘，荒涼和愁勞的混合情景，我可以用「荒漠」來形容。我當時覺得沒有一個環境能比一九四一年三月的紐芬蘭更壞，更不愉快了。因此我自動請求擔任一件新的測量工作，這新工作的目的是在北極圈內尋找適於作空軍站的地點，給由美國運往英國的戰鬥機作中繼站。這件任務中最微妙的地方是如何避免與海軍在工作進行中可能發生的摩擦。我從「拉布拉達」出發，到巴芬羣島，經過格陵蘭，冰島，而到達英國，在那裏我和英國的飛行員及航空部的官員互相交換各人的發現和收穫。當時我真希望再遲一點到英國，因為趕上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間納粹對英國大轟炸的末尾。雖然已是末尾，但是仍够受的。我和當時的每個人一樣，經驗到：目視許多大廈被炸成廢墟時的那種驚愕，和看炸彈雨似的掉在四週，而自己只有一無能為力的絕望的心情。

在那次訪問英國的旅行中，我會被請到邱吉爾首相的鄉村別墅中去度一個週末。頗有家庭風味，十分愉快。但曾兩次受窘：一次是我剛到那裏的時候，從門口走出一個好像米高梅影片中的十足英國化的執事，跑到我跟前問我帶了多少行李，而我能交給他的只有一把木梳和一把牙刷。另一次是在禮拜天早晨，前一晚

借給我一件很漂亮的用中國絲所做的睡衣，似乎是主人的所有物，可是因爲尺寸太小，早上醒來的時候，那件漂亮的睡衣在我睡着的時候，竟被我的身子撐破了。從上到下撕成了兩片。

一九四一年的仲夏，我的中隊已在北極圈內找到了五個做空軍站的地點。我們給這起了新的名字。這些名字只有以後常在那裏降落起飛的飛行員們才熟悉。「拉布拉達的鵝灣」，「格陵蘭的藍東」，「魁北克的水晶一」，「巴芬羣島的水晶二」，與「水晶三」。這是我們對於當時空運連絡制的一點供獻，使大量的轟炸機和戰鬥機可以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的夏天陸續由美國運到英國。

八月初我又回到巴芬羣島，生活在泥濘的凍地帶，在肯巴倫桑測量一個可能改爲飛機場的地點，突然我接到一個由無線電打來的命令。叫我立刻動身到紐芬蘭基地，又是什麼官樣文章呢？在甘特湖我的基地司令部分派給我一架O-110葛魯曼式的小型飛機和一位飛行員，我們的任務是在八月八日到聖約翰去接紐芬蘭的美軍總司令，然後一同到阿爾金蒂亞的海軍基地去。當時我認爲無非是有幾位長官想和我商討關於所測量的飛行基地的問題而已。

當我們的飛機飛過連綿的山嶺而能看到阿爾金蒂亞海港的時候，我們的總司令正沈默的坐在飛機後面的座位上，而我坐在副飛行員的位子上。我們的飛行員輕輕地吹了一下口哨。海灣邊佈滿了軍艦，多半都很大很大的。我們對看了一眼皺了皺眉頭，表示不解。我們的無線電隨即發出信號，詢問我們的飛機應該落在那一處，在領港的小艇到來以前我們還要等多少時候。在等待的時候，我們還是苦苦的想弄明白。爲什麼有這許多驅逐艦和巡洋艦停泊在港口。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合理的解答就是正舉行大西洋的海軍演習。

幾分鐘以後，派來了一隻小艇，把我們領到巡洋艦奧古斯大號，我們從艦旁爬上去，在巡洋艦艦長的背後，我看見蓋生準將——我父親的陸軍武官，和勃朗海軍少將——父親的海軍武官。我絕對沒想到在這裏遇

到他們，因此我呆了，以致把我在幼年從父親學來的海軍禮節都忘了。華生對我笑了笑，勃朗在向我和手，這時，我才清醒了，趕忙轉身向艦尾那美國的國旗敬禮。華生趕上來和我握手，告訴我：「大元帥很想立刻看到你。」我急忙往前走，正遇到我的第弟小佛蘭克林。（他那時是海軍中尉。）我先打招呼：「哈囉，你也在這兒！」

「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弄不清。上星期我們的軍艦梅朗號和另一條驅逐艦接到命令退出護航的任務。說我們應該留在這裏參加另一個海軍艦隊擔任巡邏的工作，保護海港的進口，今天早晨他們又叫我立刻到奧古斯大號上來見大元帥。」他把一只手指伸進他襯衫領子裏抓了一下。「我真想不出我幹了些什麼玩意兒，我們的海軍上將金氏會偏把我調了來。」

「爸在那兒？」

「前面。艦長的房艙裏。你覺得怎麼樣？」

「還不是跟你一樣。恐怕又是海軍大演習吧！」

「這兒走。你帶來了換洗的內衣嗎？」

「我沒有帶。爲什麼？」

「據我看恐怕得在這兒住兩三天呢！」

那天正是星期五薄午的時候，我的襯衫祇有我軍服裏所穿的一件，而我得在艦上住到下星期二才能走。幸虧我父親的領子尺碼和我的差不多，我可以借用他的內衣。否則，穿着件髒襯衫看着那具有歷史性的大西洋憲章的簽字，未免太失體統了。我想讀者們一定會有同感的。

星期五那天將吃午飯的時候，我和弟弟佛蘭克林見到了父親。我們還來不及對他說一聲「哈囉」和問安好，他先開口了：「瞧這個，我叫華生把這個給你們準備好了。」於是他交給我一條大元帥陸軍侍從的飾帶，「這不過是給你們臨時帶幾天的。」他笑了一笑，又給了佛蘭克林一條海軍侍從的飾帶。

「您的精神還是那麼好，爸。不過，究竟是怎麼回事呀？您是不趁假日來釣魚呢？」

父親很得意的大聲笑了起來。「新聞記者們都是這樣想。他們以為我是到芬地灣附近來釣魚的。」他像個孩子那樣的高興，他誇揚他的高明手腕，怎樣騙過了許多新聞記者，坐了總統的帆船波瑪克號先航行到緬因州的奧古斯大。接着他便告訴我們這一次旅行的真相。「我預備在這裏和邱吉爾會面。他坐威爾斯王子號明天到達。哈萊，賀浦金斯陪他一同來。」說到這裏他停住了，靠在椅背上，想看看這個消息給我們的反應。我雖然沒有照鏡子，可是我猜得到我當時臉上的興奮和驚訝的表情。

在繼續敘述這段故事以前，我先提一提被父親騙開的白宮記者們，我父親之所以那麼做，是因為他會與邱吉爾有一軌約定，雙方都不准帶記者和攝影師，也不准報上先有關於這一次會面的披謬。爲要履行這個約定，父親必須很巧妙的騙過包圍着他的記者們，對於這一點，他覺得非常得意，好像一個捉迷藏的孩子巧妙的躲避了狡猾的對方似的。但是第二天邱吉爾來的時候，却帶了全班新聞隨員，拙笨的假裝是情報部的職員。這是邱吉爾以背信而使我父親感到驚訝的第一次。並且絕不僅這一次。

談到釣魚，我父親在這次旅行中的確釣魚了，不過只釣了一次，是在我到達的前一天。他釣了一條怪魚，鱈上沒有一個人知道牠的名字。

父親和邱吉爾第一次會面所以選定這個獨特的地方是有理由的。爲了安全和機密起見，這次會面必須在華盛頓以外的地方。父親和邱吉爾都是海軍出身的人物，一九一九年他們曾以這種身分作最後的一次會面。在海軍會面可以喚起他們的幻想和興趣。可是很明顯的他們很難在海上會面，因爲納粹潛水艇活動的威脅使這種想法不易成爲事實。那麼在什麼地方呢？最理想的該是人口稀少而保護嚴密的海港，或是大西洋中的島嶼。亞速爾羣島？這是葡萄牙的屬地。以我的觀點認爲該選擇百爾慕他羣島或是西印度羣島中的一個小島。紐芬蘭在八月中已經十分荒寒了。大部分時間迷濛着霧。太陽是很少見的。當然，紐芬蘭也有顯著的優點：人口不太密，附近駐有很多英美和加拿大的部隊。尤其是在阿爾金蒂亞任何大規模艦隊的集中都不致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猜想，因爲誰都知道我們的海軍早就在這裏建築着基地。

我到了阿爾金蒂亞，希望過幾天與我日常工作不同的新穎的生活。那天吃午飯的時候和飯後那個寒冷而且灰色的下午，我始終和父親在一起，談着家庭的新聞。小佛蘭克林也和我們說了一會兒。報告他的驅逐艦護航到冰島去的情形。父親的精神非常好，顯然的因爲能暫時擺脫開他日常的工作而感到高興。他問我在北極圈內工作的情形。特別是我那次到英國去的見聞，英國現在究竟是什麼情形，所遇到的那些英國人的民氣如何，大轟炸與大火的景像如何（我在英國只經驗到幾天的轟炸，實在我不够資格來說明這一點），我對他多年不見的邱吉爾的印象如何等等。我則詢問這一次會面的目的是什麼。

「你自己會到過英國，你親眼看到英國的人民，你還可以告訴我他們的樣子——灰色、消瘦而且艱苦。這一個會晤對於英國的民氣當然會有極大的好處。這些日子正是納粹趾高氣揚的時候，他們儼然是歐洲的主人，我們至少要給英國一些精神上的援助，否則我們自己就要面臨大轟炸和炸彈。我相信今天不會有多少美國人反對這個見解的。」

「那麼只是精神上的援助嗎？」我進一步詢問。

「不僅如此，還有我們的租借法案呢！英國人知道他們已經走近他們生產力的極限，而這個極限之內不足以支持一個攻勢的戰爭。這次會晤是想法子草定一個生產計劃，尤其英國人感到重要的是交貨的方式和計劃。他們對於我們以很大的生產量給蘇聯感到非常不安。我已經知道邱吉爾對蘇聯繼續作戰力的估價。」他舉起他的手指表示一個「〇」。

「我想您的估價總比這個高一點吧？」

「賀浦金斯對蘇聯有很高的估價，並且他有辦法使我相信。」

當然，在我們談話的那個時候，美國的生產量還小得可憐，和現在的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點。而英國所擔憂的是怕他們所得到的僅是這一小點的一小部分。

「邱吉爾明天將親自到這裏來，因為他明瞭如果沒有美國則英國將無能繼續抗戰。」

我會親眼看見五六月大轟炸的末尾，大火燃燒了英國工業中心的大部分，可是我沒有想到他們的難關如此嚴重。另一方面，蘇聯的人民正在草原地帶往後退却。

父親又繼續說：「當然囉！邱吉爾最大的關心是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參戰，他知道的很詳細，假如美國的力量只是集中在生產上，那麼，其最大作用不過是使英國藉以支持戰局而已。他知道假如英國要採取攻勢，則非有美國的軍隊不可。」他突然反問我：「你在倫敦的時候，看不看英國的報紙？」

我告訴父親我會注意到很多報紙的評論嚴厲而非難美國，說我們想在英國被打的慘無人色，毫無招架的時候，才會利用最後一秒鐘來挽回大局。父親很得意的點了點頭，表示他猜測的勝利。他說：「等著瞧吧！你看邱吉爾一來就會要求我們立刻對納粹宣戰的。」

「從精神方面來講，我們早就站在英國的一邊了。」我不明白我們可以從這次會晤中得到些什麼好處。父親說：「就是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你莫忘記我的海陸空軍參謀長們都在這裏。他們知道很多新東西。英國戰鬥力之確實情形如何？從人力方面看，英國是否已經到了無法可施的地步？」

「您說還有誰也在這裏？」我在這裏所遇到的只是父親和他的侍從武官們。

「還有金氏，史塔克，馬歇爾，安諾德，……很多大人物全在。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的。」

一個送信的送進來一大包公函，暫時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信差走了以後，父親又把話頭轉到那將舉行的會議上。我想他是在練習他明天要用的談話，一點一點的指出他之所以出席這次會談的許多內在的原因，準備怎樣對付邱吉爾可能提出的請求。

「還有一件事，大英帝國已經走進了危急的階段，這是一般人不大知悉的一件事，英國的銀行家和德國的銀行家事實上很久以來就把持世界貿易，作爲他們的囊中物，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中是失敗了。現在，這種形勢對於美國的貿易並沒有什麼好處。」他對我聳了一下他的眉毛。「假如在以往，德國和英國的經濟利益曾經合作把我們從世界貿易中擠出來，對我們封鎖了許多市場，而現在德國却與英國對戰了，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有一點是我們該知道的，我們不應該太貪婪，看那一邊給我們的利益多而決定和那一邊合夥。暫時我們可以擱開目前的事實，就是說納粹主義是可怕的，而我們的天然的利害關係，以及我們的私心是與英國合流的。可是事件還有另外一個角度。我們應該從最初的開頭起就和英國講明白，我們不是故意做一個老好人，在大英帝國危急的時候可以被她利用幫助她脫險，而在事後又把我們忘了。」

「我不懂您最後的意思？」我插嘴問他。

「邱吉爾告訴我他之做英皇的首相並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的分解的。（邱吉爾後來在一次無線電廣播中

會重複比說——作者。我想我可以美國大總統的資格來說：美國決不願在這次戰爭中幫助英國，使她能夠在戰後再繼續那麼專橫的統治殖民地的人民。」

「我想，」我小心的說，「今後的幾天中恐怕免不了處處都會發生些糾葛的。」

那天下午，差不多四點半的時候，威爾斯和哈里曼到我們這裏巡洋艦上來，他們有好多文件要與我父親一同核閱，因此我便起身退出，將吃晚飯的時候才回去，晚飯時都是無關緊要的閒談。那天我們睡得很早。

星期六上午九點以前我們全體走到甲板上看威爾斯王手號駛進港口，在我們的奧古斯大號不遠的水面上拋錨。我扶着我父親在看。我們看見那條英國軍艦的甲板上也站着一堆人，好像邱吉爾也在裏面，但總是一個天色灰暗而迷濛的早晨，我們誰也不敢確定。

兩小時以後，邱吉爾來到我們的艦上，帶着他隨員中主要的人物。這是他們一九一九年以後的第一次見面，可是他們即刻談到他們的通訊，他們橫隔大西洋的通訊，他們的健康，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的煩惱。很快的他們便直呼其名，用「佛蘭克林」和「溫司頓」親暱的稱呼了。這稱呼當然是私下用的，在其他官員在場的時候，他們仍舊用「總統先生」和「首相先生」的稱呼。可是時間處久了，雖然邱吉爾却始終拘謹的墨守着這種稱呼。我父親在正式的場合上也把這種外交禮節上的約束放棄了。

這第一次的拜訪完全是形式上的，邱吉爾帶了一封英皇給我父親的信。比較引人注意的却是邱吉爾隨身帶的一批顧問們。和我們帶來參加會議的一小羣隨員相比，邱吉爾隨員得多了——他雖然還沒有把百家姓上的全部姓氏都帶來，可是却也够多的了。從貝弗洛克到耶爾他都帶來了。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還有一批英國情報部的官員也在場，隨身帶了筆記本和攝影機。安諾德將軍溜到我的身後偷拍的在我耳邊說最好我們趕快設法找幾個攝影師和一批膠片來，並且問我在甘特湖附近有沒有什麼新空攝影技術人員可以找得到。那一

天上午我立刻派了我的飛行員駕駛我那架葛魯曼式的小飛機回去，載一些照相材料和兩個陸軍攝影師來，我們的報紙將來也可以得到一些關於這次會議的資料。

事實上英國方面顧問、隨員、侍從、跟班之多在另一方面也使安諾德感到十分難以應付。在後來舉行的參謀會議中他發現他處於一個極不利的地位，因為他根本沒有帶助手來，而與他地位相等的英國代表既多又貴，我們又有侍從和大批助理員。因此在有幾次會議席上，我便被臨時抓差，叫了去當陸軍航空部隊的記錄員。

在他們會晤的第一天，父親和邱吉爾，還有賀浦金斯一起進午餐；賀浦金斯是陪邱吉爾一同上船來訪的。這次又能夠看到我覺得很高興，尤其是看到他的精神比以前好了一點。對於他的健康的改進我是有些小小的功勞的；在他上個月赴倫敦以前，他曾在甘特湖小住，我們帶他釣了一天魚。在這一天，他似乎年輕了十年。現在他又回到他的工作崗位上，忠實而苦幹的工作者。

我們其餘的人們都是海軍上將金氏的客人，大家在一起站着吃午飯。吃完午飯以後我回到經長房艙內，父親正和邱吉爾面對面的坐着，很有禮貌的正在爭辯。

「根據我的情報，佛蘭克林，你們美國人民的民氣似乎已經傾向於我們。事實上可以說是他們已經準備參加這一個偉大的戰爭了。」

「你同時也可以看到許多和你的情報相反的景象。」我父親冷冷的回答。

「可是關於租借法案的那次大爭辯……」

「假如你真的關心美國的輿論，溫司頓，我勸你還是每天多讀些我們的國會記錄。」

兩個觀念現在是正面衝突了；邱吉爾很顯明的是被一個支配的思想所推動着，那就是說，我們應該立刻和納粹德國宣戰；而我們的大總統則處處都在顧慮到人民的輿論，美國的政治，以及許多反覆無常的無形的

條件與因素。最後，喝完了他杯中的酒，邱吉爾站了起來。已經是快兩點半了。父親告訴他說代表我們的海軍送了些禮物給威爾斯王子號及保護它的三條驅逐艦上的全體官兵長士兵們。邱吉爾點了一點頭，短短的道了一聲謝就走了。

那天下午，一千九百五十包禮物盒，裏面有香煙，水果，其司等，送到英艦上分發給他們的官兵們。而那天下午，雙方的參謀長們按照議事程序開始工作：生產量，優先權，船舶，戰爭資源——物資，人力，財力——所謂現代戰爭中的三大要素。這次會議中我也幫助安諾德將軍處理了一些事務；後來，會議完畢以後，一同走出會議室。

星期六的晚上，在我們奧古斯大號上艦長的客廳裏，舉行了一次正式的公宴，我父親是主人。邱吉爾當然是主客，坐在他的右邊，其他的賓客有英國外交部常務次長羅德幹；邱吉爾的侍從，那威爾爵士；威爾斯；賀浦金斯；哈里曼和英美雙方的各部參謀長們。晚餐的時候，以及晚餐後直到午夜的時候，我看到我父親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根據我以往的經驗。在他所參加的任何一次集會中，他總是主宰着一切的；這並不僅因爲他堅持他的領導權，事實上這是他的天賦和自然的傾向。但是今天晚上他却完全相反。他只是靜靜的聽着。另外一個人在支配着聽衆們，使用着華麗的，熟練的，循環性的演詞，不太花哨，可是却永遠像果子豆的那麼圓滑而恰好處，使聽衆們感到他的句子好像是可以抓到手裏而擠出汁液來似的。這就是邱吉爾在支配着我們的全體——而每一秒鐘他都意識到他在支配着把握着我們。父親在那天晚上只是偶而說一兩句話——使他繼續的講，使他盡量的講出來。賀浦金斯也偶然說幾句話，不過只是在邱吉爾停住換氣的時候。大我說來，我們穿軍服的人都守着沈默，只不過偶而和坐在旁邊的人低低說一聲：「有火柴嗎？」「謝謝你。」「請把水瓶傳給我。」「他肚子裏好像還有很多話似的？」「是呀！還沒有完呢。」

他很少往後靠在椅背上。老是把膀上的雪茄從左邊換到右邊，一會兒又從右邊換到左邊，形成一個很合適的角度，兩個肩膀往前聳着，活像一隻壯而又大的水牛，他的手時常在空氣中揮動着，幫助他的表情，他的眼睛閃着光。那天晚上完全是他發言的，他滔滔不絕的談着。我們之所以保守沉默並不是因為覺得厭倦了。即使在我們和他意見不合的時候，他都有魔力把我們降服住。

他談到戰爭的經過，他說到每一次的戰役，失敗的戰役：「可是在任何一次戰爭裏英國都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他相當坦白的說英國人曾在事實上一度接近於潰敗的地步：「可是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太笨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他們不敢。」有的時候他的說話中又帶着一種堅決的懇求的語調：「這是你們唯一的機會！你們非得參加到我們這一邊來不行！假如你們一定要等他們先給你們一頓打擊而後才參戰，那麼他們就會在打敗我們之後再來打你們，而他們給你們的第一個打擊也就是最後一次的打擊！」即使聽者能够體察出語調中所包含的懇求，但是他的風度和姿態還能給人一種不屈不撓的有力印象。表示着即使你們不接受我的警告，我們自己還是有辦法想的。

隨時一有機會，我父親總設法問他一聲：「那麼蘇聯呢？」

「哦！蘇聯！」他的聲調中顯明的含着輕蔑，可也他很快的就發現到他的疏忽，趕忙補上一句：「當然囉，他們比我們所企望的程度強得多。可是誰說會有多久，……」

「那麼你認為他們是不能持久的？」

「在莫斯科陷落以後……：只要德國人越過了高加索……：當俄籍斯人停止了他們最後的抵抗……」。他的答覆永遠是肯定的，無條件的。他連「假如」這個假定詞都不用，對於蘇聯的抵抗他是說沒有什麼價值的。在那個晚上，他手裏像是握着一顆骰子而預備孤注一擲的。他急切的要我們明白租借法案中最大部

分應該歸於英國；給蘇聯的任何的援助都只是延宕時間，而最後終歸是無效的；這種見解更使他得到一個結論：「美國必須參加到我們這一邊來，你們必須參加，假如你們想生存！」

父親坐在一旁聚精會神的正經的聽着，有時候擦擦他的眼睛，有的時候弄弄他的夾鼻眼鏡，或用燃過的火柴在桌布上隨便畫着。圍坐在那間充滿紙烟味的客廳裏的美國人都保持着緘默，不置可否。

那一天好像是兩個友好對手的第二場拳鬥。沒有什麼決定性的結果，可是群眾裏也沒有一個人想大聲喊他們該努力。我們希望雙方都勝利！

星期日的早晨，在我們離開奧古斯大號到威爾斯王子號的甲板上去做禮拜以前，我得到一個條子，說我們的那架小飛機已經回來了，帶了兩個陸軍航空隊的攝影師和大批的膠片。我把這消息告訴安諾德，他叫我們請他們一同來。

我們的小艇被吊上那隻英國軍艦上的時候，已經十一點多了。一星期來像鉛似的鬱結在我們上空的濕潤的雲塊開始分散了，好像是得到什麼信息似的，太陽從雲隙中射了出來。

排列在甲板旁的是英國船上的空班人員；站在他們一旁的是二百五十名美國水手與海隊的兵士。祈禱壇前垂掛着英美兩國的國旗。

我們齊唱「肅穆，你是我們自己的恩人！」「前進，十字軍的士兵，」和「不朽的父主」，我們高揚的歌聲有力而溫暖的散佈到海面上，我們一同齊心祈禱。

我不曉得旁人在想些什麼，我自己在想：在這個甲板上，一對領導着兩大強國的重要人物。頭上蒙著不時從雲隙中透射出來的陽光。想到這裏，我就想到在英國有千百萬人辛苦的工作着。我想到英國的陸軍，被打敗了回來，仍保持着森嚴的氣魄；穿着長褲短襪的英國兵士們；肩扛着「COMMANANDO」字樣的鎗勇

兵團；穿着藍軍服的英國皇家空軍；這一隻艦上的軍官和兵士們，他們已經戰鬥了那麼久，又那麼疲乏，這一次的航行真是天賜的休息。（這些可憐的人們，又誰知道在幾個月之後竟同這隻船被日本的魚雷打沉了呢）

我又想到在我的家鄉，美國，工廠裏開始有了新的生命；千百萬走出崗房的女人和走出農場的青年們都開始在學習新的刺激的重要的手藝；每個人都多少受到了戰爭的波動；假如他們既不在軍隊裏又不在戰時工廠中工作，那麼深夜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大街上巡行，頭上戴着防護欄的鋼盔，或許覺得這種動作有些優越，可是他們却感覺到他們究竟是他們國家的一份子；每個人都是一個超越的努力的份子，一個偉大的力量。

假如說英國目前有些透不過氣來，在一連串的攻击下有些步伐不穩，那麼美國已經在開始鼓起他堅韌的肌肉，在摩拳擦掌，預備行動了。

祈禱以後我們就留下吃午飯，是邱吉爾作主人。吃飯的時候，突然間有人高聲叫道：「諸位，英皇萬歲！」接着是一陣椅子移動聲和腳步聲，於是一片沈靜，大家把杯子高高的舉起來，喝乾杯中的酒。這未免有些宮廷的氣味，說不定也許會引起人們的嘲笑；然而這也是一個使人不可否認的感動而不能忘懷的場面。至少對於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的我，是有此種感覺與反應的。

當天整個的下午要開軍事會議。我們回去以後，我告訴父親上午做禮拜時我想到的一切。

「那是我們的主調，」他說。「假如我們在這兒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故發生，我們今後將半半的結合在一起。」「前進，十字軍的士兵！」我們是十字軍，我們要前進，靠着上帝的援助。」

下午的會議中，雙方的軍事代表抱着不同的意見，因此會場中的空氣便和上午那種理想的團結迥然不同

。英國的代表堅持着他們的主張，用種種的方法來說服我們，想要我們把更多更多的租借物資交給英國，而儘量的減少給蘇聯。固然我們都得承認他們對蘇聯的持久性缺乏信心是由政治原因所促成的，可是我並不相信他們的動機完全是政治方面的。馬歇爾、金氏和安諾德繼續堅持必須給蘇聯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因為這是很合邏輯的。再說，我們的理由是建築在德軍已經進入蘇聯領土的這一件事實上；多給蘇聯一些坦克車、飛機、大炮、就等於多殺死些納粹兵士；給英國的租借物資在目前是沒有什麼效用的，最多不過是增加其國力的數目而已。我們在另一方面當然也不能忘記了本國國防上的需要，建設我們自己的海軍和陸軍也需要很多的物資。

英國的羅德海軍上將，狄爾陸軍上將，費利曼空軍上將——他們三個人屢次在辯論中聲明囤積在英國的物資和軍火在結局的時候對盟國的總戰力將有更重大的價值。他們反復的鼓吹他們的觀念，說給蘇聯的一切物資一定會被納粹們俘擄去的；而爲美國本身的利益着想，美國非把大部分的物資送給英國不行。美國的發言人在不同的角度下來看美國本身的利益以及整個戰爭的廣泛利益。從我個人來講，我那時懷疑英國是否想使納粹與蘇聯兩敗俱傷，而英國可以趁此機會強大起來。

會議進行的時候，我父親和威爾斯校閱一部分草稿。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那草稿的內容是些什麼問題；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那時所仔細校閱的正是「大西洋憲章」，另外是給史塔林的一封信，闡明我們共同打倒希特勒主義的決心。

那天晚上邱吉爾到我們奧古斯大號艦上來晚餐。在這個場合大家感覺親熱得多了；因爲排滿金軍飾帶的幾位雄糾糾的武人都走了。參加這個晚餐會的只有我父親，邱吉爾，和他的幾位侍從，還有小佛蘭克林和我。這是認識邱吉爾更清楚一點的一次好機會。

晚飯後，邱吉爾又像昨晚一樣的興奮了，雪茄一支接着一支燃成煙灰，杯中的白蘭地酒，很快的喝乾。他的態度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的。他的頭腦與心計運用得更清楚，他的辯舌也更靈活了。可是和昨晚的談話比較一下，今晚的空氣也確有些不同。昨晚除偶然有一些發問外，邱吉爾是毫無阻礙的一個人滔滔不絕的講。今天晚上，却有別人的思想和意見破鑿進這鍋熱水中，因之這鍋熱水中更爲沸騰，有一兩次幾乎要溢了出來。旁觀者以爲這兩個一向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物已經衝突起來，已經試探了對方的能力，而準備正面挑戰了，我們應該記得在這個時候邱吉爾是戰爭的領導者，而父親不過是表示同情的一個國家的大總統而已。因此，邱吉爾便依舊掌握着談話的線索，依舊支配着飯後整個的時間。可是我們已經感覺到空氣中有些不同的意味了。那是關於帝國問題的討論，第一次明顯的証實了我們這種感覺。

父親開始很確定的說：「戰後維持永久和平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實行自由貿易。」他停頓了一下。邱吉爾的頭低了下去；他透過他的眉毛，環定而警戒的瞧我父親。

「不准有人造的障礙，」父親繼續着說：「特惠經濟協定愈少愈好。大家都能有擴張的機會。市場必須開放，給各國作健康的競爭。」他的眼光很自然的在室內掃視一週。

邱吉爾不安的站起來。沈重的說：「大英帝國的貿易協定是……」

父親趕忙插進來說：「是的。帝國貿易協定就是一個例子。就因爲有了這些協定，印度，非洲，以及殖民地化的近東和遠東，到現在還是那麼落後。」

邱吉爾的脖子紅了，他把身子疾向前來說：「總統先生，英國從不會提議在大英帝國的領域中放棄特惠的地位。使英國偉大的那些貿易必須繼續，而且要在英國大臣們所訂定的條件下繼續。」

「你看」我父親說：「我早就知道在這個地方我們的意見是不會一致的。我堅決的相信假如我們建立一

個鞏固的和平，我們必須開發一切落後的國家。促進所有落後的人民。這應該怎樣才能辦得到呢？……

假如我們仍採用十八世紀的方法，這是永遠辦不到的。現在……

「誰說十八世紀的方法！」

「我知道英國大臣曾規定一種政策，主張把殖民地國家的原料財富完全搬走，而絲毫不給這個國家以任何報酬或代價。二十世紀的方法是，把工業介紹到這些殖民區。二十世紀的方法是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給予他們新的教育，衛生的設施，以增加這個國家人民的財富，使他們明白他們的原料雖被搬走，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得到相當的報酬。」

屋子裏的人全都湊過身子去，很注意的聽着。賀浦金斯臉上帶着微笑。邱吉爾的侍從湯姆生海軍中校臉色變得很難看，有些吃驚的樣子。邱吉爾，開始有些手足無所措了。

「你是指印度，」他帶着吼聲說。

「是的，這仗是沒法打的，假如我們一方面說是對抗奴化人民的法西斯，而另一方面自己却不想方法去幫助全世界的人民從落後的殖民地政策中解救出來。」

「那麼你們的菲律賓呢？」

「我很高興，你居然先提到了菲律賓。菲律賓的人民將要在一九四六年得到完全的獨立。而且他們已經得到了現代的衛生設施，現代化的教育，他們文化也一天一天的在減少……」

「要想改變大英帝國的經濟協定是絕對辦不到的。」

「可是他們是人爲的……」

「它們是使我們偉大的基礎。」

「和平，」父親堅決的說：「與任何延緩的橫暴主義決不兩立。和平的機構必須有，並且一定可以獲得民族間的平等。民族間的平等就必然的包含着貿易競爭的最大自由。誰能說德國想在中歐獨霸貿易企圖不是這次大戰的主要因素呢？」

這一類的爭辯很難在他們兩人之間得到一個解答。話繼續的說下去，還是邱吉爾却慢慢的能够把這談話的中心了。他不在一句一句說了，而是一段一段的滔滔不絕的講了；海軍中校湯姆生的焦急，難堪的臉色也逐漸好轉了。當邱吉爾的聲浪又漸漸起來的時候他似乎恢復了他的自信，可是却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沒有得到解答；這個問題在他們所參加的下一大會議中，以及再下一大會議中都始終沒有獲得解答。印度與緬甸——這些是複雜的主題。我父親，既然已經一度大聲的提到這個問題，以後就經常在他的英國賓客前用這個來提醒他們；他的堅硬手指正點住他們的隱痛，不斷的戳，不斷的刺。我父親所以這樣做並不是惡意的，那是由於他堅決的信仰。邱吉爾很明白這一點，因此使他更感覺到相愛。

他很圓滑的改換了談話的主題，他很圓滑的談判賀浦金斯，我的弟弟，以及其他的人，藉以避開談話的主題，使我父親沒有機會再提到殖民地的問題和平等的大英帝國的特惠貿易協定。

直到深夜兩點鐘的時候，英國的客人們才起身告辭。我扶着父親走進他的臥室，坐下來陪他吸一支煙。父親咕噥着說：「一個地道的老式保王黨，一個十足的保守的保王黨。」

「爸，我看他最初好像要爆炸的樣子。」

「喔，」他微笑了一下，「我有辦法和他在一起。關於這一點你不必擔心。我們曾在一起很有名望的幹下去。」

「只要你別提到印度這一個問題。」

「噢，這很難。我想在我們完結以前，我要多多的談到印度。不僅是印度，我還要談緬甸，爪哇，安南，印度尼西亞，埃及與巴士斯坦，以及非洲的一切殖民地。這一切都談到。有一件事你別忘記，老邱這一生中有一個最崇高的使命，可是只有一個。他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戰時內閣總理。他最大的任務是使英國安全的渡過這次戰爭。」

「他自己似乎也表示他只想做到這一點。」

「是的。你是否注意到只要我們一提到戰後的問題，他總設法把話題擺脫開了？」

「您所談到的許多問題是相當難於應付的。尤其是從他着想。」

「除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只有一副做戰爭領導者的十足頭腦。如果要他在戰後領導英國，那是完全沒用的。」

現在事實證明，英國人關於這一點和我父親有相同的見解。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左右，邱吉爾又親自跑到奧古斯大號樓長的房裡來，與父親一同工作二小時，工作的對象就是大西洋憲章。他和賈德幹、威爾斯，賀浦金斯和我父親一同圍着那張草案，聚精會神的研究着，直到午飯的時候才休息。在這兩小時內，我好幾次走進走出這艙房，只聽到他們談話的片段，我奇怪邱吉爾究竟以怎樣的神道來使他昨晚上所談的那些話居然和這部大憲章的精神符合起來。我相信他自己也一定同樣的詫異着。

寫到這裏，我必須順便提一下，威爾斯是對這部大憲章操勞最多供獻最大的一個人。自從他們在華盛頓開始考慮要草擬這幾天憲章的日子起，他便始終為它忙碌；這部憲章實在可以說是他的收穫。當他從華盛頓飛來時，他的公文包中便放着這部憲章的最後稿本；在當時，在現在，全世界都知道這是多麼重要的一部文

件，多麼重大的一個聲明；我們今日不能履行這聲明，這決不是威爾遜的錯，也不是我父親的錯。

那一天，他們辛苦的研究着這稿文的措辭用字，一直到要吃午飯的時候才停止工作，邱吉爾和他的隨從們向我們告辭，回到他們自己船上去。飯後，父親忙着批閱國會送來的許多重要的信件與案卷，那天還有兩架專機等着要把這些批示帶回華盛頓去。

那天下午，邱吉爾有了一些空閒和休息的時間。從奧古斯大號的甲板上，我們幾個人看見他從威爾遜王子號出發到沙灘上去散步，攀登岸邊的一座岩壁。最初我們看到大船上放下一隻捕鯨魚的小艇，上面坐着些英國水手，他們把小艇划到大船昇降部旁邊。於是我們看到邱吉爾穿着一件羊毛外套和一條齊膝的短褲，從昇降梯上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從我們所在的地方看去，他活像是一個發育過癆的大胖孩子，只是缺欠一付孩子當玩具的小刺子和小吊桶而已。一走下那隻鯨船，他立刻走到舵旁，發出號令。當那隻小船飄過海面時，我們可以聽到他大聲的叫——水手們則齊心一力的在划着槳。不久，我們就看不到他們了。由於探聽，知道他們後來幹了些什麼。據說邱吉爾一個人爬上了那座高的三四百英尺的岩壁。爬上去以後，他從岩壁的隙縫間看到他的幾位伙伴正舒服的躺在沙灘上，希望享受一些難得的陽光，邱吉爾立刻拾起了一堆石子，居高臨下，很得意地向他們身上擲過去，使其沮喪隨着夥伴們的四處奔逃而消散。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邱吉爾趕回來和我們一同晚餐。這一晚我們真是隨便極了；一同吃飯的只有賀浦金斯，小佛蘭克林，我，和這兩位領袖。這給我們一些輕鬆的機會；忘了前天晚上的熱烈辯論，我們又是一家人了，我們慢慢的隨便的閒談着。可是邱吉爾的心中却仍念念不忘的想說服我們，要美國立刻和德國宣戰，可是他也知道他對這件事沒有什麼成功的希望。這幾天我們連續的收到雙方軍事會議的報告；雙方都感覺到英國如果要得到最後勝利，必須依賴美國的生產與軍事援助。

諸如此類的感覺與觀察一定會影響到這兩位領袖間的關係。於是在不知不覺中領袖的外衣慢慢的從英國的肩上海落到美國的肩上了。我們親眼看到這一種轉移，那是快近深夜的時刻，話題突然又回到昨夜使我們全體沈默的那場辯論了。在我父親看來，那將是邱吉爾對他明言保守主義的告別辭。這時候邱吉爾已經站了起來，在室內來回踱着，一面嘴裏說着話，一面做着手勢，最後走到我父親面前，突然站住了，有許多不說話，只對我父親看着，忽然伸出他那粗胖的食指，在我父親的鼻尖下揮動着。

「總統先生，」他大聲的叫道：「我相信你是在想法子毀滅我們大英帝國，關於戰後世界組織你所抱的每一個觀念，都顯示出這種企圖。可是雖然如此，」——他伸出手指揮動了一下——「雖然如此，我們知道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並且，」——他的聲音像演劇似的沉下去——「你已經知道我們曉得這一點。你已經知道我們曉得，若是沒有美國，大英帝國是站不住的。」

邱吉爾在那時承認了和平只有按照美國所定下的方式與條件才能達到。在他說上面那些話的時候，他承認英國的殖民地政策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英國想支配全世界貿易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英國想在美國面前離開蘇聯這個企圖也是無法實現的。

第二天中午的時候，英國的給養大臣貝弗勃洛克爵士也參加了會議。同時雙方的「軍事首腦」們也在海軍上將金氏的房廳裏舉行會議。兩點半的時候，對於將發表的聯合聲明已經得到了最後的同意。這個週末重要的外交工作已全部完成了。我知道父親和威爾斯的心中是充滿了愉快和得意。當我們來到甲板上的時候，整個的印象好像是一個偉大的微笑；警衛隊和艦上的樂隊很整齊的排在一旁，當邱吉爾和英國各部的參謀長們走下我們的巡洋艦時，樂隊奏起「上帝保佑吾王」的英國國歌。會議的工作就此全部結束。第二天便以大總統與首相二人的名義代表美國和英國發表了這部大西洋憲章，它聲明以下八點：

一、英美兩國並沒有擴張領土或其他的野心。

二、英美兩國絕不容許有違反當地人民自由意志的領土變更。

三、英美兩國絕對尊重各國人民均有選舉其政府方式的權利；並且願意使一切在武力下喪失宗主權與自治權之民族能恢復其應享之權利。

四、英美兩國將在與彼等現有責任不衝突的原則下，努力使一切國家，不論大小，戰勝國或戰敗國，均能享受平等權利以經營世界貿易，並獲得本國經濟繁榮上，所必需的世界資源。

五、英美兩國將促成世界各國間在經濟領域內之密切合作，其目的在保障各國之勞動生活改善，經濟調整與社會安全。

六、在軍制的納粹主義徹底消滅以後，英美兩國希望能建設理想的和平，使一切民族都獲安全的居住在國境之內，並且保障居住在任何土地上的任何居民都能自由的生活，不受恐懼和貧窮的威脅。

七、緩和和平將使一切人民都能毫無阻礙的橫渡公海。

八、英美兩國深信世界上之一切國家，爲現實上及精神上之理由所驅使，終必放棄武力之使用。威脅或可能威脅鄰國國境之國家如果繼續運用其海陸空之軍備，則將來之和平甚難維持，因此，英美兩國認爲唯有解除此等國家之武裝，始能建立一廣泛性和永久性之全球安全制度。英美兩國同時協助並鼓勵其他有實際意義之方案實現，使一切愛好和平之國家可以減輕其軍備之負擔。

這份聲明在我看來是有特殊而辛酸的歷史意義的，尤其是後來看到這個聲明的文字與精神同時被人背棄違背的時候。

我們先拋開頭兩點拿第三項來看，我們應該反省我們對瓜哇與印度尼西亞人民究竟幹了些什麼，第五項

曾經是我們最希望的至誠的反響。第六項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還須等將來的事實證明。第七項似乎是復安全，至少在目前沒有多大問題（雖然二十世紀的人民，不僅希望這一條適用於海洋，並且希望能早日適用於世界的領空）。最後一項中的字句在今天尤其具有強烈而尖銳的作用。

星期二將五點鐘的時候，威爾斯王子號拔錨出發，回到戰爭中去了。當它航過奧古斯大號的時候，艦上立刻發出敬禮的信號，樂隊奏起別離曲。我站在父親的旁邊，扶着他的手臂，看那隻英國的戰艦航出港口。我們自己也立刻匆匆道別，因為奧古斯大號按照預定的計劃接着就要出發。天氣十分陰沉，有雨意，坐飛機回甘特湖是不可能了。最後我和貝勃洛克爵士上了岸，坐火車回到我的基地去，在那裏我預備替他訂一個到華盛頓去的飛機坐位，他要和美國租借法案的代表們繼續談判。

「貝弗」和我到甘特湖去所坐的火車可以說是一件真正的事實：木質的坐位，每節車廂裏都有一個小火爐，每走十里路要在站上停二十分鐘。這不舒服的旅行似乎很不合這位貴客的胃口，當一個很和順的車僮偶而不小心領錯了我們的坐位時，車位「貝弗」爵士居然大發雷霆，用他奇異而尖銳的聲音足足的訓了車僮三分鐘之久，首語中還夾雜着不少很毒辣粗俗的短短的英國字眼。這個車僮居然能毫無反抵的受得住他這頓訓罵，真出我意料之外；我相信他不是個哲學家，就是個變態。

當我被這位貴客噴火似的發作攪擾後，而可以安靜下來的時候，我在腦中設法分析前幾天的重要性。英國人已經親自上門來求援了，可是却帶着高傲的態度，有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有些狂妄。我們的首長們雖然意識到英國人已經被困在戰爭中，而這個戰爭也可以說是代替我們打的，代替我們全體美國人打的，但是全體人民却尚未清楚的，毫不迷亂的覺察到面前的危險。美國仍在從和平到戰爭的中途。我們的參謀長們的任務是非常微妙的，他們需要把英國的要求和蘇聯的要求在天枰上小心的稱稱，使這兩個作戰的國家都能從我

這裏得到十足的援助。

那些日子的記錄會深深的感動了我，至今還有同樣的感覺。在那些日子裏，美國的命運操持在穩固的掌握中。掌握美國命運的那些人們一方面不惜以任何方式維持我們國家的和平，另一方面又在保護着常遠的悠久的國家利益。

中國復興文化社

三十七年上期新書

蘇聯勢力的基礎

G. B. Croney 著 屈履泰 譯

新疆問題

殷祖英 著

美國的外交政策

屈履泰 著

羅斯福的密聞

E. Roosevelt 著 屈履泰 譯

歡迎各界指教 歡迎圖書交換

歡迎多方介紹 歡迎外埠批購

在北極圈地帶的偵察工作是不活躍的，尤其是當我從阿爾金特參加了那次會議回來以後，更覺得這工作的沉悶乏味。幸而我的中隊在九月初就接到命令調回美國，那是會議結束後不到兩星期的事。一回到美國，我立刻申請進入航空學校受訓——我想我即使沒有資格做一個正式的駕駛員，至少可以做一個航空員，這樣，我便有更多的機會被派往海外工作。我在心裏暗暗祈禱着我的申請能被接受，我這心願居然實現了。九月底的時候，我接到通知說我的申請書已被批准，令我立刻往育克薩斯，望安東尼奧的凱萊機場報到。我會經做過地勤，做過情報，而現在要擔任空勤的任務了。

我翻閱一下我剛回美國和初到凱萊機場的日記，差不多在每一頁上都能讀到當時美國那種和不安定的情形，對於剛從國外服役歸來的我，當然是十分刺激的；我相信那時候每一個從英國回來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因之關於這一點我似乎不應該有這種過大的驚異。但是當我後來聽到我朋友們苦苦的勸我，我說應該脫下制服，說我已經在軍隊裏服務一年了，說我因為目前營業情形的好轉，已經放過了好幾個發大財的機會等等。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先是和他們辯論，後來看他們對於世界大勢的真和簡直是麻木不仁，毫無感覺。我只好不再談話。索性保守沉默，假請不理。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要我和他們爭辯，說服他們，是毫無效果的。當時人民的那種自得其樂昇平氣氛之由來，是一部分美國重要的報紙所造成的。如芝加哥論壇，漢斯特系的報紙，紐約日報，華盛頓時報，和斯克利浦斯——霍華特系的報紙，他們一致的唱着恬淡的安樂的柔順的使人迷醉的調子。假如這是當時全國民氣的反映，那麼就是我們的報紙沒有盡責任給人民正確的報導和認識。反之就是報紙所謂的正確報導已經錯誤而成為問題了。

十二月的第一個週末，我利用例假到華斯堡農場去看一次我的家，假如一切都順利的話，我再過幾天就畢業了。我當然不知畢業後被派到什麼地方去。因此在我畢業之前，我便希望能回家住一兩天。

禮拜天的早晨，我起身很遲，吃完早飯我便出去騎馬。到下午三點鐘才回來。太太告訴我哈金生和卡格爾曾從我的電台上來電話。我想大概是他們要在我回聖安東尼奧之前和我談些業務上的事情。當時我並不想談生意，因此也就沒有去理他們。孩子們想聽音樂，放開無線電收音機，不多幾分鐘我便明白剛才哈金生和卡格爾爲什麼來電話了。無線電的音樂剛開始，我就聽到了緊急廣播，命令所有在外休假的官兵們立刻回防地報到。這命令叫我們一刻都不准遲緩。

我趕忙脫掉農場服裝，打電話給凱萊機場的副官，所得的答覆是叫我立刻坐汽車回到我的營房去。在等候我的汽車開出車房的時候，孩子們爭着問我：什麼是珍珠港？在什麼地方？一會兒汽車已調在大門口。我匆忙的和我的家屬說了聲再會，便向南出發。在向聖安東尼奧路上，我越過了千百個步行回防地的軍人。

在凱萊機場，每個人都像我一樣的興奮而茫無頭緒。每過二小時，便有更多更嚇人的謠言傳來。我向副官和值日的軍官報到以後，便回到我在機場附近租賃的公寓中。立刻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我父親。這個電話足足要了兩小時才接通。真令人着急。最後電話的鈴聲響了，我抓起了話機。在那方說話的是海克梅絲特小姐，她是白宮的主任線接員。

「哈囉！」

「是伊利奧上尉嗎？」

「哈囉，海克，我父親忙嗎？」

「我立刻給你接通。不過是想先問一問究竟是不是你！」

電話裏沉默了一會兒，我就聽到父親的聲音。「是伊利奧嗎？」

「哈囉，爸！您好嗎？」我差不多是在大聲喊叫了。

「很好，……忙得很。……」

「爸！有什麼消息嗎？」

「消息！當然，事情看來相當嚴重。你那裏有什麼消息？你聽到些什麼？」

「謠言多得很多，他們說我們全體明天就要坐船出發……所有的中隊都要開往菲律賓去……方才又聽說日本人在墨西哥有一批登陸部隊。克爾斯頓隨時隨地都有受敵人空襲的可能。又有一個傳說日本人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有力的陸上機動部隊，都是步兵，從墨西哥通過國界進攻台克薩斯，……」

我聽到他嘴裏咕噥了一聲，表示很有興趣，然後聽他說道：「很好，假如你再聽到什麼新的花樣，你一定立刻告訴我，好不好？」

「當然，當然，爸！只要我……」我聽到他把耳機放到機座上的響聲。於是我也停止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我打電話是想從他那裏得些消息，而結果只是我告訴了他，他還要我聽到了什麼新消息再做報告。我嘆了口氣，倒頭便睡了。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我的航空課程還是照常繼續。到預定畢業的那一天才結束。命令指派我參加第六偵察中隊。當時這個中隊駐防在西部海岸。司令部則在穆洛克乾湖，在靠近加利福尼亞州蘭卡斯特沙漠。我們的工作是擔任太平洋上的巡邏。直到翌年一月為止。後來我又轉到第二偵察中隊。最後，出乎意料的我接到一個秘密命令，叫我立刻出發，到華盛頓勃林機場向第一測圖聯隊的司令官報到。

關於這個命令，和我將來工作的性質，似乎是很機密的。因此我的希望突然升高。一定十分重要的工作

多半是派我到海外去。結果，的確是派我到海外去。不過當我知道了我新工作的性質的時候，我不免有些沮喪了。這新工作有一個暗號叫「鐵鏽的計劃」。這工作在我看來非常乏味，所以我覺得牠不僅是「鐵鏽」簡直是「破碎」。我和另一個航空員被派到海外去擔任空中情報和測圖攝影的工作。工作的對象是北非的大部地區。天呀！非洲。

出發以前，得到一個機會和父親談了一次話。在談話中我帶着失望的情緒告訴他我原以為是相當重要的新工作。（實在，這工作是很機密的。）

父親聽了我的話，他立刻給我解釋。為什麼在事實上這件新工作比我想像中的更為重要。像他每次的解釋一樣。他的話總給我不少新的啓示。尤其是關於這次世界戰爭的許多問題和戰術。

當我報告我的新工作的時候，他的臉上泛起了歡喜的神情。我接着就開始有些怨言，告訴他為什麼我認為這一類工作是不值得做的。他一面聽着，一面自己煮了一壺咖啡。（他總是愛自己煮咖啡，他認為廚房的那些傢伙不懂得怎樣煮一杯地道的好咖啡。）最後，當我講完了為什麼我認為這工作是不重要的以後，父親說話了：「你完全錯了。你以為你是被派去照一大堆沙漠的相片，既浪費時間又浪費膠片。可是事實上決不是如此。你應該從另一方面看。我先問你，我們是不是應該極力使中國能夠繼續抗戰？」

「當然，……我以為是應該的。」

「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敗了，你想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立刻攻下澳洲，攻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的把這些地方攻下來。並且可以一直衝到中東。……」

「日本？」我懷疑的問。

「是啊！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擊，在近東會師，把蘇聯完全隔離，佔據埃及

，被斷絕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那麼這和非洲又有什麼關係呢？」

「你知道我們現在怎樣把軍火運到中國去？」

「通過緬甸路。」

「假如緬甸失陷了呢？」

「從印度空運。」

「對了，那將是唯一最迅速的辦法。現在，我們要把物資運到印度去。」

「我懂了。地中海。」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保護船艦運貨到蘇聯，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摩爾曼斯克那一次的攻擊，」

「簡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所以現在我們想利用波斯灣。我們必須顧慮怎樣使我們的物資能安全的運過非洲南端。你要記住即使在馬達加斯加島上，都有人甘心願意給日本和納粹的潛水艇做掩護。我們必須掌握住地中海的航線。」

「非洲。我懂了。最初使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麼我們要這樣兜圈子浪費時間呢？爲什麼不來個總準備，直接從英國狠狠的把納粹打倒呢？」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別以爲我們已經達到了全速生產的地步。」父親很善意的笑了笑。「別把希望提得太高。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兩點：中國人正在抵抗日本人，俄國人正在抵抗德國人。在我們的海陸軍還沒有充分的配備去幫助他們以前，我們必須使他們能夠繼續目前的這種任務。所以我們必須設法送給他們千百紙於過去從我們這裏得到的物資。非洲就是使他們能夠獲得物資的保障。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非洲，納粹

們停留在撒哈拉大沙漠，並不是想讓太陽落。爲什麼他們想要埃及？爲什麼他們想要中非？因爲從那裏到巴西（巴西在南美洲的東岸）並不很遠。賓夕法尼亞州可能改名爲希特勒街，別以爲我是說笑話，這是很可能的。你應該好好的把那沙漠照幾張有價值的照片，千萬別以爲那是膠片的浪費！」

歐萊從門口向裏探頭，很有意義的誇張的看他的表。父親大聲的笑了。「歐歐。兩分鐘就好了。」於是門又關上了。我相信我當時的臉色一定很沮喪，因此父親擡起了眉頭，帶着詢問的目光看我。

我說：「這戰爭是那像佛六的艱巨的一件工作，而我們離完全準備就緒還那麼遙遠。」

「你可以把牠看做一場足球比賽，我們好像是預備隊員，先坐在旁邊休養。中國和蘇聯是先上場的。英國也可以說是第一隊的隊員。我們是預定要做結束全局的生力軍。」

「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在球賽進行到我們第一隊隊員將要疲乏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參加了，以奪取全局的勝利。我們應該精力充沛，元氣旺盛的上場。假如我們時間估計的準確，我們的第一隊隊員還不致於完全疲乏。我相信我們的時間估計一定很準確。第一，雖然我們國內還有一部分高唱失敗主義的人，但是美國全體的人民畢竟還有魄力有勇氣來完成這艱辛的工作。第二，上帝決不希望這個美麗的世界被少數人所統治。將給我們和我們的盟國以支持戰爭和獲得最後勝利的力量。」

門又開了。「已經兩分鐘了。」

父親對我說：「好了，祝你一路順風。」我匆匆的走出來。

「鐵錐的計劃」所包括的工作區是阿克拉（在非洲黃金海岸附近），巴得斯特（在非洲英領岡比亞），卡諾（在非洲英領赤道區），和法屬赤道非洲區的抗靈靈。這計劃費了我幾個月的時間，日夜辛苦的工作着。

• 從空中用攝影來測繪整備的西北非洲。有時候遭遇到法西斯的巡邏機，有時候也受到砲火的射擊。我們以儘量迅速的方法完成了這件炎熱而且枯燥的工作。幾個月之後我又回到了美國，度過七月和八月，在這短促的兩個月中，我大部分時間消磨在醫院裏，設法根除我在非洲染上的赤痢和瘧疾。當我能够起床，得到軍醫的健康恢復證明書的時候，我接到新的訓令，派我到英國去擔任第三攝影偵察聯隊司令的職務。（我在非洲的時候已升任少校，這新的職務又使我升了一級，成爲中校。）

我養病的兩個月中，並沒有很多機會和我父親談話。一方面因爲我大部時間在醫院裏，另一方面因爲他實在太忙了。我謀了三四次，每次我僅停留幾分鐘就退出來。每次我都看到他一臉疲乏與極力壓制的緊張的神情。那天可以說是我們盟國戰事最不利的时候，英國中國和蘇聯大鑿要求我們供給更多的物資和給養，我們無法使他們滿足。在那些日子裏，每一個統帥，每一個領袖都免不了錯誤，這些人們苦苦的學習怎樣執行戰時的工作。他們以有既不會做過這種戰時工作，我相信他們也永不希望再做這種工作。從父親的蒼白的臉上可以看出許多累積起來的辛苦與憂慮，因此每逢我看他的時候。我覺得和他談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能觸及戰爭這個話題。

在英國，我的部隊駐在斯赫波爾—莫登，離劍橋不遠。當時英美兩國的戰略家發生了一種爭論，結果使我們那一年沒有對法國的海峽地帶施行攻擊。卡張等到我們有充分的人力物力而後行動的一派得勝了。我的聯隊工作以諾曼底和布列塔尼爲對象。擔任攝影偵察的任務，但是這工作只能說是一種訓練與經驗。預備將來在非洲戰場上應用。在九月末尾的時候，我到邱吉爾鄉下的別墅去過一個週末。這一次我特別小心的多帶了些行裝，因此派頭比上一次要好些。晚飯以後邱吉爾告訴我他預備和我父親通長途電話，他問我是否願意和我父親說幾句話。我相信他那種漫然的問話神氣完全的假裝的。我覺得他對我的關心和思想的週密使他覺

起的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使我能够那樣和父親通話實在是當時可能得到的一項最好的禮物。英國的首相給美國大總統打電話費了兩個多小時才打通。我接過話機，先聽到政府的檢查官警告雙方說話要千萬小心，不得走漏機密。隨着我聽到父親的聲音，祝我有一個快樂的誕辰。在我們結束電話以前，父親很小心的暗示，說我可能在最近見到家中的一個親人。叫我不必驚訝。

第二天早晨，我必須回隊部，薩吉爾派人來找到他的房間去道別，我發現他一個人在房裏踱來踱去，全身除了嘴裏含着一根雪茄，竟一絲不掛。天呀！我想，這倒是將來可以講的一個珍貴的故事。

所謂「家中的一個親人」就是我的母親。在她到達的前一天，我得到駐英大使館的一個電話，說她要從英國來，已經在路上了。我趕到倫敦去見她。她一到倫敦，就立刻往白金漢宮去。我在那裏見到她。

她在英國的時間大部分的天氣都很壞。那一晚在白金漢宮參加英王英后的晚餐，她已受不住寒冷了，宮殿的房間都像馬棚那樣大，因而顯得特別陰涼。可是我們却沒聽到什麼人訴苦或不滿，因為這顯然是英國的森嚴，英國的王族和平民一樣，沒有充足的燃料，忍受這種種戰時的不便。可是這王宮的房間實在太大了，即使在平時燃料充足，要想使這整個王宮溫暖起來，這筆開支也一定大得使常人難以支付。那天的晚餐會中，除去和國王主人與主婦，還有史沫滋將軍和蒙巴頓爵士。蒙巴頓處處那想表現出符合他聲望的風流個體勇敢的態度。晚餐以後，我們都退到防空室裏，看諾爾柯特的一「精忠報國」，那是一部剛完成不久的新片。蒙巴頓是片中主要人物的模範和靈感的來源。在放映的時候，他不斷的對故事加上些評語和解釋。

晚上，我陪母親在她的臥室裏坐着，通宵沒睡，天氣太寒冷了，我們的牙齒常在打戰。那時，我已知道我們準備攻入非洲。後來母親告訴我，她那時也已曉得那個消息。但是在那天晚上，我們的談話雖然繞着那個問題打轉，只是非常小心，怕洩漏了秘密。最後母親告訴我一件我不知道的消息，就是：父親很想自己

到大陸上來和邱吉爾會面，並且他們都希望和史塔林也見一次面。

這一次飛行使母親感到十分疲乏，但是她很高興的接受了請她檢閱我的部隊的請求，她對斯勞波爾！莫登來的那一天，好像是英國的天公故意爲難。正趕上英國最壞的天氣，又冷，又刮風，又沈悶，又潮濕，一會兒是濛濛細雨，一會兒是傾盆大雨。母親由一羣英國的嚮導人員帶領着，遲到了一小時，害得我可憐的部隊排着隊冒着寒風冷雨在行政大廈前的柏油廣場上多等了好久。最後她到了，大家都興奮起來。我陪他一路檢閱過去。她那次與約兩千個人握手，做口語的和許多人談幾句話。

第二天，我們參加侵入非洲戰役的人們都接到命令不准離開各自的基地。我的地勤人員於十月末調往乘船的地方。空勤人員則於十一月五日乘飛機向作戰區出發。

九日，我們開始攻打非洲，我的聯隊在第二天就被我們奪過來的一個飛機場上開始工作。我們是當戰鬥還在進行的時候從空中降落在那裏的。以後的兩個月，可以說是我最忙碌的時候了，每天都有許多必須立刻解決的緊急處理的問題，因而使我沒有時間去留意或關心到戰爭的其他方面。我所知道的只是在阿爾及爾郊外以邁遜，布朗基機場爲中心的戰役。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我突然接到命令，叫我立刻到阿爾及爾的總司令部向同盟國遠征軍總參謀長比台爾——史密斯少將報到。多承母親的暗示，在我出發以前，我已猜到比台爾要我去的用意。可是去了以後，他什麼都沒說。他只叫我駕駛飛機把海軍上將殷格沙爾送到卡薩布蘭卡，到達以後向當地野戰司令官報到。統轄卡薩布蘭卡野戰區的那位上校立刻證實了我的猜想與希望。那位上校在偷偷告訴我時候，他的興奮和緊張恐怕他從來所不曾有過。後來他叫我在一天半之內不要出外，他說恐怕到認識我的人會猜測到我父親的行動。

五

當我吃飯的時候，父親和他的隨員們還在巴西，因此我有充分的時間來舒展休息，暫時忘掉戰爭，和在旁邊的朋友們談談，參觀我所在的地方。

戰爭已經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外觀。在十一月八日那天晚上我們所發動的對非洲的侵入戰爭，以這裏作最南端的攻擊點。我的戰區是阿爾及爾，在非洲的西北角上。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派到卡薩布蘭卡的弟兄們所攻擊的對象。戰事過去已經兩個多月了，但是在港口還可以看到那隻遍體鱗傷的法國戰艦「傑恩拔特號」。這個城市的本身，從碼頭一直到山脚，都表示出戰爭的確從這裏經過痕跡。現在已經是五月了，大路上擠滿了美國的部隊和美國的吉普車大卡車，往山頭看去，非洲的早春已經為萬物染上了可愛的顏色，點綴着有錢的法國居民的住宅和別墅。明朗溫暖而且歡樂。這和阿爾金幣更成了一個尖銳的對比。其距離使人感覺到好像有一個年代那麼久遠。

我相信選擇這裏做會議地，絕不是爲了卡薩布蘭卡這個字在西班牙文中是「白宮」的意義，牠是那麼技巧而已。當我們的當局這樣決定以後，立刻派了一隊密探，在邁克爾·瑞萊的指揮之下來徵選適於「要人們」居住會談的場所。我到那裏的第一個下午，就遇到了邁克。他帶着些牢騷的神情，告訴我要把卡薩布蘭卡保護得像白宮那麼安全，必須解決許多困難與複雜的問題。

在法屬摩洛哥到處有敵人的間諜和情報員。納粹們被趕出這個區域是最近的事。他們雖然走了，而法國的法西斯份子還殘留着，口袋裏滿是德國人送給他們的錢。我們的保安隊還正忙着設法去破獲他們。同時卡薩布蘭卡與馬摩洛哥相距並不遠，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佛魯哥和他的黨徒對我們並不

優着什麼好意。

好像這許多麻煩還不够，僅僅一個星期以前德國還對卡薩布蘭卡有一次全面大空襲，那或是一次盲目的攻擊，也說不定是想炸毀巴頓將軍的大汽油庫，事實上，炸彈全都落在無軍事價值的對象上，炸死了許多阿拉伯人，引起阿拉伯人對他們的仇恨。但是那次空襲却足够邁克擔心了。他調來了大批新式的噴射砲隊，分佈在卡薩布蘭卡的城裏和周圍。因而使納粹在對北非廣播中作許多猜測。（在柏林，戈貝爾的部下有一次報告相當接近事實真相，他們說馬歇爾將軍準備不久到卡薩布蘭卡和英國的參謀長們舉行軍事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英美聯合參謀總部的高級軍官以安福旅館作會議的本部。安福旅館是一個十分舒適的專招待外賓遊客的旅舍。雖不很高大却完完全全現代化，具有安適的條件。在旅館的周圍劃出一塊禁地，鐵絲網架得密密層層。這一大塊禁地稱為安福軍營。裏面除了安福旅館外還有預備給我父親和邱吉爾住的幾所別墅。在鐵絲網的外面圍圍着巴頓將軍的部隊。他們向出進這塊禁地的人查看通行證。而他們自己却也弄不清楚這塊禁地裏面究竟預備幹什麼。

當我父親坐的那架大飛機還在南大西洋的上空，在巴西和英領岡比亞之間飛航的時候，我跑到廚房裏去嗅探一番，想看看他們給將到來的這些大人物們所預備的伙食。兩個月的英國伙食和兩個月的丙種糧食配給已經減輕了我胃口的評判標準。因此，我覺得那次管理廚房的軍官們把伙食做得實在太好了。

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和邁克趕到梅特伊納機場去迎接父親和他的隨員們。他們預定在六點零幾分到達。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忽然想到這是我父親自一九三二年夏天飛到芝加哥去接受總統任命以來的第一次坐飛機。」

「不僅是這個第一次，這是有史以來一個大總統第一次坐飛機出國旅行。事實上這是一個大總統第一次

坐飛機，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不論是公事或私事旅行。——邁克頗有表情的望着我，用手在額上做擦汗的姿勢。從他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到他在想這許多「第一次」給予他的憂慮。

不久，按照規定的時刻，父親坐的那架C-12式飛機從遠遠的地平線處飛進了眼簾，在機場上繞着圈子，雄壯的停在跑道上。父親先下來。隨着是賀浦金斯，麥金泰海軍元帥，麥克利大尉，傅斯萊上校和其他十多個人。還有十一二個密探。有一部分是和第一批人員同來的。

父親的精神很好，沒有一點疲勞的樣子。我們坐着一輛巨大的舊式的法國賽車到營地去。一路上他不斷的說着他這次的飛行和途中的見聞。「當然，這並不是我的第一次飛行。一九三二年的六月……」

「爸，那一次飛行不是我也和您在一起嗎？」

「喔，對了，可是當我在海軍部的時候，我也坐過好幾次飛機呀！那時你還是孩子呢！那時我坐的是海軍飛機，出去觀察。那種飛行你是不會曉得的。可是這一次對我很重要，伊利奧。我覺得很高興，能夠看到我們這許多飛行員的工作情形。這許多年來航空事業的情況，和飛行技術的進展。使我透視到將來的……」他又談到他那天的飛行。「飛過達喀爾。我們這飛行並不按照平時的航線，你知道，平時他們是在陸地的上空直接飛過的……」

「爸，我知道，這條路線我飛過三四次了。」

「一點也不錯，我知道你是老資格……從飛機中看到停泊在達喀爾港口的戰艦李其留號……我告訴你英領岡比亞境內巴得斯特的情形。我可以和你打賭，我在巴得斯特一個下午要比你在那裏住兩個月所看到的東西還要多……」

進了安福軍營，我們的車子一直開往爲我父親預備的住處。那是一座別墅。裏面的那間起居室高約二十

八英尺，從高大的法國式窗子中可以看到外邊的美麗非凡的花園。大概是爲了保護這些窗子，別墅的主人在窗外裝了鋼質的簾子，拉下來可以把整個的窗子完全掩遮起來，以邁克的觀點看來，這實在是最完善的裝備。外面有一個臨時改裝的防空壕，建築在花園鄰近的游泳池裏。

屋子裏有三間臥室。兩間在樓上，裏面的一間分配給賀浦金斯，另一間分配給我和小佛蘭克林（弟弟約在一兩天內到達）。樓下的那間臥室是我父親的，這間臥室有很多值得稱讚的地方，可是却絕對比不上「得體」。我父親看了之後，他不由自主的吹了一聲口哨說：「現在我們什麼都全了，只是缺少女主人」。他愉快的笑了。非常明顯的，這是一位十分女性化的法國婦女的臥室，屋子裏到處是慕韓利處是裝飾。一張床至少有三碼寬。而浴室裏的那個浴盆是坎入地下的，砌着黑色的大理石。

離開我們住的地方不遠是邱吉爾的別墅。賀浦金斯去請他到我們這邊來吃晚飯。那第一天晚上除了我父親，邱吉爾，和賀浦金斯之外，還有馬歇爾將軍，金氏海軍上將，安諾德將軍，和英國的陸軍上將勃魯克爵士，海軍上將龐德爵士，和空軍上將鮑德爾爵士；蒙巴頓將軍和哈里曼也在場。

那天晚上，大家都有點疲乏了，可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享樂的興趣。吃晚飯的時候，雙方唯一的意見衝突是由於這次卡薩布蘭卡會議缺少秘密性而起的。出席的軍官們，尤其是英國的軍官們，都擔心納粹可能來一次空襲。只要他們得到些風聲，知道這裏有重要會議。英國方面主張立刻搬到馬拉喀什去。父親反對這個主張，並且明白的說出來，他始終堅定的態度把他的反對派鎮壓下去。不僅在那一天，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都以同樣堅決的態度鎮壓住他的對方。

晚飯以後，父親和邱吉爾並坐在靠着那排大窗子的一個安適的沙發上，鋼簾已經拉下來。其他的人們把椅子拉近些，排成一箇半圓形，圍着他們坐着。談話的題目是政治。在這兩三小時中，海陸軍的將軍們陸續

告辭走了，最後到深夜的時候，只剩下父親，邱吉爾，賀浦金斯，哈里曼和我。談話的方式似乎有些迂迴。主要的是關聯着兩件事：史塔林及法國政局。（當這會議開始的時候，法國的達爾朗已經死了將近三個星期了。）

關於第一件事，問題是：史塔林會不會來？答案是不會來。他已經拒絕參加這次會議，父親告訴我們，理由是：一，他必須親自指揮紅軍作戰。（那時東戰場原來的捷報使我門感到興奮。）二，假如他來了，他一定要不斷的提出西戰場這個問題。

邱吉爾說：「不管怎麼樣，沒有他也可以照常進行我們的會議。我們可以和他維持經常的聯絡。任何計劃都可以過去徵求他的同意。我們有哈里曼在這裏。」

哈里曼（那時是租借物資管理委員）報告說，除開對歐洲的全面攻擊，蘇聯最需要的是必須按時得到租借物資。父親爲我們的生產計劃非常擔憂。生產還不能達到預定的計劃。因此，不僅影響了東戰場，甚至還影響到對英國所負的責任和我們自己海陸軍的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似乎誰也不願開始談正經事。都想舒服的靠椅背，打個呵欠，伸個懶腰，喝杯酒，輕輕鬆鬆。我父親好像幾月來第一次能够卸掉一會兒戰爭的重担，其他的人也和我父親有同樣的表現，我忙着爲他們斟酒。父親和賀浦金斯開始問起邱吉爾關於戴高樂的事。談話轉到第二個主題上來了。

「戴高樂呀！」邱吉爾嘆了口氣，動了動他那富有表情的眉毛。

「你非把你那問題中的孩子帶來不可。」我父親說。那是我們給戴高樂取的綽號。從那時起，在會議中戴高樂便被稱爲「邱吉爾的問題孩子」，而吉羅德便變成「我父親的問題孩子」。

當時，沒有一個人對這個因我們侵入非洲而引起的政治糾紛感到樂觀或滿意。提到當時那件複雜錯綜的

冒險，我必須附帶闡明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當時政治策略的運用會減少了許多美國人生命的犧牲。這無論從軍事或愛國的觀點來看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另一方面，毫無問題的當時有人却犯了很大的錯誤。

父親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好像被兩個觀念支配着。第一、他急着要以最好最快的方式來解決當時已顯然混亂的局面。第二、他發現他的國務院已被拖到無法回轉的途徑。爲了將來外交上的交涉，他必須儘量保全國務院的面子。事情做錯了，當然不好，可是已知做錯了，還假裝着沒錯的樣子幹下去，必然更糟。這個真理促成了父親的第一個觀念。當你的僚屬犯了一個錯誤，（這些僚屬在今後還隨時和你的一名爲盟國，實相競爭）的友邦從事微妙的交涉，固然不好，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僚屬置於進退兩難的地步，那麼你就等於間接幫助了你的競爭者。這個真理促成了父親的第二個觀念。這兩點觀念是完全衝突的。

那天晚上，我父親顯然是只想聽邱吉爾對這個問題如何講。想因此探明邱吉爾作何打算。

邱吉爾說：「戴高樂現在正架子擺得十足，他拒絕同我到這裏來。我非常乾脆的拒絕了。我沒法子請他離開倫敦到這裏來。他對於盟軍在摩洛哥和阿爾及爾取得統洽權的那種方式十分不滿，他簡直在大發脾氣，他有一種極端的愛國心理。並且，現在艾森豪威爾既已派吉羅德在這裏主持大局，……」

最初父親採用溫和的方式，可是後來他的態度逐漸轉爲堅決，終於堅持非把戴高樂帶來不可。他堅決主張臨時政府絕對不可交給一個人主持，不管是戴高樂也好，吉羅德也好。這兩個法國領導者必須共同建立一個機構，來統治法國，一直到法國真正得到解放爲止。

這使我得到一個印象，覺得邱吉爾和艾登一定在從前毫無辦法的時候，會暗中答應戴高樂做復興法國的唯一領導者。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邱吉爾所採取的步驟是很小心的。他說：「我的問題孩子認爲吉羅德在這裏的地位對自由法國是一種非友誼的行爲。他希望能有單獨的權利來判斷，並決定參加任何臨時政府的人物

父親讀英美兩國應該趕快給戴高樂一個強硬的通知，向他說明：他必須飛來參加會議，不然英美將立刻停止對他的一切支援。邱吉爾點了點頭說：「這大概是最好的辦法了。不過現在我無法保證他的行動。」

過了午夜很久，邱吉爾才告辭。父親已經相當疲倦了。可是他談話的興緻還很好。一方面是由於旅行以後的興奮。另一方面因又能看到我，他也覺得很高興。

我說：「還是在胡思亂想呢？還是邱吉爾真的爲了戴高樂的搗亂不聽話而感到苦惱呢？」

父親笑了。「我不知道。我希望在一兩天之內把事情弄個明白。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很大的懷疑。我覺得戴高樂不到非洲來是因爲邱吉爾根本沒有請他來。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這個重要關鍵的時候，只要是邱吉爾和他外交部的命令，戴高樂是什麼事都願做的。」

「爲什麼呢？」

「利害相同。英國人準備保持他們在殖民地的地位與勢力。他們也準備幫助法國人保持殖民地的地位與勢力。邱吉爾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偉大人物。他的臉就像是永遠維持原狀似的。」

這使我想起在阿爾金帶亞的爭端。父親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微笑了，好像是發現什麼秘密的思想。

「爸，您笑什麼呢？」

「我想到蒙巴頓，你曉得爲什麼邱吉爾把蒙巴頓也帶了來？目的就是說服我，想告訴我派登陸艇到東南亞是當前怎樣重要的一件急務。緬甸！英國人想收復緬甸。這是他們對太平洋戰爭第一次表示真正的關心。但是爲什麼呢？是爲了他們的殖民帝國。那是英國殖民地問題的一部分。緬甸影響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亞。他們都互相關聯着。如果有一個獲得了自由，其他的便會隨着做的。這就是爲什麼邱吉爾那麼關切的把戴高樂放在他的角落裏。戴高樂和邱吉爾的思想完全相同。他也絕不願殖民地帝國在這次戰爭中消失。」

我問父親關於吉羅德怎樣。

「吉羅德。我從國務院時常聽到關於他的很好的報告。在攻入非洲以前，豈非就一向負責處理我們和法國的事務。他在屢次的報告中都說吉羅德是可以用來平衡戴高樂勢力的唯一人物。」父親又說：「戴高樂預備在法國組織一個一人政府。我簡直想不出另外一個人比他更不可靠了。整個自由法國的組織裏充滿警察間諜，他用密探偵察他的人民。在他所謂言論自由就是剝奪人民對他批評的自由。這種情形，誰又能信任在戴高樂背後支持他的那個力量呢？」

這使我又想起方才父親所說的關於緬甸的那些話。從邱吉爾立場看來，那個冒險計劃是合邏輯的。收復新加坡，一個最好的戲劇性的突擊。這可以使英國在亞洲的聲望提高，但是這個戰事所需要的軍隊給養和登陸艇在那裏呢？給養路線的過長也是個大問題。另一方面我們正迫切的需要這些人力物力來打擊希特勒。

父親打了個呵欠，我站起來預備走了。可是他搖了搖頭，叫我再坐下。他說：「別走，還早着呢！我還有很多話要談。」

又談到戴高樂，說他的身體，他的靈魂，他的一切都是英國人的。英國給他金錢物資和精神上的援助，使他能够在倫敦建立自由法國政府，並且開展在法國的地下活動。父親好像又在大聲的說出他的思想，排列組織他的思想，預備在第二天和延續十天的會議中運用。

他的思想又轉到殖民地市場的問題上，這個問題他認為是將來一切和平的核心。他換了一支紙烟，帶着思索的神情說：「殖民地制度就等於製造戰爭。從印度、緬甸、瓜哇，榨取所有的資源。從這些區域搬走了所有的財富，但是却什麼都不給他們。如教育，好一點的生活標準，最低的衛生設備等等。這種榨取行為是等於埋伏下戰爭的導火線。也就是和平機構成立以前，已經否定了和平機構的價值。」

「當我們一提到印度，您留心看邱吉爾臉上的表情。」

「印度應該立刻採取共和政治。在五年或十年以後，應該有權利來決定她自己的地位。依然留在帝國的範圍裏還是完全獨立。……一個共和政治的國家應有一個近代形式的政府，適度的衛生和教育的標準。可是當英國不斷的從印度搬走全部的生產，印度又怎能得到這一切呢？每年印度的人民都等待着死亡和納稅。比什麼都準確。他們每年都有災荒。」他想了下，接着說：「我必須告訴邱吉爾我今在英領岡比亞所看到的一切。」聲音帶着堅定的調子，含着真摯的感情。「今天八點半的時候，我們坐着汽車通過巴得斯特到飛機場去。土人們剛開始工作。穿的襤褸不堪……面色陰沈……他們告訴我這些土人們到將中午的時刻才比較活潑一點，高興一點，因為太陽已經曬乾了地面上的露水，驅逐了寒冷。他們說這些土人的工錢只有一先令九便士。一先令九便士！連五角錢都不到！」

「一個鐘頭嗎？」我帶着些傻氣的問。

「三天！五角錢一天！另外有半杯米。污穢！疾病！死亡率高得可怕！我問他們一般的生活年齡，你永遠猜不到的，只有二十六歲！這些人的生活連牛羊都不如！他們的牛羊還可以比他們活得久些！」他停了一會兒，然後說：「邱吉爾或許以為我上次沒有認真，這次他該明白我不是說着玩的。」他帶着思慮的神情看着我。他問我「你那個地方的情形怎麼樣？阿爾及爾的情況怎麼樣？」

我告訴他那裏的情形也完全相同。地土很富，資源很多，而土人窮得不堪設想，少數白種居民的生活非常好。還有少數土王子過着十分優裕的日子，此外則是貧窮疾病與無知。

父親談起今後該採取的道路方向：我們應該幫助法國恢復她世界強國的地位。然後委託她管理她戰前的殖民地，作一個委託統治者。她必須每年報告代理統治的情形。如文盲掃除的程度，平民疾病的治療等等。

「等一等，」我插入了這個問題：「越向誰報告呢？」

「在聯合國的組織成立以後，應該向聯合國理事會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聽他提到這個計劃。「沒有別的，世界四大強國（美英中蘇）在打完這次勝仗以後，應該負責建立世界的和平。這四大強國應該担负起重大的任務。幫助全世界一切落後的不景氣的殖民地區域推廣教育，提高生活水準，改善人民健康。當這些殖民地區域到達成熟的時候，有獨立的機會。只要聯合國公認他們已有獨立的資格，假如我們連這一點都辦不到，那麼，我們乾脆承認我們無法避免再一次戰爭了。」

夜深了！我說：「爸，兩點半了！」

「是的，我也覺得疲倦了！你也該休息了，伊利奧。」

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下樓吃早飯的時候我知道我已經遲了。時刻是七點鐘。已經有五六個人在父親的臥室裏勤勉的開始工作了。這些人照理是應該由我來接待，通報，然後引見父親的，我趕忙喝了咖啡。我走進去看他們。見是馬歇爾，金氏，安諾德，賀浦金斯和哈里曼。不久，提恩將軍，美國聯合參謀總部的秘書長，也來了。我在旁邊聽了一會，知道他們在討論英美參謀長聯合會議的議事程序。這議事程序中一定有些頗費周折的地方。他們談到中午才停止。

天氣十分晴朗。只要往外邊的花園看一看那些鮮艷的花叢，你會立刻覺得午飯是應該在外邊露天吃的。我們一共六個人，賀浦金斯，哈里曼，邱吉爾和他的貼身侍從湯姆生海軍中校，父親和我。吃飯時談話的中心是當天下午的工作計劃，和應該召見的人物，如艾森豪威爾，墨菲等。邱吉爾要求允許他介紹英軍中東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與大家會面，假如亞歷山大來的話。我們很歡樂的吃着談着，許多問題只不過偶然談到

而已。誰也不會對他有漫長的論討。

當時，我們攻入北非的戰事進行還算順利。不過也沒有什麼驚人的收穫。我們準備把隆美爾的部隊包圍在海邊，一網打盡，可是這個戰役的軍事局面還依然是一個大問題。那天下午，我們同意雙方該詳盡的報告並且討論今後的軍事作戰計劃。以便決定我們第三個攻擊目標，渡過英法海峽，攻入大陸的作戰始終是雙方公開的爭論點，這個作戰計劃的暗示號叫 ROUNDUP，就是一九四三年的第二戰場。和經常一樣，在我們的屢次談話中，美國方面總是提出這個問題，而英國方面則始終迴避。

午飯以後，邱吉爾和他的侍從走了，哈里曼也跟着辭出。他們走了不久，艾森豪威爾就到了，我知道他會害病，可是那天下午已經好多了。他是陪馬歇爾和金氏一同吃午飯的。他見到我父親，立刻對非洲的戰事作了一個詳盡的報告。他敘述給養的困難，因為北非海岸的鐵路是單軌的，而且是很舊的。父親很有興趣的聽着，艾森豪威爾又說那裏的公路對於運輸給養也沒有多大幫助。

父親問：「納粹的間諜是否搗得很兇？西屬摩洛哥對我們有什麼威脅？」

「總統先生，我們很密切的監視着他們。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做過任何活動。我相信他們將來也不會有什麼多大的作爲。」

父親笑着說：「就現在的情形，我看你所碰到的政治問題也够多了。」

艾森豪威爾微笑了一下，表示回答。假如他說話，我相信他一定說：「嘿！這些問題把我的背都壓痛了！」他又繼續敘述部隊在卡夫薩和台貝區區域所遭遇的抵抗，那些日子，我們剛開始懂得戰爭的時候，敵人的抵抗是相當堅強而且頑固的。

父親說：「我相信，這不是一種推託吧！」

「總統先生，這只是說工作相當艱難罷了！」

「那麼究竟怎麼樣？你的估計如何？」

「總統先生，我不懂您的意思。」

「完成這件任務要多少時間？」

「總統先生，我可否假定一下，只要氣候有轉變，可以在暮春的時候把他們完全圍住，或是趕下海去。」

「你所謂的暮春究竟是什麼時候？六月？」

「說不定能够在五月中旬。至遲是六月。」

這使我高興極了，父親也表示滿意的樣子，豈非在五點鐘左右進來和父親談了幾分鐘他和艾森豪威爾和我父親只討論一個問題——法國的政治。豈非很迫切的想引起我父親對吉羅德的好感。他說吉羅德是怎樣一個有才有能力的人物，說他實在是美國所應選擇的理想對象。我在旁邊聽了一會兒，輕輕的溜出來。按照規定的計劃，聯合參謀總部要在傍晚的時候交給邱吉爾和我父親一部詳細的報告。敘述當天下午會議的經過和成就，因此我到大門外去等他們。邱吉爾比預定的時刻早到了幾分鐘，在他的後面跟著三個人。他要我父親在五點半的會議開始以前見一見他們。我和邱吉爾把他們帶進了父親的房子裏。他們是陸軍上將亞歷山大，空軍上將泰德爵士。和國防部的陸軍上將伊爾斯。正像上次在柯爾金帶面一樣，英國方面出席會議的顧問們又在數量上佔了優勢。和我們的人數相比幾乎是二比一。

亞歷山大將軍那時正在西部沙漠指揮英軍追擊隆美爾的非洲兵團，他是剛從那裏的司令部直接飛來的。他可算是英國最能幹的野戰將領了。他給我們的印象是嚴峻的單純的軍人。他的鬍子沒有刮，身上穿著戰鬥服，皮膚日光被曬得黑黑的。樣子似乎有些疲乏。他簡短而生的敘述英軍的攻擊情形。怎樣驅逐納粹的軍

險，使之接近美軍在北非中部所形成的鐵壁。

我發現父親的注意力有些渙散，我過去輕輕的在他耳邊說：「爸，您是不是要使用席這次會議的每個英國將領都有相當的美國將領來平衡勢力呢？」

「對了。」

「他們既然找來了秦德，我們爲什麼不找史巴茲呢？」

「真的，我幾乎忘了，趕快去問安諾德，假如史巴茲來不妨礙那裏的戰事，叫他快來。」

史巴茲將軍是我的直接上司，在一天以後他坐飛機趕來，出席以後的參謀會議。

那一天，父親和雙方的參謀長們談了一個半小時以後，還有半小時的工作要做，因爲哈里曼帶着英國的運輸大臣藍德士爵士來看他。這又是一次預定只有五分鐘，而結果延長到三十五分鐘的談話。

最後，父親總算有了個休息的機會，在沙發上很舒適的喝一杯我爲他調製的他所愛喝的酒。

「問：「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吧？」

父親帶着回憶的神情，微笑着說：「我想是如此。顯然的今天下午英國方面提到了緬甸。你知道，伊利奧，我們不知用了多少精力和時間才勸服金氏把所有的船艦和登陸艇調到大西洋戰區。你能猜到當英國提到緬甸時他的反應嗎？他真是一個偉大的海軍。他說：在一切的戰爭中，勝利是由海上的力量決定的。因此海軍所決定的計劃是最好的計劃。現在，只有太平洋戰區才是一個海戰的區域。所以，太平洋戰區應該是一個最重要的戰區。」父親大聲的笑起來。「這並不是金氏的推理，不過也差不多了，這理由已够充足了。」

小佛蘭克林從門外走進來。他是下午到的。我們一家人又團聚在一起。每人都興高采烈。弟弟是驅逐艦梅朗號上的執行官。他曾參加對卡薩布蘭卡的攻擊。他很想告訴我們那次攻擊的經過情形。我們也很想聽他

敘述。幾分鐘之後，來和我們一同吃晚飯的馬歇爾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也很注意的聽着。他談到戰爭。他目睹的戰場，怎樣參加那次侵入敵和其後的戰鬥。關於後者，我也插了幾句話。說了些我的經驗，這次談話使我父親聽得又羨慕又妒忌，使他回憶到他在上次大戰中曾作海軍次長，參加戰爭，到過前線。他說：「這一次，我也要到前方去一下。」

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對着着，繼續的吃飯。

「怎麼樣？爲什麼大家都不作聲？」父親追問。

弟弟說：「爸，沉默或許就是表示同意。」聽着，馬歇爾睜大了眼睛對他瞪了一眼，他立刻把嘴閉上。

艾森豪威爾將軍說：「總統先生，這絕對不可能。」

馬歇爾表示同意說：「誠然，這根本辦不到。」

「爲什麼呢？不見得有多大危險吧！你們兩個來的時候，路上遇到什麼困難沒有？怎麼樣？艾森豪威爾

，從阿爾及爾到這裏路上遭遇到什麼攻擊嗎？」

「接後的二百英里，我們都套着降落傘，預備隨時跳下去，飛機上的一個引擎壞了，另一個也差不多壞了。坐在飛機上的人沒有不覺得心慌的。」

「可是這種危險是機械上的。你們不讓我到前方去應該根據軍事上的理由。究竟是否有軍事上的危險呢？恐怕沒有吧？是不是？伊利奧。」這可把我問得狼狽了。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都睜着眼睛望着我。我做了個手勢，指指我塞滿了食物的嘴。我含糊的說：「沒辦法說話。」

父親說：「胆小的東西。」他很耐心的等着。我只好假裝把殘餘的食物吞下去。他再催促着問我。

「爸，從阿爾及爾和阿爾到突尼西亞，運輸機在路上很容易受到敵機的攻擊。這決不是開玩笑的事。」

「可以派一隊戰鬥機護送呀！」

艾森豪威爾說：「總統先生，大批戰鬥機護送一架 O-101 大飛機，尤其是維持在無線電廣播中對這次會戰的種種猜測之後，這更會招致敵機的攻擊。像蜜蜂招引蒼蠅一樣。」

馬歇爾說：「總統先生，命令是命令，假如你一定命令我們這樣做，那麼美國陸軍自我們以下，沒有一個人願意負這個責任。」他說話的神情非常認真，使我父親大感失望。但不得不表示同意。最後，他們終於採取了一個妥協的方式，請我父親到拉巴特的北與去檢閱巴頓將軍的三個師團。

晚飯以後，沒有什麼規定的工作。兩位將軍坐了一會兒就走了。只剩下我和弟弟陪着父親閒談。談到我們的家，我們的母親和別位家屬。談些兒子與父親別後重逢時一般的話。父親身邊帶來了些紐約和華盛頓的報紙，我們翻閱了一陣，談論報上所載的事情。上面有一段記載，敘述一個議員在下院指摘羅斯福的兒子們，說他們沉溺於紐約的夜總會中，樂而忘返。而美國的一般青年們則遠離家鄉，爲國戰鬥，或死亡。」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我大哥詹姆斯正隨著卡爾遜的突擊隊在太平洋作戰。約翰則在受訓，不久就將派到海上做一個軍醫官。這些報紙上總是有些荒謬得使人發笑的片段新聞。

父親那天晚上睡得相當早，不到十二點就上床了。他實在需要一夜好好的睡眠。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

一向來得很遲的邱吉爾居然很早就到了。他到的時刻還不到十點鐘。他和父親整個上午都和艾森豪威爾，墨菲和英國駐盟軍總司令部的專員麥克倫爵士在一起。他們討論的題目仍是法國政治。弟弟和我自從一九四一年八月在阿爾金帶雷會戰以後就不會再相見。事實上，他也是那次會議以後我所見到的第一個弟兄；我們在屋裏停了一會兒就出來了，只聽到他們談話的中心又是戴高樂和吉羅德。那個時候，邱吉爾和我父親又

給鼓高樂和吉羅德找到了新的名字來代替「你的問題孩子」與「我的問題孩子」的稱呼。他們現在乾脆簡短的叫他們「D」和「G」。D在那兒呀？爲什麼他還不準備來呀？他們就那麼簡短的問。那天主要的政治論點還是如何爲法國的政治糾紛找出一條比較圓滿的出路。前天晚上，我已經讀了許多國內的報紙，使我明白這是怎樣重要的一個外交問題。那天我第一次覺察到墨菲是如何受到各方的責難。他們的談話中，至少有一部分批判是相當正確的。

午飯又是在花園裏吃的：一共是五個人。父親，賀浦金斯，小佛蘭克林，我和新來的喬治——杜爾諾。喬治那時是航空運輸部的上尉，他在戰前曾在白宮中幹過多年的L.S.S.工作，是我父親的老朋友。這又是父親能够隨便休息的場合。到卡羅布蘭卡以後，雖然工作十分繁重，但是這一種生活的轉移却對他頗有裨益；他的精神很好，疲勞的陰影已經從臉頰上消失。

喝咖啡的時候，他又談起開發殖民地的計劃，這似乎已經成了他最喜歡的話題之一。對於不曾到過非洲的人。當然，我自以爲對於非洲是相當熟悉的；好幾個月以前，我曾駕着飛機飛過大半非洲，從空中攝取像片。可是不知怎樣，父親比我所得到的東西更多。我們討論南突尼亞的廣大鹽澤，這鹽澤在古代一定是個大內海。父親提到發源於阿特拉斯山的河流，這些河流向南流去，消失在薩哈拉大沙漠，變成了地下的河流。父親說：一輪導這些河流用於灌溉上，將使我們加利福尼亞的山谷像一小塊白菜園！他又說那塊鹽澤：那裏比普通海平面低得多，假如我們能挖一條運河使這鹽澤重新變成活湖——一百五十英里長，六十英里寬，那麼，「薩哈拉幾百英里的沙漠可以變爲肥沃的土壤。」父親這話一點也不錯，薩哈拉並不只是一堆黃沙，事實上有着驚人的豐盛的生產力。每一次雨後總可以看到處處開放着各色的鮮花，幾天之後，這些花又在強烈的陽光和過度的乾燥中枯死了。

弟弟和我對着了一下，父親難得有這樣的高興，他活潑的心靈與敏捷的想像配合在一起，活潑的工作着，我們的腦中都在想，聰明而且健全的計劃將使這塊土地有極大的改善和發展。

父親大聲的說：「財產！帝國主義者始終就沒有覺悟他們究竟能做些什麼，能創造些什麼。他們從這塊大陸上搶走了多少萬萬元的財產。而他們實在太近視了。始終沒有想到：如與這塊土地發展的可能性相比，則幾萬萬元只相當幾個銅錢而已。要發展這塊土地，必須使居住在這裏的人民能夠享受一個較好的生活。」

下午，美國的各部參謀長回到我父親這裏。報告當天與英國方面討論的各項計劃。從這個報告中，我們知道英美在很多地方抱着對立的意見。邱吉爾與他的參謀們所定的議事程序，與兩天前我父親及賀浦金斯所批閱的竟完全不同。英國方面只想在地中海發動小規模的戰鬥，而不願作攻打歐洲側面的大規模戰鬥的計劃。我第一次聽到他談起西西里，和其他幾個中心地點，如多得喀尼斯羣島，從那裏可以進入希臘。

一月十七日，星期日。

中午的時候，第一批客人到了。他們是諾克斯將軍（法國駐拉巴特的司令官）、巴頓將軍及其部下威爾伯將軍。我父親的法文說得流利，他可以和諾克斯直接交談。

諾克斯和巴頓相處之融洽是很值得驚詫的。他們在幾個星期以前還在法屬摩洛哥的海岸上很熾烈的交戰，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二人都是職業軍人。他們在戰場上的敵愾心是不會擴展到戰場以外的。此外，他們都沒有強烈的政治觀念和見解。他們都是按照命令行動。巴頓有比諾克斯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才能。

在我父親看來，這僅是禮節上的拜訪而已。可是，這次拜訪却也有其他方面的意義。邱吉爾時常說這位諾克斯是使他無法帶戴高樂到卡薩布蘭下來的最大阻礙。諾克斯是法國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是職業軍人與殖民地政的管理者，對於一切事務的處理，他希望上案給他一個明晰而毫不含糊的命令，然後他願意不受干涉。

的去執行。據邱吉爾說戴高樂在倫敦堅決主張：諾克斯應列爲一個附敵的軍人而下獄。他應該先被監禁起來，再受公審。但是我們都知道信據法屬摩洛哥的巴頓將軍即堅決主張保留諾克斯現有的地位。巴頓會爲諾克斯提出一個非常公正而且簡便的報告。認爲諾克斯在摩洛哥的蘇丹和土人間有很大的聲望和勢力。在我們利用這個區域爲基地的時候，對我們有莫大的軍事上的幫助。

父親向諾克斯問起摩洛哥人民的情形和怎樣改善他們的生涯，諾克斯對於這些問題竟瞠目不知如何作答。也許，他從來就不曾用腦筋來搜索一下這些問題，也許從不曾有人向他提到這些問題。可是他很詳細的曉得：究竟有多少財富可以從這個區域搬走。並且他知道這些摩洛哥的土人可以被榨取到什麼程度。巴頓告訴我們，當地的蘇丹多少年來始終是在諾克斯的掌握中。諾克斯只想維持現狀，此外，他沒有別的全圖。

他們走了以後，父親說：「伊利奧，你替我記下來，我預備請那位蘇丹吃一次晚飯，問一問墨菲關於請他吃飯的習慣和形式。這個諾克斯……我們可以不必去理會。」

諾克斯隨巴頓和威爾伯由我們這裏去拜訪邱吉爾，邱吉爾陪他們坐了一會兒就步行到我們的別墅，和我們一起吃午飯。他告訴我們那天早晨他到碼頭上去看那條法國戰艦傑恩十拔脫號的艦壳。

「什麼，你去看了那條法國戰艦？」父親很激動的大聲說：「天呀，假如你能去看，我也能去。」

我們忍不住都大聲的笑了起來，他像個六歲的孩子一樣。

那天下午，馬克十克拉克將軍來看我父親。邱吉爾已經走了，走的時候他耳朵裏塞滿了父親對戴高樂的責難。父親始終認爲邱吉爾是故意不讓戴高樂來，如果他願意，他可以隨時把他的一間「問斷孩子」叫了來，父親的這個信念一天一天的加強。現在，馬克十克拉克將軍已經來了，他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報告。因爲他說自把英國的「問斷孩子」，吉羅德來帶了。現在我父親有機會可以見到這位被墨菲和國務院極力推薦，認爲

是美國應該支持用來平衡戴高樂勢力的唯一人物。父親相當小心卻頗有興趣，最後見到這位被任命指揮北非法軍的吉羅德將軍。

克拉克坐了沒多久，既然父親決定接見吉羅德，他就走了，把吉羅德找來，我想當時整個別墅的人都會感到十分興奮；這幾天佔據父親整個心靈的外交戰似乎可以自己解決了，我們都這樣希望着；這將是重要而困難的一步棋。當克拉克帶吉羅德來的時候，墨菲和麥克利大尉也來了，大家都坐下來預備作一次決定性的談話。結果，這次會面對我父親真是一個絕大的失望。

在吉羅德看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政治問題存在。他認為目前只有戰爭中的軍事問題。他筆直的坐在椅子上，從不鬆弛一下。只有他的年齡使他稍微軟化一點，連他的半嶽生活都不曾在身上留下任何顯著的痕跡。當他最初的那種不安與鬆懈心情消失的時候，他的語氣中開始有了堅決的聲調。「只要給我們武器，」他大聲的叫道。「給我們大砲，坦克和飛機。這是我們全部的需要。」父親對他相當的客氣，可是他的話却非常堅決，問他的軍隊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我們可以徵募殖民地的部隊，幾萬人都不成問題。」那麼誰來訓練他們呢？「在我指揮之下有很多軍官。這決不成問題。只要給我們武器就行，至於其他……」

●他所謂的「其他」却包含着許多他永遠無法洞察的嚴重問題。邱吉爾早就指明：他遲遲不廢止維琪政府頒佈的反猶太法律是戴高樂不滿的最大原因之一。吉羅德把這些問題拋開一旁，不加答覆。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反復他自己的見解。「我們唯一的需要是裝備。幾星期的訓練，我們立刻就可以有龐大的有力的軍隊。」

父親用話暗示吉羅德，說他未免把他的工作看得太容易了。那位法國將軍却仍專心的說明他自己的計劃，我懷疑他是否會察覺到我父親否定的反應。吉羅德的信念是非常堅強而沒有縫隙的。可是父親却始終什麼都沒有答應。吉羅德和其他的人們告辭以後，父親用手勢表示他對吉羅德的印象。

「我怕我們現在是依靠一根非常脆弱的蘆葦，」他說。他舉起他的雙手，短短的笑了一聲。——這就是畢非說的可以號召法國人民的人！他是個不中用的行政者，也將是一個不中用的領導者！」

那天的晚餐席上有邱吉爾，藍得士爵士，海軍上將柯爾漢，海軍上將金氏，陸軍上將蘇宋維爾和哈里曼，召請這些人的目的是想使大家可以利用晚餐的時間討論那重要的船舶的優先問題，並且找出一個雙方同意的解答。在那個時候，各部參謀長們已經聯合起來放下了那個緬甸作戰的題目；大家開始具體討論盟軍下次攻擊的目標該是西西里，目的是想保障通過地中海到波斯灣然後轉入蘇聯的交通線。那時船舶依然非常缺乏，而需要又是那麼迫切。大西洋之戰，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冬天，距勝利的鵠的還遠得很。爲了要在英國囤積必需的物資，究竟需要保留多少噸船舶，我們應該留出百分之幾的噸位把我們的部隊與給養從地中海撤到英國去？我們是不是可以確定非洲的戰事能在五六月間結束？我們應該爲西西里留下多少船舶？在英國人的心目中，保留給摩爾曼斯克和波斯灣的船舶噸位大可減少；而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則認爲應該盡量留出多數的船舶來完成這一方面的重大工作。

這個關於船舶問題的會議一直延續到深夜一時。

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馬克卜克拉克和墨菲在早晨又來看父親，討論法國的政治情形；他們談了兩小時之久，小心的計劃在法國獲得真正解放以前，美國對組織臨時法國政府所抱的政策，我們的難題已經相當顯明了；我們對吉羅德作領導者的資格犯了評價過高的錯誤，我們採取了與維琪系統的法國殖民地人士合作的曖昧政策。這兩點使美國很難反對英國所支持的戴高樂的一人政府。墨菲和克拉克走了不久，邱吉爾來吃午飯，午飯時的談話很散漫，關於戴高樂之始終不在卡薩布蘭卡露面，父親和賀浦金斯又很溫和而明確的與邱吉爾爭論了一番。

那天下午，父親第一次得到離開那所別墅的機會，他由巴頓將軍和巴頓的第一裝甲兵團第三大隊的祥生中將陪着，坐在吉普車上去檢閱一隊派來保護安福營地步兵隊。回來的時候他說：「你應該去看看那班軍樂隊，裏面有一個胖傢伙差不多有三百磅重，他吹的一支笛子却最多不過四兩。」

各部參謀按照時刻在五點鐘來看我父親，他們坐了一個半小時才走。七位英國方面的軍事代表和四位美方軍事代表已經決定了攻入西西里作戰的計劃，這個計劃的暗號是 HDSKY。在某一點上看，我們一方面剛決定退出非洲，另一方面却立刻向西西里作戰。美國方面主張在一九四三年春天橫渡英法海峽的作戰；與英國方面的主張：先奪得西西里與多得喀尼斯羣島，然後通過希臘或巴爾幹侵入歐洲；由 HDSKY 這個新作戰計劃的決定而得到了妥協。顯然邱吉爾曾提議放過意大利而攻擊他所謂的「歐洲柔軟的腹下部」。他始終認為攻入歐洲應該擇取一條適當的路線，使我們與紅軍會師在中歐一帶，如此則英國的勢力範圍可以儘量的擴展到東歐。當時英美兩方面都認為 HDSKY 是這次戰爭向前重要的一步。爲了要把盟國的大軍調到西西里來作戰，並且把意大利消滅掉，我們認爲橫斷英法海峽的曼氏戰只有延遲到一九四四年春天才能進行。

那天下午，父親和邱吉爾都同意把英美兩方面的新戰略通知史塔林。這兩位政治家又想對軸心國發表一個關於戰爭的共同聲明。

吃完了晚餐以後，我和小佛蘭克林到大街上去遊逛。當我們在深夜二時回到別墅的時候，父親雖已上床，可是尚未睡着。他在看一本卡夫曼——哈脫只值二毛五分錢的戲劇再版本，「來吃晚飯的客人」，他一面看，一面不斷的發笑；在他的床邊是一本他剛看完的「紐約人」。他想等我們回來，聽我們談談晚上的經歷；和每次一樣，他總是羨慕我們所享受的生活與行動比較自由，他非常有興趣的聽我們一路上的故事。說老實話我們那次出去並不好玩，而且相當乏味；我們找了兩個海岸巡邏隊員做我們的嚮導，在本地的舊市上兜

了一個圈子，可是在報告中却把細小的事物描述得十分生動。
一月十五日，星期二。

一早我用力搖醒了睡眠朦朧的弟弟。因為他那天早晨要回到他的驅逐艦上。哈里曼和墨菲很早就來和父親在一起工作了，討論和吉羅德作第二次會議的準備。那位法國將軍在中午的時候到了，他的腦子裏充滿了他們未來的軍事計劃。父親對他闡明了美國在戰時的對法政策：臨時政府必須組織，而必須由吉羅德與戴高樂二人共同負責組織。臨時政府必須管理法國之一切行政設施，至法國完全解放為止。

吉羅德對於這個計劃並不怎麼熱心，可是他也沒有什麼相對的意見提出，他沒有對什麼地方感到不同意，他所關心的只是美國究竟能供給他多少軍火。當談話將結束的時候，賀浦金斯對我做了個手勢。「你的父親想買些紀念品，預備帶回去送禮。你願意陪我去一趟嗎？」

「當然願意。」

「我們恐怕到飯後才能去。我想他們還準備拍照，你的父親和吉羅德合照。」

在飯以後，巴頓將軍派他的汽車來接我和賀浦金斯進城。我們在大街上所看到的只是些地毯和一些質地很低劣的摩洛哥皮貨。我們派人送了幾條地毯到別墅去，由我父親自己挑選合適的，我們坐着汽車在海邊區域兜了個圈子，看一看幾星期前我們的部隊所攻擊的海岸與砂灘。

回到別墅的時候，邱吉爾已經來了，帶了他的兒子雷道爾夫。他的兒子那時候是義勇兵團的上尉。從前我會經見過雷道爾夫一面，那是在阿爾及爾，聖誕節的晚上，年青的雷道爾夫對談話有一個獨特的觀念，他認為談話似乎應該是單方面的演講。

這一次我又在父親的別墅裏看到他，我暗想他在他父親和我父親的面前，是否像在我面前一樣，那麼沒

有願忌的發表他的言論。我最初以爲他或許有點阻怯，可是却沒想到他居然還是那樣的簡舌，並且對他所提到的題目都帶着獨斷的決定性的見解。他在場的短短五十分鐘，我們只聽到他一個人講話，他講解錯綜複雜的巴爾幹的戰爭與政治，他向在場的政治家們說明一種最簡易的方法，使他們保持英國人在地中海的領導權，而無形中使世界大戰延長數年，他暴露了聯合參謀總部爲首相與總統擬定的作戰計劃中的錯誤與失策的地方，他輕淡的爲首相與大總統解決了那些他們所苦惱的微妙法蘭西政治問題。那真是一場十分出色的表演，抓住了聽衆的興趣，聽衆默然傾聽，並不是由於五日來的疲乏，而是覺得他的作風很有趣，可以藉此分散一下他們緊張的心情。

他們走了以後，就剩我和父親，幾分鐘以後，巴頓將軍的汽車來接我們到他的總部，瑪司別墅去吃晚飯。那天的晚餐席上有海軍少將柯克，巴頓的代理人——陸軍少將凱司，陸軍準將魏德邁，陸軍準將威爾伯，陸軍準將赫爾，和陸軍上校查氏，這些軍官們大部分是第一裝甲兵團帶兵的指揮官，他們都顯然的在等待一個機會向大總統講述坦克與裝甲部隊在一般現代戰爭中佔無比的優越地位。在這個合唱中，巴頓擔任了主要的男高音的角色，其他的人很自然的加入合唱，配唱和聲。巴頓大聲的說：「裝甲！現代戰爭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今後的戰鬥，雖不能說是全部，至少可以說是大部分，將由坦克與裝甲機動車所擔任。步兵能幹些什麼呢？僅是擔任掃蕩的工作和保守坦克所佔領的陣地。」

那天晚上我提到飛機這個題目。巴頓很有禮貌的加以反駁：「當然，飛機也有牠的用途。我絕對不會說飛機是毫無價值的。我始終認爲飛機對於掩護裝甲部隊的地面作戰有極大的幫助。……」

我是一個空軍。爲了表示對空軍的忠心，我提到飛機這個題目。此外，我便始終謹慎的一語不發。至於我父親，他只顧吃他的晚飯，鬆弛一下他的精神，而儘量的享受那個夜會。他絕對不會被牽涉到任何軍隊那

的爭論中。因此巴頓將軍那晚得以隨心所欲的發表他的言論。（在一個多月之後他奉命指揮突尼西亞南部戰場的作戰，我頗有趣味的回憶到他那段談話，當我聽到我們的非洲總司令部軍事廣播中不斷的發出巴頓將軍的請求，要我們作更多的空中偵察，供給更多的空中支援——不是在背後掩護，而是要我們在他的裝甲部隊前領導攻擊。）

巴頓將軍在卡薩布蘭卡的總司令部像是一個陳列所。在我們攻下這個城市以前，他的這所別墅是納粹駐法屬摩洛哥的代表團本部，當敵人退走時，因匆促離去，沒有時間取下屋中各種華貴的裝飾。巴頓將軍看到這些，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領著我們參觀屋內各處華麗的陳設與裝飾。

父親和我在十一點鐘以後就回到我們住的別墅。在回來的途中，他不斷的和我說笑，談起方才裝甲部隊對於空軍的論說。他的談話帶著高興和得意的神情。我們回來後不到五分鐘，邱吉爾就來了，他和我父親一同喝着酒，談些關於吉羅德與戴高樂的問題。邱吉爾又間接的提出了他的主張，說法與臨時政府最好還是交給戴高樂一個人去負責辦理，他已經知道父親對吉羅德的能力感到相當不滿。可是當時父親好像沒有心情和邱吉爾再辯論這一點，他很乾脆的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同時他也並沒有說明為什麼他不喜歡再多談這個問題的原因，這也許是他太疲乏了。因此賀浦金斯和我不得不盡力的把談話的中心扯到其他無關緊要的題目上。深夜一時，邱吉爾起身告辭，賀浦金斯也就上樓回臥室去了。

我送父親到他的臥室，他說：「現在邱吉爾開始感覺到有些不安了。今天晚上，你可以看得出來吧！」那晚我所看到的只是邱吉爾很明顯的想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父親却明顯的拒絕了。我當時認為父親已經疲倦，不願意多談，事實上却是他的一種戰略，都知道彼此的用意。

「再過兩三天你就可以明白這個故事了，」父親說。現在他突然顯得高興了。「今天是不是星期二？」

可以和你打個小賭，在星期五之前邱吉爾一定會告訴我們他有辦法叫戴高樂到這裏來。」

我們談到巴頓將軍，父親說：「真是一位非常爽快，而又使人歡喜的人，你說是不是？伊利奧。」又談到年青的雷道爾夫邱吉爾，父親的批評是「像他這樣大胆沒有疑的人，大概很少吧！」父親有些擔心英美雙方參謀長們所作的最後軍事決定，那可能引起史塔林與蘇聯人民的重大反響。「假如史塔林能夠自己來就好了，他可以親眼看到我們船舶的困難與生產問題……」

父親那天晚上相當疲乏，我坐了一會兒就走了。

一月二十日，星期三。

生產與給養問題是這一天開會程序中的第一個項目。蘇索維爾很早就來和賀浦金斯一起吃早飯，我在八點半下樓的時候，他們已經工作很久了。賀浦金斯當時是優先委員會的主任，關於美國戰時生產的情形，他是唯一知道得最詳細的一個人，他知道當時美國生產量還微少得可憐。

我的上司史巴茲少將在十點鐘左右來看我父親。他是前一天到達這裏的，父親希望能和他當面談一談。史巴茲那時是美國駐非空軍總司令，同時他又指揮西北非的空軍部隊，西北非的空軍部隊是屬於盟國聯合航空作戰部的。父親認為這個機構聽來似乎有些複雜。史巴茲點頭表示同感。

他說：「總統先生，它的確是相當複雜的，聯合指揮並沒有使它簡易化。泰德可以說是再理想沒有的人的了。」——空軍上將泰德的階級比史巴茲高，他是非洲盟國空軍的最高統帥——「可是我們雖然相處得十分好，但還免不了有許多困難。」

「什麼困難呢？」

「總統先生，在這個戰場所用的飛機差不多全是美國的，戰術與戰略也是美國的，作戰也完全是美國的。」

，可是最高統帥權却在英國人手裏。」

我插嘴說：「爸，事實上史巴茲將軍在負責一切空中戰鬥的責任，但是他却在泰德指揮之下。」

史巴茲說：「總統先生，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的合作不圓滿。事實上我們相處得還好。我所說的困難，我相信是一切聯合指揮所共有的。」

父親點了點頭。史巴茲又繼續談到他的司令部所遭遇的其他問題。在那個時候，主要的問題是怎樣得到充足的飛機補充和怎樣建築足夠應用的機場。我們在非洲的機場很難使我們滿意，在大雨之後我們不得不停止預定的作戰計劃，有時候是幾小時，有時候甚至是幾天，我們完全無法活動。

與美國高級將軍作這一類的談話對我父親有很大的幫助和補益。當與英國聯盟作戰的政治情形是這樣的：英國人答應美國將領做最高統帥，却堅持要由英國將軍擔任略次一級的職位。因此海軍總司令便由英國將領柯銀漢將軍來充任。空軍總司令是英國泰德將軍。在地中海一帶，由英國人指揮海軍作戰是很恰當的，但是在空軍方面却有些不同了。史巴茲負責指揮一切空戰的活動，而同時却必須服從一個英國皇家空軍將領的命令。固然這位將軍頗有才幹而能使人有好感，只是實際上，史巴茲還不免感到許多不便或困難。

墨菲像個油滑的伸縮玩具，那天早晨又來看我父親和賀浦金斯。他們討論怎樣使支持戴高樂的英國政府覺悟到法國的任何臨時政府必須包容戴高樂以外的勢力。當他們還在談論的時候，邱吉爾和他的顧問麥克美倫來吃午飯，我在花園的餐桌旁添了幾個坐位，以便他們繼續討論。

把戴高樂找來是否能探明他反對這計劃中臨時政府的真正理由？是否應該立刻叫他來？爲了要他來，使我們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個頭痛的問題，邱吉爾以爲我們將如何讓步？美國是否能確定在將來的政治舞台上非有吉羅德不可？阻得吉羅德和戴高樂在政治上圓滿的聯合，除去主觀上的衝突，是否還有其他不和？

談到以後，邱吉爾突然把椅子向後一推，站起來，說他準備再去見吉羅德。我偷偷的看我父親。他臉上的表情透露一種友好的關心。即便他懷疑邱吉爾的動作完全是政治上的策略，他也絕對不會表示出來。傍晚的時候，邱吉爾又走進來，後面跟着吉羅德。在屋子裏，父親與邱吉爾以吉羅德及其侍從武官波尼亞托斯基爲對象，仔細的研究戴高樂所提出的各項問題，正確的計劃如何可以使他們這次聯合不致動搖。儘量的來溝通兩位主觀很强的法國軍事領袖在主觀上的不和，這些是他們反覆談論的話題。父親和邱吉爾一定也感到厭煩了。

當他們走了以後，我到父親的身邊，腦中在想著晚上該在邱吉爾的住所晚餐，在晚餐席上又要討論這個問題。父親正在批閱一堆剛由華盛頓送來的公文。他抬起頭來，告訴我一句使我寬心的話。『伊利奧，我們已經決定今天晚上不再談公事。』

在邱吉爾別墅舉行的那個晚餐會實在是很愉快的。邱吉爾隨身帶着大英帝國的作戰計劃。他的侍從們佈置了一間壯觀的戰爭室，到處掛着貼着各戰場的地圖。他非常得意的給我們指點。假如戰爭是一種遊戲，而不是血腥的混亂的令人厭惡的消耗元氣的勾當，我相信這些地圖的確是一切遊戲中最好玩的。每張地圖上都插滿了小針，可以拔出來又插到其他位置上。最迷人的是那張北大西洋的大地圖，上面以各色各樣的記號指示出納粹的潛艇活動。每一個滑動的小型潛艇代表一隊納粹潛艇，很多納粹潛艇隱伏在羅列翁和布勒斯特，又有很多潛艇指向西方，針對着我們航向英國的大隊船艦。一部分潛艇潛伏在亞速爾羣島的海中，又有一部分在水島海外，監視着摩爾曼斯克的航線。每天邱吉爾在遺張大地圖上看關於船艦動態的最近情報。每次都必然懷着不安的心情，擔心這一批船艦是否可以平安的到達。那一批船艦中有多少噸的重要物資將爆炸消失而沉到海底。英國的海岸巡邏隊是否有機會來狠狠的炸掉幾個豺狼似的納粹潛艇。這一年冬天，北大西洋的

海戰將要到達最高潮的階段。這張圖上的小針與小型潛艇所產的不安，情勢正代表着全世界的不安和關心。牠的解決也就是一個世界史問題的解答。

那晚我們回來的比較早，父親一回來就睡了。因為第二天又將是非常繁忙的一天。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我還沒下樓，父親已經起身，吃完早飯，出門去了。與他同去的有賀浦金斯，哈里曼，海軍提督麥金泰，和墨菲。克拉克將軍是他們那天的主人。從卡薩布蘭卡他們乘車向北到拉巴特，去檢閱第二裝甲兵團，步兵第三師與步兵第九師。他們形成一個相當可觀的行列：領頭的是一隊憲兵機器腳踏車隊，一部吉普車，一部偵察車，接着是我父親的臥車，隨後的是侍從，坐着軍車，再後是兩部重卡車，載滿了全付武裝的士兵，兩部偵察車，一隊機器腳踏車隊殿後。我父親的密探長邁克還準備了一隊戰鬥機，在高空保護。

八小時以後他們回來了。我問父親：「好玩嗎？」

「好極了！真是最好的一個生活調劑……」

「可以暫時忘掉吉羅德和戴高樂，是不是？」

「早晨去的時候，我們在路上看到幾隊法國塞洛哥弟的步兵和騎兵隊在操練。我沒說什麼，但是我想可能是吉羅德故意叫他們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操練，使我可以看到他屢次所說的……」

「您坐了一天汽車嗎？」

「他們爲我預備了一輛吉普車檢閱第三裝甲兵團和步兵第三師。上了吉普車，我坐了好久才得下來。」

「您忙不忙，是不是還有旁的要事要做？」

「我沒有事。晚飯以前沒有人來找我。你坐下來。我要告訴你這一天的經過。我希望你能看到那個步兵

師團中幾個人的臉上表情。你可以聽到他們驚異的說：「噢，是老頭子親自來啦！」父親哈哈的笑起來。

「您在那兒吃的午飯？爸！」

「在檢閱場上露天吃的。和克拉克，巴頓在一起吃的。還有賀浦金斯。」他向樓上喊道：「喂，哈萊！你說今天在檢閱場上吃的那頓飯好不好？」

賀浦金斯正在樓上洗熱水浴，他大聲的回答道：「午飯時的音樂真太好了。」

「對了，」父親說。「他們奏却塔諾加，巧、巧，阿力山大的爵士銅樂曲，還有一個關於台克薩斯的曲子，一邊奏著一邊拍手的，你總知道……」

「是不是那支『在台克薩斯的中心』的曲子？」

「就是那支。此外他們還奏了幾支華爾茲舞，除開美國軍隊，還有那個國家的軍隊能有聯隊的軍樂隊奏那一類曲子，而他們的大元帥則正在一旁吃着火腿，洋山芋和青莖呢？」他伸了一個懶腰。「啊，我今天累了。午飯以後我又檢閱了步兵第九師。然後我們坐着汽車到勞烏梯港口。」

「您看到碼頭上那些船嗎？」

「我們炸沉的那些船嗎？當然我看到了。」

「我不曉得您要到勞烏梯海港去。」

「那兒有我們的一所公墓，」父親提醒我。「公墓裏躺著八十八個美國的勇士。我們留了一個花園……也留了一個在法國公墓……」

「不湊巧今天天氣不大好。」

「雨是留點半以後才下的。……這些軍隊精神抖擻，隨時隨地都可以應戰似的。一個個都那麼壯，晒得

黑黑的，微笑着，……並且裝備整齊。」

「這是什麼？」

「什麼？這，這個。這是我今天吃午飯的飯盒他們送給了我。我真想把他們帶回國去做一個紀念品。」

「爸，您又在胡亂收集東西了。……一個海陸空軍大元帥在國內要得一個飯盒並不難呀！」

「一點不錯。可是這只飯盒是我親自用來吃午飯的，在拉巴特，在我檢閱參加這次艱苦戰爭的三師美國兵的那一天。這是一個很好的紀念品。我一定要把它帶回去。」他已經回到臥室門口，預備去換衣服了，突然我們聽到客廳裏有人走動。是邱吉爾，進來了，滿臉的笑容。

「我坐一分鐘就走，我來告訴一點最近的消息。而且是好消息！」

「總司令帶來的消息？」父親問。「是什麼消息？」

「倫敦來的消息，」邱吉爾笑容滿面的說：「戴高樂，我們可以有辦法勸他來參加我們的會談了。」

沉默了一會兒，父親簡短的說：「很好。」他慢慢的向臥室走。「恭喜你，邱吉爾。我始終，」他相當尖銳的說：「我始終知道你是有辦法的。」

那天晚上，父親九點半就睡了。那是他到北非以後睡得最長的一夜。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近中午的時候，通訊兵團派人來為父親與邱吉爾拍幾張正式的像片，全體參謀長們也參加一同攝影。陽光照耀着，大家坐在別墅的院子裏，大家高聲的談笑着，空氣十分和諧隨便。會議中艱重的工作已近結束的階段。關於怎樣使戴高樂與吉羅德結合起來的微妙談判固然還沒有完成，但談判的基礎却已經奠定了。不論是好的壞，軍事方面的決定大致已經通過，而唯一還沒有開始的工作是草擬一份向全世界公佈的聯合聲明。

，開明卡薩布蘭卡會議及其立場。

攝影完了以後，父親和馬歇爾一同進午餐，午餐以後，他們倆人又談了很久。在他們談話的時候，我靜靜的坐在門口的扶梯階段上，等候父親的呼喚。我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馬歇爾解釋美國參謀長們在提出一九四三年侵入歐洲這個議案時所遭遇的各種困難，現在雙方總算決定了在地中海作戰的計劃。他約略敘述他們怎樣壓服了英國方面進攻緬甸的野心。他又報告說英美雙方同意在盟軍順利的侵入西西里以後，對意大利的攻勢務須以不擴大範圍為原則。馬歇爾走了以後，父親沒有什麼約會了，他和我談起聯合參謀長會議不知經歷了多少險峻的道路才得到侵入西西里的這個計劃。他帶著哲學家口吻批評英國所以堅持不願從西方而想從南方攻入歐洲的原因。他擔心史塔林的態度。他說：「戰爭是變化不定的事。要獲得這次戰爭的勝利，我們被迫採取一種戰術上的妥協，這種妥協必然要得罪蘇聯，而使我們將來又須採取另一種妥協，又將得罪英國。總之，戰爭的迫切需要主宰了一條艱難的道路。」

我申述我的意見說：「可是，遲早我們要得到勝利的。」

父親回答說：「我們為戰爭而形成的團結，絕不是我們為建設和平而形成的團結。二者的距離相差太遠了。戰後，我們可以聽到一種呼聲，說我們的團結不必要了。那個時候才是我們的工作真正開始的時候。」

那天晚上，晚餐以前沒有雞尾酒，晚餐的時候也沒有葡萄酒，也沒有豬肉。因為，蘇丹，回教的一天父子」是我們這次晚餐的貴賓。

他來了，帶着繼承他王位的小太子，他的宰相和他的文書大臣，全部披着華貴飄動的白綢袍，並且還帶着禮物：一對金錫子和一個高高的婦人頭上戴的冠冕，是送給我母親的。

蘇丹坐在我父親的右邊，邱吉爾坐在左邊，於是晚餐開始了。最初邱吉爾的興緻很好，他告訴我們，蘇

高樂在那天中午到達了，並且已和吉羅德同進午餐，曾去拜訪他。可是在談話的進行中，邱吉爾的臉色却愈來愈難看了。使他不高興的是父親和蘇丹非常融洽的談到法屬摩洛哥廣大的天然富源，和開發的豐富的可能性。他們二人談得十分高興，他們談到許多問題，如怎樣提高摩洛哥人的生活水準，怎樣保留摩洛哥的大部分富源在她境內。蘇丹表示萬分願意得到外界的最大幫助，使他的國土中可以獲得普遍的近代教育與近代衛生。父親爲他指明說，要達到這個目的，蘇丹不應該讓外國的勢力在他的國內得到特權。這個特權將使他的國富外溢，以致乾涸。

邱吉爾想改換談話的題目。

蘇丹又提起被邱吉爾的談話。問我父親關於法國政府的將來有什麼意見。

父親很高興的說，戰後的情形將與戰前的情形有顯然的不同。尤其是關於殖民地問題。

邱吉爾乾咳了一聲，立刻轉起其他的事情，想把話題扯開。

蘇丹很有禮貌的進一步問我父親，「顯然的不同」究竟是什麼意思。

父親開始敘述英法兩國金融在過去的關係。說他們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財團，以榨取殖民地的財富爲目的。最後他又說法屬摩洛哥可能有很大的藏油量。蘇丹很注意的抓住這個題目。聲明他絕對贊成這些富源的開發，並且保留那方面的收入。接着他又很憂愁的搖了搖頭，悲嘆他國內缺乏有訓練的科學家 and 工程師。缺乏無須外來的幫助而能自己開發這些資源的技術人員。

邱吉爾非常不安的在他的椅子上移動着。

父親很溫和的提議摩洛哥可以派遣人士到國外有名的大學去受教育，訓練成工程師或科學家。他說蘇丹很可以和幾家美國的公司訂立合同，委託他們來實行開發計劃。只要給訂約的公司一筆酬勞或是以百分比

來分利益。這一種方式，對摩洛哥有很大的利益，可以使摩洛哥自主的政府保留富源的管理權和支配權。最後，可以完全自己管理。

邱吉爾鼻子裏哼了一聲，假裝沒聽見。

那是一個非常愉快的晚餐會，全體賓主盡歡而散，只有一個人例外。蘇丹向我父親保證他在戰爭結束以後，立刻請求美國政府來幫助開發他的國家。他滿臉紅光，快樂的說：「我的國家有了一個新的將來。」

那位英國首相皺緊了眉，咬着雪茄，在蘇丹的後面走出了餐廳。

戴高樂的到達像閃電一樣的突然，可是，却澄清了那鬱結的空氣。蘇丹在飯後顯然還想多坐一會兒，以便更詳盡的討論在餐桌上所提到的問題，可是，我父親當晚的工作使他無法留客人多坐。父親向麥克利上尉做手勢，叫他做記錄。又對墨菲和賀浦金斯做同樣的手勢。最後，叫我也留在那裏，以便呼喚，其他的人都起身告辭了。什麼都準備好了，只等戴高樂上場了。

在人們走後十分鐘戴高樂來了。進門的時候，頭高高的仰着，滿臉陰沉的氣色。樣子十分難看。他和父親談了約半小時，父親的態度非常客氣，他却始終是那麼冷淡而且矜持。下面是他們一段典型的談話。

父親：「我確信我們能夠幫助你的偉大國家走上復興的大道。」

戴高樂：（嘴裏哼了一聲，一言未發。）

父親：「同時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的國家能參加這一偉大的工作感到萬分榮幸。」

戴高樂：（咕噥了一聲）「你太客氣了。」

苦澀無味的談話告了一個段落，僵硬坐着的那位法國人驀直的站起來，告辭了，好像正步似的向門口走去，頭也不回。

幾分鐘以後，邱吉爾又來了。他的後面跟着麥克美倫。他們又費了一小時互相報告，並且討論各人和戴高樂談話的經過。戴高樂對我父親的那種傲慢的陰沉的態度並沒有使我父親感到氣惱，我想他早已想到戴高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墨菲先說話，接着是邱吉爾，賀浦金斯，我父親說話之後，又輪到邱吉爾。我自己則在想：現在法國的那些人民怎麼樣？那些抵抗德國的法國人又怎麼樣？他們擁護那一個？戴高樂？吉羅德？擁護他們中的那一個？還是兩個都擁護？怎麼樣可以試驗出來呢？誰是對的？

最後，我聽到父親的安靜聲浪：「過去的已經過去，無法再挽回。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兩個人，他們將以同等的地位，同等的責任來建立法國的臨時議會。在這一步，辦到以後，法國的民主政權走上了再生之路。當臨時議會執行任務的時候，法國的民主就向前走一步。不久，法國的民主政權就可以自己來選擇戴高樂或吉羅德了。不再是我們的事了。」

邱吉爾和其他的人們走了以後，父親在他的臥室裏和我談起法國及其前途。他說：「前幾個月已經談到，怎樣將法國的行政權逐步交給一個戴高樂和吉羅德的聯合政府。在法國解放的過程中，由他們負擔這一方面責任。這過渡時期的行政權一直延續到法國可以舉行自由普選的時候。這似乎是唯一簡單的解決方法。……然而戴高樂一定還是要作對的，他認為自己必須是唯一的獨裁者，他要判斷誰應參加誰不應參加法國臨時政府。這一個觀念在他的腦中已經固定了。」

我補充的問：「他不是還說到法國的殖民地嗎？」

「是的，他很明確的說，他希望盟國在法國獲得解放以後立刻將法國全部殖民地交還給法國。你知道，盟國必須在北非的法國殖民地維持軍政管理，時期可能是幾月，也許是幾年。我現在絕對不敢斷定我們將殖民地還給法國是正當的。至少我們必須先得到法國的保證。聲明她對於每個殖民行政設施的確定計劃。」

「爸！這一點我不明白，我知道殖民地是很重要的。這些殖民地是屬於法國的……我們又如何能不還給法國呢？」

他對我看了一眼：「牠們怎麼是屬於法國的？爲什麼摩洛哥的住尼全是摩洛哥人，反而屬於法國呢？再拿越南來說，日本現在統治着那塊土地。爲什麼日本人那麼容易就征服了？越南的人民在法國的統治下是那樣的被踐踏，被虐待，以致他們認爲誰來都可以，總比在法國的統治下要好些。爲什麼這些土地是屬於法國的？有什麼邏輯？有什麼習慣？有什麼歷史的法則做根據？假如在這次戰爭以後，我們再使千百萬人民又回到舊日的半奴隸狀態中，這世界將變成個什麼樣子！」

「我們是應該有權力來說話的。是我們使法國獲得自由解放的。」我提這一點意見。

「伊利奧，你該知道，假如不是爲了法國英國荷蘭的那種近視的貪婪，我們美國人絕不會死在太平洋的。我們是否應該讓他們這些國再像從前那樣胡作妄爲呢？再過十五年或二十年，你的兒子又到當兵的時候了。」

「聯合國的組織成立以後，可以來接收這些殖民地。在委託管理的制度下保管一定的時間。」

「伊利奧，我再說一句，說完了，你就走吧！我疲倦了。這句話就是：在我們獲得勝利以後，我要盡我的全部力量使我們美國不重蹈覆轍，不接受任何伸長法國帝國主義野心的計劃，或任何教唆英國施展其帝國主義野心的方案。」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父親起身比較遲，在他沒起來的時候，由賀浦金斯接待許多來看他的人物，安諾德將軍先來，哈里曼也跟着到了，最後到的是巴頓將軍。我並沒有什麼事可做，於是在這別墅的女主人的圖書室裏消磨了二點多鐘。這位女主人的讀書嗜好偏於輕鬆的小說，最後我發現了一本使我注目的書。那是一本紙封面的平裝書，

我把牠從書架上拿下來，挾着牠走過我父親的臥室，他剛吃完了一頓很遲的早餐。

「爸！看過這本書沒有？」我把書遞給他。

那是安得萊—莫里斯爲我父親寫的一本傳記。他很歡喜的翻閱了一下。說道：「伊利奧，給我支筆，……在那個梳妝台上。」

他用非常華麗的法文在那本書上簽了字，寫上一段紀念詞贈給那個女主人，對於我們在她的別墅裏過了很愉快時間表示謝意。在寫這段紀念詞的時候，他用了所有能想到的最得體的最花巧的法文辭句。

「把這本書放回原處，不過我敢打賭她不會再把這本書抽出來看的。真是遺憾。我倒真想滑滑假如她再翻到這本書時她臉上的表情。」

「我倒想看看書店老闆的臉上的表情。假如他無意中居然收買到這本書的時候。」

「別胡思亂想了。」他大聲的笑起來。於是我把那本書放回原來的書架上。

那天一起吃午飯的只有賀浦金斯，邱吉爾，父親和我。「無條件投降」這個名詞就是在那天午餐桌上產生的。不論那個名詞有什麼獨特的價值；那是我父親創造的名詞。賀浦金斯聽了十分喜歡，邱吉爾一面慢慢的嚼着他嘴裏的東西，想了一下，皺了皺眉頭，又想了一下，最後臉上泛出微笑，終於說話了。「真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名詞！我現在可以想得到戈培爾和他的黨徒們，聽了這個名詞將怎樣的狂叫起來。」

事實上，戈培爾和他的黨徒們這兩三天已開始不安的叫了。我們餐廳隔壁的那間小幽房是密探們常閒坐閒談的地方。那裏安置著一架短波無線電收音機。我們時常在那裏聽到他們的美語廣播。他們惱怒的猜測究竟有什麼大事在卡薩布蘭卡進行。他們已經一步一步的接近事實的真相了。

父親，在他的新名詞被旁人贊同以後，就開始思索牠在其他方面可能發生的影響。他說：「這正是蘇聯

所希望的。這對他們是再好沒有了。無條件投降。說不定史塔林也想到了這個名詞。」

賀浦金斯說：「吃完飯，我們得立刻爲那個聯合公報做一份草稿。」

父親說：「新聞記者們明天就到。」

「我知道的。五點半鐘雙方參謀長們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牠準備好。」

那天下午，墨菲和麥克美倫來了兩次，坐的時間很短，好像有些神經質。父親決定在第二天同時召見戴高樂和吉羅德。傍晚，雙方的參謀長們都到了。他們陪着我父親和邱吉爾圍着餐廳的那張大餐桌坐着。那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會議。雙方最細微的衝突都解決了。發動 D-Day 作戰的日子也初步的確定了。邱吉爾表明他希望能够不直接攻入意大利。以便繞巴爾幹半島大規模的侵入歐洲。很遺憾的，一九四三年橫渡英法邊陲的 ROUNDUP 因爲這個計劃被擱在一邊。以便將來實行一九四四年的另一個計劃 OVERTORD，雙方又擬定了一部詳細的計劃，預備在西西里的戰事結束後，立刻將部隊和物資撤退到英國。（北非戰事也將加以結束）。這次會議到八點鐘才散會，每個人都對會議的成果感到滿意和歡喜。

聯合公報的第一道草稿在大家面前宣讀了一次，有的部分要更改，其他部分須另起草稿。卡羅布蘭卡會議已接近結束。人們都預備收拾行李，回到各自的防地。

晚飯時並沒有什麼客人，只有賀浦金斯，他的兒子鮑勃（他是兩天前滿身污濁，頭髮散亂的從最前線戰鬥攝影部隊飛來的），父親和我四個人，晚飯時談的都是些正經公事。

晚飯以後直到深夜，父親和邱吉爾，賀浦金斯一同草擬那個將發表的聯合公報的最後文稿，和給史塔林的電文稿。墨菲和麥克美倫也來坐了一會兒，提供了一些意見。補充那個聯合公報中，關於法國政局的一部分。他們在兩點鐘的時候退席。而點半的時候，邱吉爾舉起他不離手的酒杯。「無條件投降。」語氣中並無

驚嘆，只有堅定的意志。我們大家都乾杯。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上午十一點鐘，吉羅德將軍來了，父親立刻和他開始工作。

「將軍，你必須向我們保證你願意與戴高樂合作。……」

「戴高樂。他是個利己主義者。」

「我告訴你，我對於你某一方面的疑懼很有同感。也就因為如此。我才勸你……」

「他是一個沒大用的將軍。我所需要的只是軍隊的給養和援助，我可以召集起……」

「必須和他一起合作，爲了你們的國家共同草定一個組織臨時政府的計劃。……」

半小時以後，終於：「總統先生，我懂了！我懂了。」

他們還在談話的時候，戴高樂來了。站在外面客廳裏。焦燥的氣惱的等養。後來，他與吉羅德兩人在門口擦肩而過。戴高樂走進去。

路已經鋪平了。可是重要的主角却要再三的催促才肯登台，戴高樂好像是故事中的女孩子。倔強的不肯輕易就範。父親一步一步的進迫，由和藹的請求轉爲誠懇的勸導，由催促而採用直接的命令。在他採用了最後這個步驟的時候，他向我點了點頭，我輕輕的走出來，向吉羅德做了個手勢，和他一同走進房中。

兩位將軍死板的對瞧着。使他們言歸於好。父親叫他們二人握手。來肯定他們在我父親面前所應承的聯盟諾言，終於交換了一次短短的非常勉強的握手。邱吉爾在這時也走進來。父親滿臉都是笑容。他並沒說：「告訴這個人……告訴他你們在我面前怎麼說的。」可是這些話却全在他表情中流露出來了。

戴高樂简短的對邱吉爾說：「我們倆已經同意，我們已經同意盡我們的力量來草定一個圓滿的計劃。」

他停了一下，又說：「同行動。」吉羅德點了點頭，表示肯定。

父親大聲說：「來吧！拍照！」於是他們四個人都到後面院子裏去攝影。當攝影機的活動鏡頭轉過來對着他們的時候，這兩位將軍又盪了一次手。父親重重吐了一口氣。

早就聚在外面的記者們與攝影記者們，在剛過十二點的時候被請到草地上，圍着父親和邱吉爾坐下。父親和邱吉爾並排坐着，談會談的經過情形。在強烈的陽光下，只有父親眼睛下凹下的眼圈，他的黑領帶，和他袖子上的黑紗（那時他帶着祖母的孝），其餘全無色彩。邱吉爾的銅盔很威風的頂在頭上。他的雪茄從右邊轉到左邊，又從左邊轉到右邊。他滿臉都是歡樂的神情。

「無條件投降」；記者趕寫下來。

這次記者會並不長，在結束的時候，父親和邱吉爾輪流着與他們握手，父親慢慢的說：「你們這一小輩，可以說是記者的精華了。在白宮的每次記者例會，出席記者之多使我無法和他們一一握手。」

我陪着他回到屋裏。向他告辭，因為一會兒我就要出發回到我的部隊去了。

「O·K·爸！……現在什麼都完成了！」

「是的。……我們完成了不少的事。相當值得的。」

「我想這次暫時的生活和工作的更換，對您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伊利奧，我還有一件事要說明白。你知道，若干世紀以來，英國人始終在歷史上交着同一勾當。他們總是非常聰明的又非常正確的選擇他們的同盟國。他們經過多少次戰爭，可是在他們所參加的每次戰爭中，他們都有辦法勝利的爬起來，繼續以他們同一的行動的手掌握住世界的人民和世界市場。這一次，我們是英國的同盟國。我相信我們應該做她的同盟國。可是，最初在阿爾金蒂亞，其後在菲登頓，這次在卡歐

布蘭卡，我極力想使邱吉爾和其他的人們明白我們雖然是他們的同盟國，預備和他們並肩獲得勝利，可是他們絕對不能再以爲：我們與他們聯盟是爲了要幫助他們維持他們古老的中世紀的帝國觀念。」

「我懂得您的意思，我想他們也該明白這一點。」

「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他們能覺悟到他們並不是這個同盟的主宰。他們應該明白在勝利以後，我們絕不會坐在一邊，看着他們以反動的制度壓制亞洲每一個國家及歐洲半數國家的成長與發展。英國已在大西洋憲章上簽了字。我希望他們覺悟到美國政府將確實的要他們履行憲章上所規定的任務。」

賀浦金斯進來說：「諾克斯來了，他是來送行的。還有密其里。」

「密其里？」

「法國的北非艦隊總司令。」

「噢，對了。我立刻就去……現在，孩子！」

「爸！再見。」

「再見。」

「代我向母親問好，帶我的吻給她，希望您保重您的身體。」

「別忘記你自己也要小心你的身體，你是容易受傷的。」

二十分鐘以後，一隊汽車護送，父親出發了。我也隨着出發，向邱吉爾及爾，回到戰爭的懷抱裏。

六

史塔林格勒的消息對於我們在阿爾及爾的是最好的興奮劑。在以後的幾個月內，我的部隊的工作也實在太繁重了，因此我們也的確很需要這樣的興奮劑。我們當時的工作是供給「戰術」空軍隊空襲意大利時所需要的一切情報，另一方面則爲「戰略」空軍隊監視納粹部隊的行動；並爲我們非洲地上部隊作空中掩護。好像這些工作還不够多似的，我們又擔任 BDOCKY（侵入西西里）作戰的空中攝影偵察的任務。關於空中攝影，在這裏作個小小的說明：從空中測量地上的目標，飛機必須保持直線飛行與一定的高度，拍攝的照片才能够有統一的比例；執行這種任務的飛機是赤裸裸的沒有武器的裝備；而飛行員也無法像普通飛行似的作迂迴式的躲避飛行；總括起來說，攝影偵察飛行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的飛機喪失率是每月百分之二十。在我們到達北非的九十天內，我的部隊中最初的九十四個飛機駕駛員剩下不够十個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作戰，我的處境非常艱難，我的工作也差不多像牛馬拉磨似的忙個不停，整個的春天一直到初夏，我沒有輕鬆的日子。只有一兩次我被邀請到總司令部去和艾森豪威爾及其陸海軍侍從武官，德克斯和哈萊·勒其等玩橋牌。最後那末玩橋牌正是我攻擊西西里的前幾天。那天晚上我覺得特別高興，因爲我的部隊在佔領潘特萊利亞島的要塞時有輝煌的表現——這個要塞島完全是由空軍佔領的。由於那次意外的成就而感到得意，我未免有些「來吧！納粹們——來多少我殺你多少」的那種神氣。艾森豪威爾將軍以那種穩定的估計的眼光對我看了一眼。「潘特萊利亞，是不是？」

我驕傲的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地上部隊向空軍全體投降，現在我們可以隨心所欲的進入歐洲的任何一個地方了。」

艾森豪威爾說：「當我們進入歐洲的時候，必須有如此優劣的物資與火力，使誰都沒法阻止我們的前進。在我們還沒有這種準備以前，我們決不進入歐洲，問題是：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們也許還會被阻止的。」大家都沈默了，想起法國的海岸，多少人被殺死，多少飛機被打落，多少船艦被擊沉。

艾森豪威爾大聲的說：「歐洲還遠的很，離開我們不知有多少里多少月，我們應該一步一步的做，現在西西里是我們第一個目標。」他會主張在一九四二年開第二戰場。可是他的計劃被英國否決了。我知道他與我們的聯合參謀總部同意在一九四三年在歐洲開第二戰場，英國方面可以更容易。再勸阻我們，因為我們大部分軍力已經放到地中海戰區了。現在一九四三年的初夏，聽到他這個清醒而謙遜的估計，我對於他有了更高的敬意，由於他對部下人員的關切與愛護，他堅持以最大限度的美國生產品撥給我們的軍隊。即使一九四四年是確信侵入西歐的戰爭必將發起的時候，他還是以最謙遜最小心態度來處理這件偉大的任務。

不久HICKEY這個作戰便正式發動了，我們的部隊圓滿完成了初步工作使我們感到十分高興。七月的下旬，當我們的部隊正在西西里肅清殘餘最後一批納粹的時候，我的高級司令官接到陸軍部的一再命令，叫我立刻回到美國，協商整頓偵察作戰的許多問題。同時，太平洋戰區派去卡爾·波立夫加上校，他做着與我同樣性質的工作。這命令將使我在華盛頓停留兩個月——八月和九月，我一方面因為要離開我的部隊，覺得十分遺憾，另一方面則很想看看我的父親和母親，以及其他沒有派到海外工作的家屬。

我在潘太爾的工作必須要專心，這與我們未來的偵察作戰有十分重大的關係，可是很幸運，這工作並沒有阻礙我和父親見面的機會。他的健康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好，與三個月以前在卡薩布蘭卡的時候相比，他顯得老多了，那一年夏天，他的腳脈管的病又犯了，可是他的精神很好，他對於戰爭的軍事前途流露出非常沈着的自信。我去看他時候，多半是在早晨他吃完早餐以後，九十點鐘的時候，或在晚上十一點鐘前後，當

和最後一位客人走了的時候，在他心目中，戰爭的策略已經發展到他可以看到最後勝利的階段，向他保證可以斷定那勝利的日期。九月某個晚上，他提到那個日期。

「歐洲的戰事可以在一九四四年的年底結束。黑紅軍在中部猛烈的攻勢……」

「一九四四的年底？」

「當然毫無問題，假如我們對法國的攻擊能夠有力而且迅速。」

「法國！」我問。

他的神色絲毫沒有變動。「我不知道。攻取法國是相當合乎邏輯的。這很可能是歐洲的下部。或是德國。或是挪威。我不知道。」他臉上流露着率真的神情。

「日本呢？這種從一個島打到另一個島的戰略，相當費時間，恐怕要到一九四六年的年底才打得完吧！」

「不會的。一九四四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結束了。最遲是一九四六年初。你想想，當希特勒被打倒了以後，我們可以調集我們的全部力量來對付日本——全部的力量，他們還能受得了嗎？」

「那麼英國呢？蘇聯呢？他們會不會繼續協助我們？或者只是站在一旁，養它們自己的創口呢？」

「你知道我們對卡薩布蘭卡的聲明。邱吉爾完全同意這個聲明，後來史塔林也表示同意。」

「據我所知道的，英國人在打敗希特勒以後將不再對戰爭發生興趣，他們已經厭倦了戰爭。而我們又是不能信任蘇聯呢？」

「我們現在信任蘇聯，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明天不信任她呢？我希望在最近能親自見到史塔林。」

「真的嗎？」

他點了點頭。「現在，我們還在談判中，他更我們到國蘇聯和他會面，他還是說他在親自指揮紅軍作戰。我說句公平話，只要紅軍能像現在這樣繼續向前推進。旁人很難作任何影響他們行動的提議。」

「我想也許他有些怕吧？」

「怕？怕什麼？」

「怕寇和邱吉爾做個圈套，把他套住。」

父親笑了笑。很神密的說：「我懷疑他的人民對我和邱吉爾的『友好』關係是否知道的相當詳細。」

幾天以後，父親和一些顧問們坐火車向北出發，到魁北克去會見邱吉爾和英美雙方的參謀長們，舉行又一次的軍事會議。這回會議的暗號叫 QUADRANT。我因為工作上的關係，無法以任何資格去參加。在八月裏，我離開華盛頓到加利福尼亞去了三四次，參觀各地飛機工廠和墨洛及乾湖的飛機場，研究空軍偵察部門中各項特殊性的問題。父親在出發以前，曾經和我談過這次會議。因此雖不詳悉，却也多少知道些內容。在八月下旬，父親從魁北克回來的時候，我問他在會議中「大辯論」的經過。他說：「辯論的階段好像快結束了。英國方面完成了一部橫渡海峽的作戰計劃。聽馬歇爾說這個計劃還有很多問題。但是至少這部計劃是完成了。並且，已經雙方贊同。」父親憂鬱的微笑了一下，接着說：「邱吉爾堅持着要我們贊同這部計劃，至少要我們在原則上贊同，這樣，他們可以留一個後退的餘地。」

我當時說只要能設法和史塔林會一次面，那麼，至少可多一個人幫助他向英國方面說明開闢西戰場的一切迫需要。一個星期之後，這個問題又以迂迴的方式被談判。父親向我表示：雖然他對於戰爭中的軍事方面有絕對的把握，但是政治方面却仍有很多值得顧慮的問題，關於和平機構的方案在他的心中已更進一步的具體化了。爲了要商榷這個方案起見，他希望會晤其他盟國的領袖們，「所謂聯合國……還沒有完全到達這個

階段，仍是向著這個方向走，我們可以推動着走得更快一點，更遠一點。……」

「我覺得現在的情形並不壞呀！」

他把桌上的一堆文件推向一邊，（我們是在白宮三樓，他的書房裏，時間已近午夜。）用筆在拍紙本上畫着。他說：「問題是：我們除開表面的行動以外，事實上並沒有向同一的方向前進。戰爭的政治性質實在太濃厚了。一個國家沒有走到真正的絕路以前，總是採取一種結局對他的政治極有利的方式，來進行戰爭，而不願儘量迅速的來結束戰爭。」

「爸！您是在說中國還是英國？」

他點了點頭，繼續說：「就是我們與英國的聯盟，也有一種容易使中國和蘇聯誤會我們在國際政治上完全支持英國的危險性。……美國必須領導，……並且以中間人的立場調解和幫助解決其他國家間的不和及爭執。幫助解決中英，中蘇在這東方方面的爭端。我們有力量可以辦到這一點。因為我們現在是個強大自足的國家。英國已走向衰落的道路。中國則仍停留在十八世紀。蘇聯懷疑我們，並且也使我们懷疑她。美國是在世界亂局中足以建立和平的唯一強國。這是巨大而且艱辛的責任，使我們能夠圓滿完成這個責任的唯一辦法就是先和這些巨頭們面對面的談一下。」他聚精會神的在紙上畫着，畫的是一個很花巧的「4」。

「進行得有結果了嗎？收到史塔林的信了嗎？」

「史塔林有回信來。他說只要我和邱吉爾到莫斯科去，他總是歡迎。」

那時是九月中旬，四巨頭會談的希望還像新年一樣的遙遠。

後來一次見到我父親的時候，他剛吃過早點，還在床上沒有起身。窗外正下着九月的雨，又冷又潮濕。他的精神不如往常那麼好。最初他儘量叫我說話，問我的工作情形，並且很感興趣。他又想知道夜間偵察的

情況。在西西里作戰中那些最初實驗性的空軍偵察飛行完全是我個人擔任的，我們發明了偵察納粹夜間部隊行動的新方法。我告訴他怎樣使用新式照明炸彈，以三十秒鐘的間隔向地面投下，這些炸彈在飛機與地面間三分之二的空間爆炸。照耀的面積達一方英里，可以很容易的拍攝敵人移動的照片。最後，我與談話的題目逐漸轉移，說我希望戰爭中的軍事行動儘快的結束。接著就問他戰爭中的政治前途最近有什麼好的進展。

「我前幾次和你談起的會議有希望實現了，我們已經大致決定把這會議分兩次舉行，先和蔣介石會晤，然後再和史塔林。這兩個個人不能見面，因為在西伯利亞邊境上集結着日本大軍，有隨時準備行動的樣子，另一方面，蘇聯始終沒有對日本宣戰。」

我問他目前是否有辦法在一個中間地帶會見史塔林。

「假如這個會議成爲事實，我相信並不是不可能的那麼，這會議的地點大概不會離你的防地太遠的。」
這是我所最希望知道的。假如父親的話成爲事實，那麼或許又將得到一個機會被派做我父親的貼身侍從。我在九月底回到前方，向我父親說「再會」的時候也就並不覺得怎麼難受，因為在幾個月以內，可能在地中海一帶再相見。

回到我的防地以後，把我們的司令部從突尼斯附近的拉馬薩村向前推進到意大利腳部的最南端。在十一月，我們已經在聖奧凡羅建立起我們的基地，一方面排除敵人的頑強防衛，一方面咒咀壞天氣使我們不易得到從空中攻擊敵人的機會。意大利之被迫退出戰爭，和納粹在薩曠大草原上所受的打擊，使敵人的士氣大爲衰落，可是在另一方面，盟軍的士氣却也不見得怎樣高揚，因為在意大利我們機械化部隊的推進已經逐漸停滯下來，我們的地面部隊隨時隨地都有被納粹散佈在意大利山中的八十八型鋼砲正面射擊的威脅。

十一月溫度突然降低，天氣也變得很壞。所謂「陽光的意大利」這句名言已經變成了我們不願聽聽的大

笑話。我想到父親談的三頁頭會談，不知他這個希望怎樣了。突然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史密斯將軍給我一個秘密命令，我必須立刻動身到阿蘭去會見一個「重要人物」。那一定是我期待中的會議成爲事實了。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我飛過地中海，到了阿蘭，又立刻坐汽車到艾森豪威爾的臨時司令部。在那裏我看到弟弟小佛蘭克林，他請假暫時離開他的驅逐艦，我們差不多有一年沒見了。這一次父親並沒有坐飛機，他乘那隻最新型的大戰艦伊奧瓦號來的，當我在阿蘭和小佛蘭克林舒適的對飲威士忌酒的時候，我想父親的戰艦大概正航過直布羅陀吧！

當時有很多重要將領在場，除了艾森豪威爾將軍。還有英國的海軍上將柯爾漢，我們的海軍中將海威特，雙方有許多陸軍準將和海軍上校們。此外是我們的善良的老朋友邁克，他比大總統先出發到達，以便替他和保護大總統的安全。我相信他對他的祖母也會帶着懷疑的眼光來注視的。他永遠赤胆忠心的執行他保護大總統安全的這件重要的職務。

星期六我們都起身很早，那是一個明朗清麗的早晨，在利爾迷濛的星期五之後，能有這樣的好天氣使我們都有一種感謝的心情。八點半鐘的時候，我們站在阿蘭的海軍基地——美羅凱的船塢上，從我們的望遠鏡中，看到有人從伊奧瓦號戰艦被降送到濫旁的小汽艇上，二十分鐘以後，看到了我父親。他向我們揮手，大聲的喊了一聲「哈嘍！」，健康的染着海洋氣色的臉上泛起了微笑，他喊道：「羅斯福天氣！」。

父親，艾森豪威爾將軍，弟弟和我四個人，坐了艾森豪威爾的汽車向五十英里外的拉西尼爾機場出發。一路全是迂迴曲折的峻險的山路。這次海航對我父親的健康很有益處，他的氣色很好，他很興奮的期待着會議的日子趕快到來。他對我們說，先到開羅，然後再到德黑蘭，與蔣介石會晤以後，再與史塔林會晤。他滿肚子裏全是計劃。弟弟我爭着問家中的情形，關於母親和妹妹安鄒的消息。他隨身又帶來了些國內的報紙，

晚上如有時間，我們又可以在一起翻閱了。

除了個而談幾句我們路上所見的風景，和家中的情形，父親只願談將來的會戰。在不知不覺間我們似乎很快的就到了拉西尼亞。父親立刻上了O—15式飛機，又是奧提斯——勃拉恩少校作駕駛員。小佛蘭克林，賀浦金斯，其他將領與父親同機。他們毫不就擒的飛向突尼斯。

我另有飛機停在拉西尼亞機場，是一架O—15式的夜間攝影偵察機。我的一個中隊指揮官里昂——格萊少校陪我同飛。發動的時候，有一個引擎發生了故障。轉動的不够靈活，還使我們著急了。在總統的飛機起飛了三十分鐘以後，我們才算無問題的騰空了。我們開足了馬力追向前去，結果比他們到達埃爾亞伊納較早。

艾森豪威爾將軍，弟弟和我又陪着父親坐汽車出發，向在迦太基爲他準備好的別墅去。又是一次巧合，這個別墅的名稱也叫「白宮」。我們的汽車在路上經過迦太基古代競技場的廢墟。父親以前沒有到過這裏，因之我們在中途停車，領他觀光這個古代的廢墟。

父親的別墅就在突尼斯灣的海岸上。環境和建築都很優美。父親住在裏面覺得十分舒適。當我們通過迦太基的時候，我想到我部隊的後方司令部就在附近的拉馬薩，我部隊中差不多半數的人員即以那個地方爲基地。這實在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我絕不能輕輕放過。我問：「爸！您肯不肯？」

「什麼事？」

「去檢閱我在拉馬薩的部隊。」

「當然可以。什麼時候去？可否在下午過去？五點鐘如何？」

我這時笑起來。「我希望在五點鐘以前把一切都準備好。我試試看。」

於是我急忙趕到我的司令部去。把人員臨時集合，預備檢閱。那時我指揮着西北非洲攝影偵察混合縱隊

，全體有六千盟軍，其中兩千八百人駐在這裏。其餘的都在意大利。我的副指揮佛蘭克鄧及里昂——格我與萊姆忙的把一切整頓得有條有理。父親則正在迦太基批閱剛從華盛頓送來的文件。

五點半鐘的時候，我的部隊整齊的排成行列。全體看來相當威風，我自己也該承認。父親坐在一輛吉普車上檢閱全軍。

「爸！看到那些制服沒有？我們這裏倒可以開聯合國大會了。」

「美國兵，我當然認得。法國兵，英國兵，加拿大兵……穿那種制服的是什麼地方的部隊？」

「南非部隊。此外還有新西蘭和澳洲的部隊。」

「倒真是相當好的隊伍，伊利奧，你該覺得很光榮。」

「我是覺得很光榮的。」

晚餐可以說是一個譁會，晚餐席上有蘇姆斯貝，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司機。和南茜——蓋基，她是海軍上將蓋基的女兒，那時在北非擔任紅十字會的工作。

父親想第二天一早就離開突尼斯，但艾森豪威爾立刻表示反對。他說：「總統先生，星期日夜間飛行比較好的多。星期一早晨就可以到達開羅。」

「夜間飛行？爲什麼？我想在飛行途中看一看從埃爾拉美起的戰爭所經的路線。」

「總統先生，白晝飛行太冒險了，我們不希望一路上都川戰鬥後保護。這等於是自尋煩惱。另外，夜間飛行還可以平安的多。夜間飛行是S.O.P.」

「爸，S.O.P就是作戰上必要的步驟。」

父親說：「是的，有一些軍隊的俗語，我做大元帥的也多少知道一點。」接着，他回過去對艾森豪威爾

說：「好吧！現在你是我的上司。我只好聽你的話。可是，你另外須答應我一件事，作爲補償。」

「什麼事？總統先生。」

「要我在迦太基消磨一個星期日。那麼你必須親自同我去參觀迦太基的戰場。古代的和近代的戰場。」

「好吧！這直是在討價還價了。總統先生。」我在拉馬薩的工作使我第二天無法陪我父親去參觀那幾古今戰場，小佛蘭克林陪艾森豪威爾將軍與我父親去了，那天晚上回來，他告訴我白天的經歷。父親很嚴密的把艾森豪威爾將軍考驗了一次，不僅問起他盟軍在梅傑士埃爾巴布和推勒巴的突破戰，並且問他古代迦太基人所發動的幾次戰爭。艾森豪威爾關於古今每一次戰役的詳盡與豐富的知識使我父親感到十二萬分的滿意；這正表示艾森豪威爾像我父親一樣，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並且有極強的求知慾。小佛蘭克林說他們回到別墅門口的時候，父親滿面笑容。當艾森豪威爾正要下車的時候，父親伸出手來把他抱住。

「艾森豪威爾，我或許要做一件你所不喜歡的事。」

究竟是什麼事？罷免他這個戰區的指揮權？還是一句相反的話，當場晉升他一個新的，更高的地位？「我知道你十二分看重哈萊勃其，」父親說。艾森豪威爾點了點頭。「雖然他差不多是你的左右手，可是我恐怕不得不把他調走。」艾森豪威爾的臉上泛起了一層淺淺的陰影。

事情是這樣的，埃爾曼·戴維斯又提出了辭呈，假如我調伯琪去他的後任，你的意見如何？」

「那麼，總統先生，我承認這對我一件很難的事，假如你需要他，那麼，我的答覆是：悉聽便。」

父親不響了，小佛蘭克林告訴我，他臉上的神情露出十二萬分的滿足。這正是他對艾森豪威爾有更進一步的好感，尤其是他知道這位將軍不願意放勃其走。

「我想再考慮一下。或許這種調動是不必需要的。我決定了再通知你。假如你對勃其談起這件事，你可

以對他，他是魯賓森維斯的工作唯一理解的人物。這件事要到五月裏才能有所最後的決定。當勃基在那個月被擄到當局決定挽留戴維斯的時候，我確信他一定感到萬分高興。

那天，晚飯以前，我回到父親住處的時候，他正滔滔不絕的談着。他痛罵那些故意使美國不能全力推行戰爭的一些美國議員。他談到他當天的旅行，他看見移動中的阿拉伯人和駱駝商隊；他看見許多燒燬的坦克與卡車遺棄在不久以前的戰場上，他看見有名的六〇九號山，在這塊平凡的小山上，我們很多士兵戰死。

那晚一同吃晚飯的有嚴峻而沈默的海軍上將李海，父親的陸軍武官，華生與勃朗，海軍提督麥金泰，小佛蘭克林和我，小佛蘭克林和我却無法陪父親到開羅去。弟弟的假期已滿，必須立刻回到他的艦上去，我在拉馬薩還有許多未了的公事。可是我們依然坐了車到埃爾阿伊納去送父親和他的隨員們出發。賀浦金斯已在飛機場等候我父親；飛機上已爲我父親和他特別留了兩個坐位。

在起飛前父親又詢問究竟爲什麼小佛蘭克林不肯陪他一同去開羅？小佛蘭克林只是微笑着，向父親揮手說了聲「再見」，目送那架巨大的〇〇式飛機離地起飛。在我們回迦太基的途中，弟弟說他的驅逐艦，梅朗號被炸傷了；幾架德國的轟炸機擊中了那隻驅逐艦，兩顆炸彈落在驅逐艦的左旁，一顆落在艦上；梅朗號預備兩三天開出直布羅陀海峽，經歷漫長而危險的航程回到美國的船塢去修理。弟弟絕不願意接受任何建議，使他身爲艦上的執行官，而不親自參加對艦上船員有很大危險的這次航行。

我在後方司令部的工作一天一夜處理完畢了，星期二的晚上我向艾森豪威將軍報到，坐着他的飛機飛往開羅。同行的有艾森豪威的將軍，他的幾位參謀，和我的妹夫，約翰·鮑梯格少校。鮑梯格少校在意大利盟國軍政府工作。他這次是請假來的。我們在天黑以後離開奧尼斯；黎明到達埃及國境；清晨，我們的飛機圍着開羅空軍基地的機場繞圈子，預備降落了。

我們飛過遼闊的沙漠，從奧尼斯到開羅的途中，聽到我妹文和艾森豪威爾的談話，他以溫和而不滿的語調，敘述軍政府的首長們在意大利所遭遇的許多困難。

從機窗能見到幾百英里的沙漠，一片單調的棕黃色，突然，出乎意料的看到了一塊最綠的綠色，亮得幾乎使人睜不開眼。這就是尼羅河所灌溉的南北狹長的農田，一長條豐富的土地。我們的飛機隨即輕快的降低，飛過了尼羅河，降落在浦恩機場；這個機場是屬於我們空運總部的，位於城的東南角。機場上有軍車等着我們，把我們又送過尼羅河，通過開羅的擁擠的大街，開向城西的曼納大廈。那裏就是會議的會址，會議已經舉行了兩天。

像在卡薩布蘭卡的佈置一樣，邁克在會議地區的四週裝着鐵絲網。參加會議的人多數住在曼納大廈，從外表看來，這一定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師所設計的。父親住在我們的柯克大使的別墅裏；比我父親早到一晚的邱吉爾和蔣氏夫婦也分別住在附近的別墅裏。我猜想在開羅會議的時期，邁克並沒有因為周圍嚴密的鐵絲網而被奪了他的擔憂；他認為開羅城裏不知有多少人被政治的狂熱所驅使，而企圖暗殺居住在曼納附近的那些大人物們中的任何一個，甚或全部。

在柯克大使別墅的門口，我跳下軍車，趕忙進去向父親問安。那裏還未到六點半；他正在床上一個人吃早點。他精神很好，似已獲得充分的休息。我問他這兩天有些什麼事情。

「啊！我會見了蔣委員長，出去看了一次金字塔，接到史塔林的一個電報……」

「電報裏說什麼？」

「說他準定在二十八日抵達德黑蘭。就是下星期日。」

「您對蔣委員長的印象如何？」

「與我所想像的差不多。他和蔣夫人昨晚在這裏吃晚飯，到十一點左右才走。他知道他需要些什麼東西，同時他也知道他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可是我們多少總可以想辦法。」他推開他的早點盤子。坐到床邊，開始穿起衣服。他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和我繼續談話。

「到現在一共開了兩次全體會議。全部參謀長都參加了。可是在那些會議中他們太公式化了。在中國，在緬甸，在印度的事態真相始終不會在會議中吐露出來。從昨晚和蔣氏夫婦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很多關於中國的事情，還勝過那四小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

「您知道了些什麼？」

「關於那陷於停頓了的戰爭，關於為什麼蔣氏的軍隊不能主動的打日本人。他說他的部隊沒有充分訓練，沒有充分準備——這一點我倒很相信他。可是這不能解釋他為什麼阻止史迪威將軍訓練中國軍隊。也不能解釋他為什麼把他的某些部隊屯在中共的邊境上。」

父親的貼身侍者，亞瑟——波里提，走進來，拿走了早點盤子，又回來幫着父親穿衣服。

父親繼續他的談話。談到給養的困難，和英國始終反對開闢雷多公路的計劃……談到英國反對通過緬甸的叢林採取任何攻勢……談到與飛越喜馬拉雅山的空中運輸相關的許多問題，和那件特別合乎邏輯的工作的戲劇性的代價和犧牲。我會與許多熟悉中國，緬甸，印度戰場的空運飛行員們談過話，知道他們滿腹的牢騷

，我照實的把這種情形告訴給父親。父親聽着不斷的點頭。

他說：「派到那邊去工作倒真是件苦事，我會聽人家說太平洋戰區是個被忘掉的地區。但與中緬印區相比，太平洋戰區却好得多了。我絕不羨慕派到那邊工作的任何一個人，從史迪威到一個一兵。他們盡力擴展那裏的戰爭，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的給養却等於零。我們也不能怪他們，說他們藐視目前的主要戰爭在歐洲。當歐洲的戰爭一旦結束，我們即刻把重心移到日本和菲律賓的這做事實。戰爭的重心永遠不會轉到他們那個方面去，可是我們却怎麼能責難他們對這個方向的努力呢？前晚，在參謀長會議中我見到史迪威。我叫他爲我留下些時間來，讓我可以和他私下談一談。要是沒他，我真不敢想像中國局勢的發展將變成怎樣情形，事實上在中國的工作只有一個要點，我們必須使中國能夠繼續抗戰，以牽制日本的軍隊。」

我問起英國在中緬印戰區的動向，「我想只要蒙巴頓到那兒去了以後，一定會開始大規模的舉動，」父親做了一下。他說：「我相信蒙巴頓自己也是那麼想，他目前迫切的想獲得充足的登陸艇。預備攻擊安達曼羣島。」

「安達曼羣島？」

「聽邱吉爾那種說法，你會以爲安達曼一定是他所寵愛的巴爾幹這邊戰略上最重要的地方。可是，安達曼却在孟加拉灣，在緬甸以南的海洋中。他們認爲從安達曼羣島可以攻擊仰光。」

「我認爲一切能使用的登陸艇現已全部保留起來預備在明年春天開闢第二戰場時使用。」

「關於那個西方戰場，英國又表示懷疑，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

「關於OVERLORD這個作戰計劃？我以爲這個問題在魁北克會議中已經有了最後的決定！」

「我們全都這麼想。事實上也是如此。那早就決定了。可是邱吉爾不斷的向每個人表明他的懷疑。」

本領，能把軍糧做成精美的宴席，並且對於每個人的招呼都非常週到。因此我無須再留心爲每個想喝酒的拜訪者斟酒了。同時，我雖然仍是我父親的貼身侍從，我可以不必隨時都在場，我可以有比較自由的時間，有的時候甚至可以離開別處，到別的地方去參觀。

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平台上，在完全休息與輕鬆的狀態中，眺望遠處的金字塔，我想到波動與不停的時間，疾掃過這些墳墓的戰爭，來來往往的人們，埃及國王們，羅馬的帝王們，統帥們和將領們。

父親的醫藥顧問麥金塔突然跑來，擾亂了我的白日夢。他對於我父親飛往德黑蘭的計劃，頗爲擔憂。

「這樣明媚的陽光有什麼可以擔憂的呢？麥克。」

「我不是和你說着玩的，伊利亞。我認爲他只應飛到巴士拉，然後乘火車。伊朗的那座山很高，飛機必須高飛，你今天不是和他一同吃午飯？他信你的話。你告訴他後半部旅程應坐火車。」

「你和他的飛行師勃拉恩少校談過這件事沒有？我和他去商量，叫他不駕飛機越太高的山峯。我父親就說飛多麼高才不致於有危險？」

「絕不能超過七千五百英尺。這是最高的限度。」

「好吧！我會說勃拉恩。他懂得如何對付這種問題。麥克你可以不必擔心。」

樓下的會議到下午一點鐘才結束。我去和邱育爾、賀浦金斯基談一番，並並且看一看自從卡爾布爾下會談以後不會再見面的人們，如馬歇爾將軍，安諾德將軍，金氏海軍上將，蘇末維爾將軍，和英國方面的參謀長們。午飯以前，我得到一個機會和父親談了幾句話。我問他關於 OVERLORD 有什麼新發展。

他微笑着說：「很困難，至少英國的見解是如此。但是，在魁北克所草擬的計劃還依然成立。他們提議把它改變成一個小規模的攻擊，或以挪威爲攻擊的對象，而把戰事的重心放在地中海方面。這新計劃還沒有

決定。馬歇爾以爲現在應該討論的問題只有一個：誰來指揮從西方發動的攻入戰？」

賀浦金斯與鮑梯格這時候從另一堆人羣中走過來，父親和他們到花園等候午飯，吃午飯的時候，大家很少談到公事；賀浦金斯提醒父親說當天下午蔣氏夫婦舉行鷄尾酒會，問他不去。

「我恐怕沒時間去。伊利奧你代表我去吧！」

「假如您不需要我做別的事，我當然願意去。」

「今天下午只是些公式化的訪問，客人來的時候你在外面好好地招待他們，到約定的時刻再領進來。四點半前後你到蔣氏夫婦的別墅去。」

「去了我怎麼講呢？」

「關於我的不出席嗎？你說五點鐘的時候我接見勞倫斯——斯坦因哈斯特。（我們駐土耳其的大使）——當時，正有很多關於土耳其加入盟國作戰的傳言。我問父親關於這件事是否已有決定。父親說：「雙方並沒有什麼最後的決定，可是我自己的主意却決定了。」賀浦金斯在旁邊微笑。這個問題他們已經討論過。一定有第三方面對我們的最後決定不同意。不難猜到這第三方面就是邱吉爾。」

「爸！關於土耳其問題的決定是不是一個機密？」

他笑起來說：「我恐怕對每個人都談過這個問題了，土耳其參戰的條件是更我們給地大批租借物資配備她的軍隊。她想在戰後成一個強國。邱吉爾認爲我們應該給土耳其所需要的物資，使她可以立刻參戰。租借物資分配給土耳其以後，分配給進攻西歐的物資將因而減少；我不懂爲什麼要那麼主張？」

「土耳其參加到我們這邊來也許會增強他從地中海攻打希特勒的論調。」

「這很難說。」父親帶着戲謔的口吻說。

手續以後，父親所說的「公式化的訪問」開始了，別墅頓時變得像紐約的中央車站那樣熱鬧。我招待來客，在約定的時刻，領他們到花園裏見我父親，有時候賈浦金斯在一旁陪席，有時候是我，或是父親的隨軍武官華生。來訪的客人，按照到總的次序有：亞讓——歐罕摩德，哈塞奈是爵士，埃及的皇室元老；曼斯達發，納哈斯，埃及的內閣總長兼外務大臣，他代表埃及的國王法魯克一世向我父親致歉意，說國王願為英軍受傷，未能親來拜訪；希臘的國王喬治（父親對他的評語是：很漂亮的人物，可是頭腦却是空洞的。）；曹台洛，當時希臘流亡政府的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希倫爵士，英國駐埃及大使；南斯拉夫的副王彼得（我問父親對彼得的印象如何，因為彼得已經請求美國給予直接的援助以挽回他將失掉的王位；父親對我的詢問，覺得有些驚訝，他似乎想不到會有人對彼得的意見當真發生興趣。「他還是個小孩子。如果說他有什麼意見，那全是別人給他想出來的。」）；波利基，當時南斯拉夫的總理兼外務大臣；亨利梅脫蘭——威爾遜將軍，中東英軍總司令與勞逸斯將軍，中東的美軍總司令；生實上將道格拉斯，中東英國皇家空軍總司令；羅爾格德，威立斯海軍元帥，駐萊望脫的英國海軍司令；以及史東將軍，駐埃及英軍總司令。

當來客比較少的時候我找了個和賈浦金斯談幾句話的機會。我說：「我父親和邱吉爾志願好幾次有會談糾紛似的。」

賈浦金斯變了幾扇勝。他說：「這一次有所不同，事實上有所點不同（我們現在已能大量生產坦克和重砲，這是與上次不同的地方。今後戰爭的大部分更使用美國製造的裝備，美國的士兵。這一點也是與上次不同的。）「誰應該來主宰這一次會議呢？」他帶着思索的神情對我看了一會兒。「可是，邱吉爾知道這一次會議是在大英帝國的土壤上舉行的。這使事情又有些細微的不同了。此外這次會議所討論的事又與前幾次完全不同，這次會議的中心是遠東與中東的局勢，所討論的一切人物與問題對於美國人，甚至你的父親，都是

比較陌生的。邱吉爾與艾登從初級學校時代就開始研究中東與亞非問題了，他們對於這些問題是老門徑了！這兩大區域形成了他們帝國的核心。」

「那麼，現在究竟是誰在主宰這個會議呢？」

「你可以放心，你父親始終居於領導的地位。不過他還需要一點時間。他小心的看，仔細的聽。他正在學習。可以始終是大老闆。」

我在四點半鐘的時候去擔任一件新的任務：代表我父親出席蔣氏夫婦的雞尾酒會。他們的別墅離我們的住所約有二里路，當我進門的時候，我發現邱吉爾的女兒薩拉正和我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可是我沒有機會和她談話；蔣夫人走到我的身邊，毫不停留的把我帶到兩個並排椅子上坐下。我覺得她像一位很老練的演員。差不多有半小時之久，她主動的，有風趣的，熱心的談着，她總是設法把我們作談話的中心。這種竊維而悅人的熟練功夫是我難得遇到的。她談到她的國家，可是所談的範圍只是限於勸我在戰後移居到那裏去。她問我是否對畜牧業發生興趣。那麼中國的西北對我簡直是沒理想的地方了。她爲我描畫出一個有能力有決心的人從中國苦力的勞作中所能積聚的財富的金色畫面，她閃耀着光彩的銀眸凝視着我，同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盡極力自己說：這位夫人只是對我們的談話感到濃厚的興趣，她絕無其他動機。我絕不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人，以致使她認爲必須將我征服，爲了將來其他目的，使我很快的變成他的好友。不過我確信蔣夫人常以一種征服人的技能，使她的對方發生興趣，這成了她的第二性格。

她離去招待期的客人，我自己斟了一大杯酒，喝了個乾淨，於是我就隨便活動一下，和總辦的人們隨便談談。屋子裏充滿了高級特級：除我父親和邱吉爾以外，三國代表團的團員差不多都齊了；空氣中充滿着談話的聲浪。我得到一個機會去見蔣委員長，他不會說英語，經過譯文換了三四句客氣的寒暄。一個多鐘點

以後，我回到父親的別墅，他還在和斯坦因哈特談話，被治——亞備也在，他是國務院的近東問題專家。

「今天的鷄尾酒會怎樣？」父親問我。

「不錯。」我回答。斯坦因哈特和羅倫又坐了一會兒，和父親約定從德黑蘭到開羅以後的第二次會晤。

並且由父親親到土耳其參議院，他們討論是否應該約請土耳其的總統。他們走了以後，我向父親說：

「我猜想你的意見與他相同，認為土耳其不該在這時候參戰。」

「他點了點頭，接着又回到那個鷄尾酒會的話題上。他問我對蔣氏夫婦的印象，我報告以後，他評論說：

「我不知道是否有你那樣的想法。可是現在中國誰能代替蔣氏的地位呢？根本就沒有其他領袖。蔣氏夫婦固然也有短處，可是我們却不能不依賴他們。」

我又報告在鷄尾酒會中遇到勞遜斯將軍，催約我去吃晚飯，飯後隨便玩玩。我向父親請求許可。

「今晚沒有什麼重要事項，只有賀爾登斯、李海、華生、和邁克在道真。你去你的好了。」

晚上和勞遜斯將軍及另外幾人到一個夜總會去，在十二點鐘以後回到父親的別墅，他的客人們正起身告

別。我陪父親到臥室去。他想知道我怎樣玩的，我問他是否已經聽到關於當天參議院聯席會議的討論經過。白

天我每次經過曼納大廈的時候，都看到許多高級將領們在陽台上，他們在繼續舉行會議同時又得到些陽光。

父親說根據李海的報告。會議略有進展，可是還沒有什麼最後決定。英國的代表仍以堅決的態度指指道

部在夏天草成，在秋天修正的 OVERLORD。英國的代表則以更堅決的態度相信這是一篇好的作戰計劃，

反對在挪威或地中海的小規模戰鬥。

父親說：「三猜，馬歇爾和金氏若到這部兩次被雙方同意的計劃又重從頭討論，一定很失望。我願瞭解

他們的真正心情。」

他們的真正心情。」

顯然的，中印緬越區的英美將領的摩爾摩強了英國對西歐作戰計劃的態度。摩爾摩的主因是：英國認為中國軍隊無法組織成戰鬥機體，這正和奧迪威的努力相反；同時，英國在緬甸是「慢打小打」而我國則是「快打大打」。我對父親說：假如我們考慮到英國的帝國責任，則這門這種軍事方面的策略也有其道理。我父親憤懣的說：「當然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們的帝國觀念雖不能說是十七世紀或十八世紀的，至多也不過是十九世紀的。我們的戰爭則是二十世紀的。參照上帝的保佑，戰局有已些好轉；可是畢竟很險，差一點就會失敗的；戰爭所以如此艱難是因為他們不肯放棄「不朽的帝國」這個觀念。我告訴邱吉爾我們對菲律賓的例子，我們怎樣堅持推廣教育的計劃，我們怎樣把統治菲律賓的責任交給他們自己……」

「邱吉爾怎麼說呢？」我問。

「你猜他怎麼說？他說菲律賓人種族不同，他們劫掠富於獨立自主的自信心，並且能夠擔負重大的責任。他說我們不瞭解印度人，緬甸人，或爪哇人，甚至中國人！」

父親那天晚上不知前後幾天工作緊張，第二天也不很忙，所以他很閑散，我們散漫的隨便的談話。我們猜測德黑蘭會議的情形與可能的成果，我們猜測史塔林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父親說：「有一點我沒有把握的，關於我們從西方攻擊歐洲的主張，可以得到一個強有力的支持者。在明年春天，假如蘇聯方面的戰事還像現在這麼順利，也許根本就沒有開闢第二戰場的必要了！」那時候紅軍正越過大平原，逐漸接近波蘭的邊境，最初差一百英里，現在只剩下五十英里了。基輔已經收復。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戰爭的結束。我對父親提起他關於德國將於十二個月內擊敗的預言。在目前的情況下，這預言似乎是可能兌現的。

「不一定十二個月，最多十三個月就夠了，」接續，他趕忙說：「我說十四個月吧！我不要十三。」

「可是你說不定是十三個月呀！」

「不，不是十二個月，就是十四個月，好像是華盛頓的母親公廨，你還記得嗎？那座皮太是沒有十三個的，十二樓上面就是十四樓。」

「已經十二點了，現在是星期四了。祝慶過一個快樂的感謝節。」

「是的，今年的確有許多事。真得我們感謝。」

一點半的時候，我把一本偵探小說放在父親的床頭，回到自己的臥室。

第二天早晨，賀浦金斯和賈德幹來看我父親，他們走了以後父親並從華盛頓送來的信件。中午，邱吉爾和蔣氏夫婦來了，帶着他們海陸軍參謀部的將領；於是大家都到花園裏去攝影。午餐的時候，大家又談到給養的問題，藍得斯爵士魏納特大使和我們的道格拉斯與陸次麥克洛埃交換意見。當我們離開客廳的時候，接到勃拉恩少校到達的消息；前幾天他和邁克坐飛機到德里蘭去，看看那裏的山峯是否高得使我們必須接受麥金泰的建議。當勃拉恩少校看到我的時候，他舉起他的手，作成一個表示贊可的圓圈。「完全OK」，他報告說。「假如氣候不惡劣，我們可以很舒服的飛行，最高的高度也決不會超過七千呎太多。」

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又興奮又歡喜，因為他不願意在炎熱的天氣中坐火車旅行。

下午大家忙得籌備一個盛大的慶慶祝的宴會。蔣氏夫婦因有事，無法參加這個盛會。只是空下午來和我父親喝茶；我們四個人坐在花園的樹蔭下，大部分是蔣夫人一個人在說話；她很動聽的說預備在戰後掃除中國文字的計劃，利用一種新的「基本中文」和我們的「基本英語」所用的字數差不多，一千二百字到一千五百字之間。同時她還講到其他改革計劃，父親一向對中國的人民有崇高的敬意，並且對他們的問題和發展他們資源的可能性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在蔣夫人談話的時候，他很注意的聽着。想到昨天父親說現在中國還有其他領袖，是否正考慮蔣夫人所說的這些改革似乎應該立刻推行呢！

能夠妥協以前，蕭夫人爲他的丈夫商議，據說他與我父親已經雙方同意於增強國內團結的初步協定，特別是關於中國共產黨這一點。但是，當時他們並沒有對這話題作任何討論；顯然他們早已詳細的討論過了，將氏和我父親對這一種團結的努力似乎是完全調協的。

感恩節的晚餐是一個最歡樂的宴會，正逢一個好機會，正如我和父親昨晚所談的，蘇聯軍隊順利的前進；許多國會最近所希望的圓滿結束的階段；另一個更重要的會議就要開始了；盟國的團結，雖然有許多阻碍，似乎已經到達最緊要的地步，不久開巨頭的第四位也將與我們見面；我們的軍隊以重大犧牲越過了塔拉瓦與瑪金島，收復吉爾貝特羣島，我們的空軍在歐洲上空逐日增強威力，以壓倒的優勢襲擊柏林。我們圍攻萊茵堡下的時候，我們都懷著一種慶禮的心情。父親的火雞由國內帶來，這些火雞是當時副國務卿斯通汀羅斯和阿拉巴馬地方的喬——卡特贈送的。「假使你知道他的火雞先飛了很遠的路程才被殺了，你們應該到牠將感到如何的驚奇嗎？」父親一面切著火雞，一面問我們。他切開火雞，一份一份的分給：馬吉爾，馬氏的女兒羅拉，艾登，海軍中校湯姆生，康那爵士，李海，魏納特，哈里曼，賀浦金斯，賀氏的兒子德魯，華生，麥金泰，勃朗，史坦因哈特，別殿的主人柯克，鮑佛格和我。飯廳外面，由赫克斯大管帶（美軍在開羅附近的營地）調來的管弦樂隊演奏著音樂。

晚飯將完畢時，父親舉起一杯酒，提議乾杯，他很簡短的談到感恩節的風俗，和這風俗的由來。美劇的士兵和水手正把這美劇總統介紹給十多個國家。接著，他說：「講到這裏，當然使我想到了我自己，能夠使榮華的利大英帝國的首相同一享受這感恩節的晚餐。」馬吉爾已經站起來預備敬酒，可是父親還繼續說：「大家庭比小家庭更密切的團結著，因此，今年，有全英國的人民參加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形成了一個大家庭，比以前提議得更堅固了。我提議爲這個團結乾杯，並且希望它長久延續！」

吳吉甫站起來極多詞；他的即席演講的本領真使人驚佩之至。他這權力實預我們戰時的團結，並且保證它將漸漸的鞏固起來。

父親能與史迪威將軍單獨談話的唯 一 時間是感恩節晚餐以後。這高高的，堅韌的軍人在十點鐘前後到達，在十點半的時候。他和我父親並肩坐在大沙發上，很近的談論着。我和賀浦金斯，我的妹文鮑梯格坐在一起，離他們不到幾尺遠。我們三人偶爾談幾句，但大部分的時間是聽他們說話。

史迪威將軍很流暢的，直率的，安靜的談着，他從不提高聲浪。也很少發牢騷，雖然我們不難想像他從頭到尾都是難關，這似乎是他的命運。他敘述他與蔣氏及蔣的陸軍總長何應欽將軍間的困難。回答我父親的詢問，他很乾脆的說他肯辦法處理這些困難。他說假如他能有權來分配更多的租借物資，他的處境，以容易得多，而同時他說他也瞭解我父親無法增加其數量的理由。父親問雷多公路，他想知道關於那件巨大工程的許多問題和成功的希望。英國方面以瘴疾及氣候等等為理由，不肯接受建築這條公路。可那是時常，在曼納大廈的會議中，美國方面的意見居於支配的地位，史迪威很安靜的，有條理的和我父親說關於這條公路的問題。英國企圖增加在北非規定分配給中印緬戰區的物資數量，史迪威對這種修改表示反對。

關於中國軍隊是否可以訓練成很好的戰士，史迪威將軍無須和我父親辯論，因為他們對於這一點有相同的見解。可是我父親却很想知道史迪威訓練中國軍隊的成績；史迪威說他已經有兩師受美國訓練的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正式作戰。他們還沒有發揮他們真正的戰鬥力。史迪威香煙的說：「我真想立刻回到我的防地去，幫助他們克服最初恐慌情緒。雖然英國聽對他們第一次在敵人砲火下不很成功，而大大的宣傳，我相信這僅是一般的戰場慌。」他有極大的把握，相信最後事實可以證明中國的戰鬥力；正如一切良好的判斷一樣，我們現在很高興，知道他的見解是完全正確的。很明顯的，父親對史迪威頗有好感，替他談了一個多鐘

願去當他告辭時，父親對他在遠東所選擇的荊棘道路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記得以前隨着父親在他的臥室裏，他又談到那條遠東方面的荊棘道路。他說英國方面甚至對我們在太平洋所採取的戰術策略表示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從一個島跳到另一個島的戰略，他們也不同意我們將菲律賓作我們將來時日本作戰的基地。」他苦澀的微笑着。「或許他們認為菲律賓人不會集結在我們的旗幟下；正因為他們自己很難希望他們的殖民地人民會集結在他們的旗幟下。總而言之，他們認為我們應該立刻放棄從一個島跳到另一個島的戰略，要集中我們的力量肅清馬來半島，然後我們可以他向中國海岸，在那裏建立一個對日本作戰的基地。」

我也曾聽到我們美國的海軍軍官們談到在中歐海岸登陸的問題。

父親說：「當然，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基地移到比英國人所主張的更北的地方，這是更合理而且容易實現的。再說，我們的俯衝機與英方方面供給的完全不同。英國人說中國的海面上密佈的佈滿了日本軍隊，我們却很清楚的知道大部分中國海岸是由中國游擊隊掌管着。」

我問父親這游擊隊是不共中國的共產黨，他點了點頭。表示肯定。

據我自己從其他方面得來的情報，知道我們關於中國土地的空軍攝影偵察，空中測圖和第十四航空隊在作戰上必需的照片等等，都是絕對秘密而不能對英國公開的。我將這情形告訴父親。可是，他早已知道了。他說：「很久以前我們就和中國互相協定這一點了，中國政府要我們絕對不把我們的空中測圖給英國看到，事實上是我們先答應了他們才准許我們開始這一方面的的工作。我們不難探知他們堅持這一點的原因。他們知道英國很想看這些測圖，爲了商業上的目的，最後的目的。幾天以前，我和壽氏一同吃晚飯的時候還談起這個問題。他很想能得得到我們的支持，來反對英國人帶着他們以前所享受的那種治外法權回到香港、上海

和廣州。」我問父親是否預借在這一方面給中國支持。

「由給是不會的，在我們正式商討這個問題以前，我對中國政府的性質表示不滿。我告訴他這種政府決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我告訴他必須在戰爭繼續進行的時期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當時的情形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組織一個民主政府：只要我們能保證蘇聯尊重滿洲的邊境。關於聯蘇這一點預備在德黑蘭會議加以討論。」

「您和史塔林把這一點解決了，蔣氏就同意組織比較民主的中國政府。而在我們這一方面……」

「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將不使英國或其他國家，在香港上海和廣州享受特殊的權利。這是應該的。」

「這可以說是一件交易，可能有很好的收穫。」

父親說：「當我聽到蔣委員長願意在青島之前邀請共產黨參加組織政府，我非常高興。事實上他所關心的焦點只是希望我們能夠履行我們的諾言。」

我說：「叫邱吉爾答應這一點恐怕很難，不是件容易事。」

「關於這一點，他很艱難和我爭辯，因為打倒日本的物資與兵力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美國的，」父親很嚴厲的說：「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將採取一個新的方向，使英國，法國，荷蘭覺得我們管理菲律賓的方法是管理殖民地的唯一方法。」他向我指出許多中國人認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比英法荷的殖民地政策高明。

父親和蔣委員長所討論的不僅是關於中國的將來。他們還談到馬來聯邦，緬甸，安南，印度等問題。顯然，父親對這些殖民地問題的態度使蔣氏非常興奮。因為父親說，英國在印度應該滿足於她的特惠的經濟地位，而必須允許印度人民政治的獨立，另一方面，法國在戰後也沒有任何權利回到安南，不能以安南曾經是它的殖民地為理由，收回這塊富沃的土地。他對蔣氏說，法國政府最多只能獲得委託統治權，向聯合國負

實，在聯合國認爲這些殖民地能自己管理行政的時候，法國就應該交還它們的獨立的主權。這是差不多一年前他所發表的同樣意見，時間並沒有變更他的信仰，相反的，使他的信仰更堅強了。

第二天上午父親有許多約會，接見了藍狄斯，哈里曼，蒙巴頓（蒙巴頓關於中印緬戰區的戰爭有其獨特

的報告），蔣夫人，李海和魏納特大使，最後我找到一點時間單獨的告訴他美德勳章已經送來了。

「好極了！趕快通知艾森豪威爾，叫他在午飯以後從曼納大廈到這兒來一次。」

在兩點半前後，當艾森豪威爾和馬歇爾一同來見我父親的時候，父親叫燕生宣讀預備好的獎狀。獎章讀完畢，父親親自爲他扣在軍服上。並且說：「艾森豪威爾，你應該得到的還不僅只這個。」

艾森豪威爾閃着淚光說：「總統先生，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時刻，我對於這個勳章的感謝，超過你所給我的其他一切。」

當天下午開最後一次政治會議，蔣氏夫婦，邱吉爾、哈里曼、艾登、及夏德特在花園裏和父親討論了兩小時之久。草擬預備在德黑蘭會議結束後向全世界發表的聲明。使全世界知道滿洲台灣和澎湖列島在戰後交還中國，朝鮮將重新獲得獨立自由。

安靜的晚餐以後，父親很早就睡了，因爲第二天早五點就要起身，以便在下午到德黑蘭。氣象的報告很好，可以全程飛行。我沒有和父親同行，格萊少校已駕着我的飛機來到開羅，我預備坐我自運的飛機去德黑蘭，因爲我不知道我在伊朗停留幾天，我必須準備隨時返回我的防地。另外，我又接受了艾森豪威爾的邀請，到勒克沙安遊覽一天。

父親與他的隨員們出發了，格爾，克萊姆上士和我往訪艾森豪威爾和他的總位參謀，我們在星期六晚上到勒克沙安，由旅館找到機關房。並且在大客廳旁邊的屋子裏發現了一架鋼琴。克萊姆上士立刻跑到鋼琴前

坐下，以熟練的技巧彈起來。在戰前他是凱——嘉沙樂隊的琴師。晚飯以後，他爲我們彈了兩小時之久，我們靜坐在一旁聽着，假如閉上眼睛，好像已經回到了故鄉，好像戰爭已經結束了。

第二天，遊覽埃及帝王的墳墓，卡納克偉大的廟宇，我們安閒的消磨了一天。唯一覺得有些不安的是艾森豪威爾，他不斷的說這次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與開羅西歐第二戰場的最後商討。將決定由馬歇爾將軍擔任盟軍總攻擊的總指揮，而他自己將被調回。盛頓總部做辦公廳的工作。那天下午他接連三四次提到他對於這件事的憂慮，我不知道他如此做是否因爲大元帥的兒子在艦的身邊；無論如何，關於這一方面，我總覺得我應該幫忙，我也是無能爲力的。我當時只能安慰他：「將軍，盟國的聯合參謀總局作任何最後的決定，一定會先和你商量的。」事實上，我對這一點也毫無把握。

格萊，克萊爾上士和我打算在第二天飛往德黑蘭，可是我們的飛機發生了障礙，要費些時間修理，在二十九日，星期一傍晚，我們出發了，飛過阿刺伯沙漠，星期二清晨四點鐘在哈伯那耶降落加油。早九點半我們在德黑蘭的機場降落，發現因我們的遲到而騷擾了許多人，那裏的通訊本來就十分不便，無怪使我父親知道我們在勒克沙被阻，多耽擱了一天，以致使大家認爲我們一定在阿刺伯沙漠中被迫降落了。他們正準備派人去探尋。假如我們真的被迫降落了，那不是好玩的，因爲沙特阿刺伯的遊牧民族十分兇悍蠻橫。

到德黑蘭去的七十七個美國人先在空中看見這個使人驚訝的現代化都市，牠的建築物和車站都集在一帶小山的脚下。這些山崗與橫貫西南部的山脈連起來，形成一個廣大的盆地，中間有幾千里的沙漠。稀稀落落的一些村莊，一兩條寂靜的鐵路和德黑蘭這個都市。三巨頭在這裏會談僅爲了妥協。我相信他們三人誰也不會滿意這個場所。史塔林因爲親自指揮他的軍隊。堅決主張會談的地點不能離莫斯科超過一天的飛行。於是，他們選擇了這個地方，這是一個中立國的首都，另外，便沒有什麼值得介紹了，但是不方便的情形却很多。第一，不久以前，這裏曾是納粹間諜在中東活動的大本營。邁克和蘇聯的密探們都確信有幾千個從歐洲逃入這個都市的難民中，不管我們警戒的如何嚴密，仍然混雜着幾十個納粹間諜及納粹傾向者。第二，這裏的健康和衛生的問題恐怕是全世界最難解決的了。德黑蘭的飲水是通過無遮蓋的溝渠從山頂流來的；假如住在市區的高處，那是幸運者，因爲可以優先使用溝中的水。可是也許缺乏公德心，因爲這個溝渠是取得飲水的來源，同時又是排洩穢水的去處；因此，假如不幸住在中部或低處，那麼所得到的飲水將是住在高處者所傾倒的穢水，如果不患瘧疾或痢疾，可謂之怪事。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有廣闊平坦的街道。相當完善的醫院，一所大學，博物院，和足能應用的發電廠，甚至還有電話，爲什麼沒有最重要的供給飲水，和排除穢水的設備呢？這是我們難以理解的神密之一。

雖然德黑蘭像個現代化的都市，但是，我們可以很快的發現伊朗的經濟既非現代化的也不是繁榮的，圍繞這個首都的是廣大的游牧部落所寄生的草原，這些人只有貧窮，在北方的情形比較稍好一點，因爲那裏有較好的耕地，生活不致於太困苦，在南部有油田，當時是英國的租借地，使一小部分上等人和政府官吏得到

大的財富，可是對於其他一般的居民也沒有什麼補益。

好幾還不夠，戰爭又帶來了連續的惡性通貨膨脹。一袋麵粉的代價超過一般普通平民的一年收入，用美金五元同等的代價始能買到一包美國紙煙，一隻汽車帶美金兩千元，一隻瑞士手錶美金一千五百元。伊朗政府的首長們面對着這高漲的物價，只是舉一舉雙手，表示毫無辦法。並不採取任何有效的措施。真是愚蠢。這些情形，是我們到埃德黑蘭以後才知道的。我們到達的那個早晨，爲了設法找一輛軍用車到機場接我們，差不多費了一點鐘的時間。我們在等車的時候，參觀所在的那個機場，機場上停着幾排租借法案所交付的C-54式飛機，上面新添着鮮艷的紅星。

軍車來了以後，我們又用了一小時在德黑蘭城裏尋找我父親的住所，我去的第一个地方當然是美國大使館，可是到了那裏，他們却告訴我父親住在蘇聯大使館。我後來知道：父親不住在美國大使館而在蘇聯大使館有充分的理由。最初，父親拒絕了史塔林私人的邀請，拒絕的理由是：認爲假如不受任何人的招待，他可以比較自由一點，同時他事先已經拒絕了英國方面的邀請。可是爲了許多便利和安全的關係，最後接受了史塔林的招待。美國的大使館離蘇聯大使館及英國大使館都很遠；英蘇兩大使館却只隔一條街。這個城市裏毫無疑問的密佈着軸心國間諜，（蘇聯的密探後來宣佈他們捕獲了許多企圖刺殺邁三頁頭的人犯），因此必須考慮到住的安全。哈里曼極力向父親指明，假如英蘇的官員或將領們在往美國大使館的途中發生了什麼意外，父親也多少有點責任的。

蘇聯方面的確想盡了辦法，使父親很舒適的住在他們的大使館裏：史塔林親自退居於次要的屋子裏。而把那座主要的大廈讓給我父親；美國海軍的上等廚師和侍者也都跟了來，像在開羅一樣照料父親的飲食。住在那裏的確很方便，我父親住的房間通着大使館的會廳室，每次全體會議都在那裏舉行。

那個星期一的早晨，在十一點以後才見到父親，並且第一次知道他在爲我的遲遲不到而擔憂。

「還煩心的事還不多嗎？要見史塔林，要開會，又何必爲我的遲到而擔憂呢？」

「當英國方面告訴我許多被迫降落在阿利伯境內者的遭遇以後，我特別覺得擔心。」我問他是不是很忙，我可以暫時離開。

「只有華盛頓來的一些信要批閱，此外沒有什麼事了，坐下來談幾分鐘吧！」

我們坐在墾下他的臥室裏，房間樸素，舒適，佈置得很大方。窗外是美麗的花園。我陪他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昨晚的夜間飛行使我很疲倦，可是我又覺得興奮，急於想知道一些會議的情形。父親辛辛苦苦的費了一年多的時間所籌劃的這個會議，現在終於實現了。

「爸！他究竟是什麼樣子？您見了他沒有？」

「當然，我已經和他見了面，星期六我要請他來吃晚飯，可是他說他實在太疲倦了，不能來。當昨天我報到時候，他來看了一次。」

「這是第一次會面，只有史塔林和我。當然還有他的翻譯員，格甫洛夫。」

我問我國務院的蘇聯通，爾斯——鮑倫是否到場。

父親微笑着說：「別人要那麼做，可是我的看法不同，假如只有他的翻譯員，表示我對他絕對的信心，並且沒有絲毫的懷疑。事實上，這樣省了許多事。至少節省了時間。」這實在是復辟的想法，即使史塔林對英美毫無懷疑。我們應該把一切放在非公式的友誼和親密的基礎上。

「你們談了些什麼？是不是機密的國際大事？」

「絕對不是，我們所談的只是『魯普欵不吝款這個住所呀？』」多謝您把這所大房子讓給我住。」

戰場有什麼新消息沒有？」（東戰場消息非常好；史塔林高興的不得了；他希望紅軍能在我們回去以前越過波蘭國境。）只談些這一類的話。很有禮貌的寒暄。我不願意一見面就立刻談正經事。」

「先互相較量一下彼此的尺寸，是不是？」

他皺了皺眉頭。「我不願意這麼說。我們是開始互相認識。先看看對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確如漢鎊，說話沈肅，富於自信心，行動遲緩而穩健，處處給人以威嚴的印象。」

「您喜歡他嗎？」

他點了點頭，表示肯定。史塔林那次坐了幾分鐘就走了，接着莫洛托夫來作公式化的訪問，當天在四點鐘三點鐘舉行了他們的第一次全體會議。這一次，英國方面的代表又佔了最多數，一共是八位，由邱吉爾領導；美國代表七位：父親，賀浦金斯，李海，金氏，提恩少將（駐莫斯科的武官）勞逸爾上尉與鮑倫，蘇聯方面的代表數最少，只有史塔林，莫洛托夫，伏洛希羅夫，一位秘書，和柏甫洛夫。

父親微笑着說：「我們把 OVERBOARD 的副本交給史塔林。他看了一下，接着問：什麼時候？」

我問馬歇爾和安諾德在會議中到那裏去了。父親說他們把信就擾亂了，他們正在德黑蘭的城裏。

父親又說：「我相信我和史塔林可以合作下去，在今後的幾天中，過去的許多誤解和互相猜疑可以一掃而光，我希望能因此一勞永逸。至於史塔林和邱吉爾之間，則……」

「不很和諧，是不是？」

「我必須把我的工作分開，個別應付這兩個個人。他們太不相同了。觀念，脾氣……」

父親告訴我前天晚上他招待史塔林邱吉爾和他們的高級外交顧問們晚餐，在晚餐以後，他們一同坐到十

一點鐘，慢慢的討論政治，試探各人的意見；父親認爲語言的隔阂只是一個很小的障礙，而史塔林和邱吉爾絕對相反的見解却是最大的障礙。邱吉爾對史塔林有一個有趣的反應：在卡諾布爾卡他常穿一套藍色的服裝，在開羅則穿白色的衣服，可是這一次在德黑蘭，因爲看到史塔林的軍裝，他便也換上自己的軍裝。

我問他們討論些什麼政治問題。父親說：他們談到戰後的世界和平，足以維持和平的機構，並且同意任何和平基礎必須建築在這三個國家的密切團結上，這三個國家，任何一國的相反意見可以否決整個的議案。父親說關於這個單獨否決權還須澈底討論，不過他個人在大體上是擁護這個原則的，因爲他感到這三個國家實在有繼續密切團結的必要。他說：「我們同意在必衷的場合，可以用武力來維持和平，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在戰後的世界中，爲我們每一個國家劃定一個安全的疆域，這工作必須我們去完成，我們已經開始做了。」

父親的秘書李格頓中尉，從門口探頭，提醒我父親說蘇盛頓送來的信件必須早一點批閱，於是我就站起來預備出去。父親又把我叫住，他帶着勝利的目光看着我，「你大概還沒有聽到星期六的運動比賽吧？」

「運動比賽？」我完全摸不着頭腦的問。

「陸軍對海軍。你當然參加陸軍那一方面，是不是？你交給我十塊錢。贏了十三倍。」

「我勸您還是把心機放在國家大事上吧！」我把錢繳出來。

客廳的那一頭，我聽到說話的聲音從大使館的會議室裏傳出來，美國英國和蘇聯的參謀長官們在裏面熱烈的開會。我走出房間，想看看院子的情形。院子裏到處都是蘇聯的衛兵，他們大部分是軍官，全是又高又大的漢子，發現蘇聯大使館和英國大使館由衛兵和圍牆合成一塊很大的圍地，周圍佈滿了警戒的人員，從他們的便服，我看出大部分是蘇聯的密探。他們的衣服裏都藏着，明顯的是帶着武器；史塔林對其客人們的安全保證得十分周密，一點兒也不疏忽。

午飯後父親召見美國的參謀長們，問當天上午會議的經過。報告很簡短很零碎，在短短的十五分鐘裏，李海，馬歇爾和其餘幾位分別報告，主要的是關於OBERLOD：官的時間，它的規模，和它的指揮。

當他們六和英蘇的代表們繼續會談的時候，我回到父親的身邊，興奮的等待着史塔林和莫洛托夫在約定的時間來看我父親。蘇聯的代表準時來到，一分鐘也不差。父親介紹我和他們相識。我們把椅子擺在父親的沙發前，我自己則退到後面坐下。聽別人說過史塔林很矮，但我看到他這是不免有些驚訝，同時又覺得很高興，因為他很和藹的招待我，並且眼中閃耀着友愛，當他說話的時候，我對他有了一點新的發現：他的聲音固然很安靜，洗滌而有度量，他的身材固然短小，可是有一種強大的動力；在他的內裏似乎貯滿了強大的忍耐力和自信心。坐在他旁邊是莫洛托夫，灰色的臉沒有光彩，使我回憶起我的伯祖，梯奧特——羅斯福。

在那次四五十分鐘的談話中，大部份是父親和史塔林說話。最初，我以全部的精神注意這位訪問者，看他約紗製軍服，不久，我便開始聽他們的談話了：他們討論遠東和中國，父親和蔣委員長已經討論過的一些問題。父親向他解釋蔣氏非常關切的想法除英國在香港上海及廣州的治外法權，蔣氏對於滿洲同樣的關切，並且渴望蘇聯尊重滿洲的境界。史塔林說他的基本原則是要全世界承認蘇維埃聯邦的宗主權，另一方面，他也絕對尊重其他所有國家的宗主權。父親又告訴史塔林，他與蔣氏關於其他問題的談話，說蔣氏允許在全國普選之前容納中國共產黨參加政府，在戰爭勝利以後，蔣氏預備立刻實行全國普選。當父親的話譯成俄文的時侯，史塔林一面聽聽着，一面不斷的點頭，似乎是表示完全同意。

這談話中他們所討論的政策只這一點。其他的時間，他們只是非常隨便而非公式化的談着，一直到三點半，華生進來，報告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站起來，一同去進會議室。

他們所準備的是一個正式的贈獻典禮：邱吉爾代表英王和英國人民獻給史塔林一把大的寶劍，由保衛

史塔林格勒的英勇的蘇聯公民表示敬意，因為他們徹底攻破納粹的攻勢，納粹不可征服的謊言被揭破了。

會議室充滿了人：紅軍的軍官和英國的士兵所組成的榮譽禁衛隊，紅軍的樂隊，和對納粹作戰的三國陸海軍首長們。當父親和我進去的時候，史塔林和邱吉爾已經在坐：紅軍樂隊先奏蘇聯的國歌，再奏英國的國歌。每個人的臉色都很莊嚴。邱吉爾起立致詞：「英王喬治六世命我把榮譽的劍獻給閣下。轉贈給史塔林格勒的市民，這劍的樣式是英王親自選定的。是英國的工匠所造的。他們祖傳的造劍技術。這劍上刻着：英王喬治六世敬獻給史塔林格勒的英勇剛毅的市民，表示英國人民的敬意。」

一個英國軍官把劍交給邱吉爾，他接過來，轉遞給史塔林。紅軍的禁衛們沉靜的站着，不是完全沒有表情的。他們的胸前橫帶着盒子砲，看着他們的大元帥把劍換過來，舉到唇邊，吻一吻劍柄。他的答詞由譯員譯成英文：「我代表史塔林格勒的市民，對於英王喬治的這件禮物表示深切的感謝。史塔林格勒的市民將十分寶貴之。我請求閣下，把他們的謝意轉達給英王陛下。」

沉默了一會兒，史塔林很莊重的繞過桌子走到我父親的面前，把劍交給我父親看，父親從容的拔出這五十英寸長的鋼劍。他把劍向上舉直，劍鋒的光芒照耀眼睛。他的手和劍柄相比顯得很小。這個劍柄足有四隻手拿着。一個國王會其保守派的首相送來這件英國工匠所造的禮物，這些工匠們，以他們的技術說，也可算是對德的貴族，是專於一種貴族式的中世紀的職業。但是這件禮物却是送給一個皮鞋匠的兒子，一個共產黨員，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權的領袖。

「他們的確有鋼鐵一般的心，」父親喃喃的說。他把劍插進劍鞘。展示他們最大團結的時刻已經過去，邱吉爾和史塔林退出會議室，走到大使館的門前，在那裏和我父親一同攝影。他們坐在門口六根大柱的椅子上，在後面站着他們的部長，大使，將軍和元帥。在前面有的攝影師站着，有的蹲着，有的俯伏在活動攝影

樓三角臺上，或向前，或向後，想找一個好的角度。惠瑪的代表們又照一隊集體像，邱吉爾的女兒跟着她的女空軍隊員的制服也在場。當她被介紹和史塔林見面的時候，攝影機暫停，史塔林很禮貌的彎腰來，彎着身子吻她的手。十五分鐘，攝影工作很快的完成了。他們又走進房繼續舉行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美國代表十二人，英國代表十一人，蘇聯的代表只有五人。他們討論了三個多小時。我在父親的房裏等他回來，利用等待的時間，我換舒適的睡了一覺。在七點一刻的時候，父親回來了，把我搖醒，這時候他也覺得很疲倦了。「我必須立刻換衣服去吃晚飯，可是我真想睡一覺，休息休息。」

「那麼您爲什麼不睡覺？」

「但是我的精神卻依然很興奮。」

「喝杯酒能好一點嗎？」

「現在不喝，我想等一等喝一杯雞尾酒。現在我只想睡一會。今天晚上是史塔林作主人，我應該吃一頓俄國式的晚餐；假如國務院給我的情報沒有錯誤，那麼晚餐的時候要有很多次乾杯呢！」

他閉上了眼睛，可是沒有睡；一會兒他舉起他的手擦他的眼睛，把眼鏡推上去；接着嘆了口氣，伸手拿了一支香煙。父親遲慢的帶着思索的神情說：「他真是有能力辦事的，他永遠不放鬆他的目標。和他一同工作是快活的。他絕不走又路。他先提出要討論的题目的輪廓，然後就緊了這個題目不再放鬆。」

「是不是 OVERLORD 的作戰計劃？英國方面這表示異議，是不是？」

「現在邱吉爾提議同時從兩方面發動作戰。我猜他已經明白現在無法再反對這侵入西歐的戰略了。馬歇爾每逢邱吉爾反對這個作戰計劃的時候，總是瞪着眼睛望着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父親大聲的笑起來，想着當時的情景。「假如說有一個美國將領使邱吉爾覺得無法應付，那就是馬歇爾。當然，馬歇

「那是對的。我希望有一天美國人都能覺悟到應該謝謝馬歇爾。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沒有一個人！」

「邱吉爾所說的兩方面作戰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一方面從西歐攻擊，另一方面你猜是那兒！」

「巴爾幹？」

「對了。」他笑了，他又想着當天下午的會議。「你知道從某一個觀點看來，這些全體會議真是奧妙得很。當邱吉爾爲他的巴爾幹侵入戰辯論的時候，每個人都明白他的用意何在。都知道他很想侵入中歐，使紅軍無法進到奧地利和羅馬尼亞，史塔林知道這一點，我都知道這一點，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

「他自己決不講出來？」

「當然不會的。當史塔林辯說從西方侵入歐洲的許多不利的情形，以及把我們的部隊分散在兩方面的許多不利的時候，我相信他也一定想到許多政治上的意義。當然，他決不會說出來的。我們的參謀長們只有一個信念，相信以最小的犧牲滅敵人的唯一辦法是發動一個大規模的侵入戰，然後以全部的力氣撲過去。我覺得這個辦法很有道理。自從我們的作戰企劃開始研究我們作戰計劃的時候，這意見便存在了。紅軍的將領們也認爲這是個好辦法。這是結束戰爭，獲得勝利最敏捷的辦法。」

「問題是邱吉爾太關心戰後的世界和英國的地位了。他怕蘇聯變得太大。」

「蘇聯可能在歐洲變得很強大。不過這究竟有什麼壞處，必須以其他許多因素來決定。」

「我所相信的只有一點：假如減少美國士兵的犧牲和迅速獲得勝利的唯一辦法是從西歐，單獨從西歐發動攻勢，無須在巴爾幹的山地消耗人力物資，假如我們的參謀長們也認爲這是唯一的辦法，那麼我表示完全贊同！」他微笑了一下，但帶着些嚴峻的神情。「我覺得沒有理由多犧牲些美國兵的生命而保護英國在歐洲

的利益。我們是在戰爭中，我們唯一的工作是最後的永久的勝利。」他又閉上他的眼睛，周圍是一片寂靜，只有滴落的鐘聲使我想到時間已經不單了。

「爸，去洗個澡吧！」

「是不是時間到了！哦，你叫亞瑟來。並且爲我調一杯鷄尾酒……」

「照老方法做！」

「要淡一點，別忘了晚飯時，我還要對付那許多次乾杯呀！」

那天的晚餐在和會議室相通的餐廳裏舉行，史塔林除邀請我父親和邱吉爾外，還有艾登，莫洛托夫，哈里曼，賀浦金斯，卡爾，鮑倫，貝萊茲濱浦，和勃斯少校。我並沒有被邀請，可是在上第一道菜的時候，站在史塔林背後的一位密探看見我從一個側門旁邊走過，在史塔林的耳旁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我看到史塔林抬起頭來，朝我的方向看，我迅速的有些狼狽的往後退，可是他立站起來，親自跑到我的身邊。用種種的手勢，表示他希望我也參加這個宴會；一位翻譯用英語說明他的誠意邀請，向我解釋史塔林並不知道他的秘書忘了請我。他很堅決的抓住我的手臂，把我帶進餐廳，在艾登和哈里曼之間爲我安排了一個坐位，我不得不坐下來。我第一次參加俄國風味的盛宴喝的是伏特加酒，幸而還有一種自澄的葡萄酒，淡而乾澀，另一種俄國香檳酒我覺得味道還不壞。在晚餐的時候說一句話就要喝一杯酒；我們唯一談話的方法是通過乾杯的形式。這種談話方式很麻煩，但是假如你的酒量很大，那就很有趣很好玩了。假如你想談關於天氣的題目，你必須說：「我提議爲這美麗的晴朗的天氣而乾杯！」於是你站起來舉起酒杯，別人也同樣站起來，大家把杯中的酒一次喝完。這成了一種公式。並且也可以適用於政治方面：「俾你們將來租借物資在將來也一定會如期交付，絕不遲到，正如過去一樣！」大家舉杯起來，揭乾杯中的酒，又坐下來。在這種情形下，伏特加可能變

成你最壞的朋友；可是我注意到史塔林在晚餐時始終渴着伏特加，他每次從他自己獨用的瓶子裏把酒滿滿的斟在他的杯子裏。瓶子裏絕不是水；因為有一次他拿着那瓶子走到我的面前，爲我斟酒。任何酒都可以，只要它的酒精含量不超過一百標準度，可是這種伏特加我實在不敢領教。那天晚上，我只渴着檳酒。

菜一道接一道的上來，俄國晚餐的茶太繁多了，根本沒有時間吃菜；差不多每分鐘都要站起來乾杯。與飯吃到一半的時候，賀浦金斯站起來向主人道歉，先退了席，他在晚餐開始的時候就有些不舒服，屢次乾杯以後，更支持不住了。這是美國方面的第一次退却。

在晚餐將完畢的時候，史塔林站起來提議不知第若干次的乾杯，乾杯的目的是納粹的戰犯。大體的意思是：「我提議大家乾杯，爲了我們將來對付納粹戰犯最迅速的裁判，在檢決以前的裁判，我希望我們以一致的行動把我們俘虜來的戰犯儘快的集中起來，然後把他們一同槍決，他們的數目最少須湊足五萬人。」

邱吉爾閃電一樣的站起來。（邱吉爾那天晚上始終喝他喜愛的白蘭地酒；他每晚不斷的喝白蘭地酒似補品的習慣，應該使他很適合這種俄國式的談話；但是那天晚上即使像他那樣驚人的酒量，說話時也不免舌頭有些大了。）他的臉和脖子都紅了。他喊着說：「這是完全違反我們英國人的裁判觀念的！英國人永遠不會贊成這種大規模的屠殺，我借這個機會聲明我堅決主張任何人，不論是否納粹，絕不能用對付全體的方法，即使有許多確實的證據，我們也必須經過合法的公審而後裁判！」

我向史塔林看了一眼：他似乎有些忍不住要笑出來，可是臉色仍保持肅莊嚴；只是眼睛裏閃爍着靈活的光彩，他接受邱吉爾的挑戰，邱吉爾已經完全冒了，他好像絲毫不在乎。回過頭來問我父親的意見。這時雙方惡感的成分已開始增加起來，父親用諷刺和幽默來緩和這緊張的空氣。「像過去一樣，這次爭辯又要我來仲裁。很明顯的，在你，史塔林先生，與我的好友邱吉爾先生之間必須找出一個妥協的辦法。我們可以這

概說，與其總括槍決五萬個納粹戰犯，我們不如把總數減少一點，總數萬九千五百個好不好？」

美國人和俄國人都笑人。英國人編做著他們狂怒的首相，却一言不發的板著面孔。史塔林佔了上風，以我父親提出的數目爲主題，詢問其他每個人的意思和他們贊同的數目。英國人都很小心，他們說，這個數目應該而且值得好好的研究。另一方面，美國人則採取比較謙謙輕輕的態度，管他呢，我們難征服德國和納粹還很遠，很久呢！我希望史塔林能滿足這些答覆，在輪到我以前改變他的話頭，然而他是一個固執的有始有終的人。他終於問我了。我多少有些勉強，不安的站起來。「這個，」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想迅速的運用我思想。「這個問題有些太像學院中的論調了，當我們的軍隊開始從西方推進，你們的軍隊從東方壓過來，在夾攻之下，這些問題不就自然解決了嗎？蘇聯，美國和英國的士兵將在戰場上把這五萬人的問題解決得很乾淨，我希望不僅是五萬個戰犯，其成千成萬的納粹們人將連帶同樣的命案。」我正預備坐下。史塔林滿面笑容，走了過來，拉住我的肩膀。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問答！應該歡呼！祝我健康！我心中充滿了歡喜，預備喝乾我杯中的酒，忽發我看見有人伸出他憤怒的手，在我面前揮動著。

「你是否想破壞盟國間的關係？你知道你自己說些什麼？你怎敢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了！」那是馬吉爾，他滿臉都是怒氣。他如史塔林就在我身旁開始吵起來，我不免感到恐慌，覺得自己像是在一個監獄會中。特和三月免所包圍的奇鄉浪遊記裏的艾羅瑪斯；我坐下來，一語不發，僅僅的帶著不安和擔憂的心情。

幸而這個晚餐不多時就散了，我隨著父親回到他的臥室，向他請罪。父親大聲的笑起來，他堅持著說：「不准再想這個問題了，你一點也沒有說錯話，並且說得很好。因爲每個人都不願意認真討論這個問題，所以邱吉爾發脾氣了。史塔林只是氣他，因爲無論說什麼話都會使他不快，尤其你說的總會使史塔林喜歡。但是，用不著擔心。」

「您知道……我絕不願意……」

「不要再想這個問題了，」父親又大聲的笑起來，「邱吉爾明天早晨醒來時就會忘掉這一切了。」

可是我並不覺得他忘記了這件事，當我以後住在英國的許多時候，他不會再請我到他的別墅中住一夜。顯然，邱吉爾是永遠不肯忘記的。

在那個事件以後，我更佩服父親的能力了，他居然能設法使史塔林和邱吉爾的思想湊合在一個大致相同的方向。這是我永遠不敢希冀的。

第二天是邱吉爾六十九歲的誕辰，英國大使備爲他舉行了一個慶會。因此，父親早就預備挑選二兩件適當的禮物。我們的波斯灣總司令孔諾萊少將弄了許多土產品，在刀劍地氈堆裏檢出一個古碗。恰巧，青年的伊國王穆罕默德——萊扎波萊維來了，這是公式化的訪問。隨他一同來的有他的總理大臣、外務大臣、和樞密大臣。我聽說這位國王是個喜愛遊戲的青年。可是這一次却很嚴肅而又熱誠，他送給我母親的禮物是一塊非常漂亮的地氈，由父親代表收下。一會兒，他們就拋開這些外交上的禮節，很隨便的談起來。

每逢這種場合，父親總是很有興趣的多想知道一些關於當地的情形。詢問一些解決有關的各項問題的見解。他與這些伊國大臣討論境內廣大的沙漠。他們說，若干世紀以前，他們的國土密佈着樹木，後來變成了——一片沙漠。父親帶着熱烈的感情談到一個大的造林計劃。接着又把話題移到當地大多數人民的窮苦上。他又把這兩個話題合在一起。最後談到英國在伊朗油田和礦藏方面所掌握的經濟權。父親同意必須採取新的步驟以保護伊朗的天然富源。當客人們告辭以後父親說：「伊利奧，去找赫爾利，告訴他草擬一個備忘錄，保障伊是的獨立及其經濟權益的自決權。我還不能確定什麼時候能接見他，你看我閒的時候，把他帶來見我。」

午飯後我把赫爾利請到我父親的房間，父親告訴他需要的是什麼，當赫爾利走了以後，父親批評說：「

我們復還要像他這樣的人。我希望你能幫助他草擬一個協定，保障伊朗的宗主權和政治獨立。我希望能有幾位像赫爾利這樣的人，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給他辦。而國務院的那些人，那些「職業外交家」我懷疑他們究竟是否可靠。」

美國英國和蘇聯的參謀長們最後一次會議在當天下午舉行。三巨頭也出席。在討論的時候，我對外面陽台上站了一會兒，從那裏可以看到會議室。周圍有蘇聯的禁衛軍巡邏着。

散會以後，我又圍到父親的身邊。他預備先稍休息，再去參加邱吉爾的誕辰宴會。他說：「總算有了最後的決定，現在，攻入西歐的計劃確定了。日期也定了。五月一日，這對於蘇聯是個好日子。」父親完全放心了。只是總指揮人選問題還沒有解決。父親和葛魯爾答應史塔林，這一項細目在兩星期以內確定。父親又說：「同時，我們也贊成從地中海方面發動一個攻勢。」

我詫異的問：「還是要通過巴爾幹嗎？」

「通過法國的南部，各方面的攻擊要同時開始。我認為在二九四四年年底，歐洲戰事可以結束。最多九個月納粹非潰敗不可。」

八點稍過，父親穿着禮服，拿着那個預備送給邱吉爾的波斯古碗。從蘇聯大使館到英國大使館去，還是我們在德黑蘭最盛大的一次宴會，一大羣顯赫的人物，雷道爾夫——邱吉爾也在他父親的侍從中。我們向邱吉爾為他的誕辰致賀。他滿臉興高彩烈，閃耀着快樂的光輝，不斷的微笑，吸着雪茄。父親贈給他那個古碗，並且說：「願我們長永在一起。」不久，史塔林也到了。和他同來的是莫洛托夫、伏洛希羅夫及翻譯員、萊茲柯夫。他喝了兩杯鷄尾酒。我們全體走進餐廳，在三巨頭之後，是三十位元帥、將軍、海軍提督、部長、大使和次要的官員、另外，有唯一的貴婦麗拉——奧利夫。

後來，父親會以玩笑的口吻說那個晚餐的乾杯有三百六十五次。相當一年中每天乾杯一次。當時，採用蘇聯的習慣，每人爲別人乾杯，晚餐的大半時間是站著的。我記得幾乾杯的祝詞。

史塔林說：「爲我的戰友邱吉爾！」「爲我的戰友羅斯福！」邱吉爾說：「偉大的史塔林！」羅斯福大總統！我的好友！」父親說：「爲我們的團結——戰爭與和平！」

每次乾杯我們都要站起來。有幾次竟連着許多乾杯。當快樂之神向我們招手的時候，勃魯克將軍突然站起來，叙述英國人如何在戰爭中比他國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難。更重的犧牲，他們對戰爭和勝利也有更多的貢獻。似乎就在這個時候史塔林被激怒了。勃魯克講完之後，他跟着就站起來說：「我告訴你們，美國及其大總統對戰爭和勝利貢獻最大。美國每月生產飛機八千架到一萬架，英國只三千架。因此，美國是一個發達的國家。假如沒有租借法案使我能運用這些機器，我們會失敗的。」

父親站起來，表示對紅軍的敬意。說他們運用了這些機器，逐漸把納粹趕回去。

第二天我決定飛回突尼斯。在離開以前，我和父親及赫爾利一同被問草擬的那份關於伊朗的三國協定。假如英蘇遭受其中條款，則當天下午可等簽字。父親完全贊成。他望着赫爾利說：「你還有一點什麼呢？」

赫爾利驚訝的問：「總說先生，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已經升級。國會已經通過，還沒有通知你嗎？你現在是少將了。」

父親原想在德黑蘭住到星期五，但氣氛像報告，屆時正有一個懸殊經過埃及，因此，父親要求改變會議日程。當天晚上就走。他希望在歸途中訪問剛在伊朗的美軍營地。他說當天下午要與邱吉爾史塔林作十小時的政治討論。那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在二十一天的旅行及會議之後，他已露出疲勞的樣子。

「爸，什麼時候可以在開羅再見到您？也許雖然我想看您，而事實上辦不到。」

「想辦法到開羅去一次，即使是一兩天也好。」

「假使我不能去，在回國的途中在奧尼斯可以見到您。那麼這只是暫時的分別。」

格萊和克萊姆上士在機場等着我。我們當天晚上到達開羅第二天晚上到達奧尼斯。

父親在十小時的政治討論之後，於晚十時半離開開羅就巴特的美軍營地過夜，第二天對當地軍醫院裏的傷兵和營地工作人員講話：「過去的四天，德和史塔林元帥邱吉爾首相舉行多次會議，非常成功，我們獲得了三國軍事合作計劃。希望迅速的獲得最後勝利。我相信我們已有很大的進展。會議的另一個目的是討論戰後的世界局勢，爲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計劃一個新的世界，僅戰爭不再是必要的。在這一方面我們也有了很大的進展。我確信是在回國的途中，我希望我把你們全都帶回去。……！」

下午三時後，他們回到開羅的柯克大使的別墅。第一次開羅會議的公報將於早晨正式發表了。

我由俄國回國與詹姆斯是爲了把拉瑪羅的後方司令部向北遷移到意大利。我的部隊的最後一批在過境時，因此我可以分身再飛往開羅作一次簡短的訪問。我知道在我父親從伊朗返抵埃及即召開聯合參謀委員會。父親和邱吉爾打算請土耳其的總統到開羅來晤談。

在奧尼斯，我得到一個機會與艾森豪威爾小談。他還是想遷被調回潘太爾担任辦公廳的工作。關於OVERLORD總指揮人選的最後決定，他和別人同樣一無所知。OVERLORD已確實的決定了，蘇聯已與我們採取同一步驟，反對在地中海區發動新的戰役。而且反對把土耳其牽入戰爭。這是我可以告訴他的。

十二月五日早晨，乘飛機開羅，格謙和我同行，傍晚我們降落在開羅空軍總部的機場上，我知道我父親一定還住在舊地方，一進門，便遇到鮑梯格，他告訴我邱吉爾與父親有一度很有趣的外交競爭，他們二人都派了飛機往土耳其去接伊諾努總統到開羅來。鮑梯格是我父親的專使，他勝利了。土耳其總統不坐英國飛機，而坐美國軍用機到開羅來，這究竟有什麼重要性很難說，但鮑梯格却因此感到十分得意。

我見到父親的時候，他正躺在床上看偵探小說，他已經忙了一天，先參加聯合參謀長會議。又和伊諾努、邱吉爾及其顧問們作兩小時的談話。最後再出席英國的參謀長會議。前一晚他爲伊諾努舉行了一個宴會。我到的那天晚上，邱吉爾也預備一個晚宴，父親也須參加。他正在休息，他看到我，把書放下，和我閒談。他告訴我原擬在星期日夜裏啓程回國，還有許多未了公事，遂改在下星期二。「我真想回家了，」他說著不覺的笑起來。「離開家還不到一個月，我應該爲那些自珍珠港事變就不會回家的士兵想一想。」

「可是看來真不像只一個月。」

「是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最後一個星期。」

我詢問他在德黑蘭最後一天的事情。

「你看我們三方面同意的那份公報嗎？」我搖頭表示沒有看到。他向桌上的一堆紙推了推，最上面的幾張是那份公報的副本。我拿起來很快的看了一遍。父親陸續發表他的意見。他說其中主要的是他所說的話，故意不用那些普通的拘謹的外交詞句。「……：驅逐戰爭，使我們許多代不再受它的威脅，」我指着這些字，大聲的讀出來。我問：「許多代，為什麼不用永久這兩個字呢？」

「我們這時代已有兩次戰爭，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曾聽到許多次永久和平的諾言。這次在德黑蘭同意我們這三個最強的國家，以更聰明的方法解決我們的不和。我們也可以因此統一外交政策，保障許多代不再有戰爭。那就是我們討論的主題，從中午直到晚上十點鐘，如何統一我們三國的政策，如何為全世界的安全而聯絡起來我們單獨的國家利益。在會議的休息時間，我曾和史塔林單獨談了一會兒。」父親伸着懶腰，嘆了口氣，他似乎不準備說了。但是我仍渴望他繼續談下去。他從我臉上看到我的這種表情，於是他又說了：「還有許多關於遠東局勢的其他問題，我想再和他談一談。當我們開始談遠東問題的時候，你也那兒吧？還有許多事情必須同意。一旦做答應參加對日戰爭，……：那個時候你還在德黑蘭吧？」

「可是，信區重要的消息。你怎麼不告訴我呢？」

他笑着說：「你紋身的女子在新婚之夜所說的，你沒有問我呀！」

「你為什麼時候參加？」

「噢！還有幾個月呢！我想他表示願意對日作戰，無非是預使我們決定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從軍事觀點看，我們覺得蘇聯應以全力對付希特勒。先打敗希特勒，打日本的時間還很充裕呢！因此，他同意只要把

給養和部隊調到西伯利亞，就立刻對日宣戰。他也提到時間問題，在希特勒敗後六個月。由於這些關係，我有許多問題必須和他親自談談。關於戰後的中國，中國的共產黨等等。我不能當着邱吉爾談這些問題，因為很多問題關聯到英國在香港上海廣州等地的治外法權，我告訴他蔣氏已答應組織一個真正民主政府，假如我們支持他反對英國的這些特權。我告訴他蔣氏很擔心蘇聯將來在滿洲的行動。史塔林同意滿洲應該屬於中國，並願協助反對英國的特權。……現在赫爾利已到莫斯科繼續這一方面的談判。」

這使我想那關於伊朗的三國協定的草案。我問那個協定是否簽了字。

「喔！已經簽了字，交給伊朗政府。還有你的幫助。你知道，赫爾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假如說有一個人能清理中國的政治糾紛，那就是他。赫爾利這樣的人物非常可貴，因為總是忠心耿耿的，我可以交給赫爾利辦許多我不敢交給國務院辦的事。許多次國務院的人們設法把我的電報信件藏起來，故意耽誤或是擱起來，因為他們認爲我的想法與職位職業外交家不同。他們認爲美國實施外交政策的方法是先探明英國正做什麼，然後模仿。這與他們的政見沒有關係，絕不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問題，據我所知，赫爾利和其他爲我工作的六七位都是共和黨員，可是，他們知道國家正在戰爭中，他們都迫切的想爲國家做些事。」亞瑟走進來，爲我父親穿衣服，父親接着說：「六年前，有人叫我肅清國務院，我們的國務院相當。國的外交部。外交部有一個當務次長，無論其政府屬保守黨，工黨，或自由黨。他永遠是當務次長，政府的變換與他的職位毫無關係。我們的國務院就是如此。」停住了，聽到自己激昂的聲音而笑了，又說：「我是預備休息的，完全是你引我到國務院那些穿細條褲子的人們。」

父親問我爲什麼不換衣服一同去赴宴，我說並沒有被請，即使被請，我也不預備去。「爸！我實在太累了，這幾天我也工作得很辛苦，昨夜整宵沒睡。我想隨便吃點東西就睡了。」

他很羨慕的望着我說：「那麼，你明天還在這裏？」

「是，就是走也要在四五點鐘。」

第二天早晨，父親說關於土耳其參戰的問題已有最後的決定。不要土耳其參戰。「從某一點意義看來，這是拜占庭最後一次的努力，想使盟國在南歐從地中海發動一個攻勢。蘇聯與我們完全同意，絕不把租借物資給土耳其。今天下午我預備和邱吉爾草擬一個聲明來挽回土耳其的面子。報紙上爲她準備加入盟國對德宣戰已開了將一個月了。」

我想到史塔林，我父親的圓滿合作，想到彼此間明顯的共同利益。我說出我的思想。父親批評說：「最重要的是向史塔林說明英美聯盟並不是一個對付蘇聯的集團。我想這個觀念已經消除了。戰後唯一可以使我們功敗垂成的是：假如這個世界又分裂了；蘇聯英美又對立起來。這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工作。也是我們今後最大的工作。把握住我們自己，繼續做英蘇的調解者和仲裁者。」

我們走這條路線，顯然的成了世界的領導者。我們的外交政策不再跟着英國了。父親很成功的在會議上表示我們絕不受同語文國家的牽制。我們在將來的聯合國組織中調諧帝國思想的英國與共產思想的蘇聯。在實踐上，這是否有好的效果尚待證明。但是，當我父親從德黑蘭返抵開羅時，他充分相信這樣做一定能有圓滿的效果。不僅能使這三個大國滿意，並且也能使世界上所有國家感到滿意。

父親批閱從華盛頓送來的公文信件，這工作佔去了整個上午的時間。中午，史迪威來看我父親，他們談了二十多分鐘，史迪威對蔣委員長的政策表示不滿，認爲蔣氏養精蓄銳，預備在戰後對付中國共產黨。因爲父親在想他與蔣氏的協定，與史塔林的協定，很少說話。只勸史迪威盡力把事情對付好。

邱吉爾和賀浦金斯是這一天午飯僅有的客人。他們談話的範圍是關於土耳其總統訪問的公報。公報的措

詞要很細心，他們願慮到土耳其和蘇聯的敵對情形。尤其是邱吉爾曾希望土耳其在戰爭中加入盟國。飯後，土耳其總統伊諾努來了。不多時，蘇聯駐土大使維諾格拉特夫代表史塔林來參加會談。雖然土耳其並不參戰，但是公報必須闡明土耳其的意見與美英蘇完全一致。公報寫成以後，大家握手告辭。父親在別墅後門的階上向一隊保護代表們開會的憲兵談話。「……這次，當我們肅清敵人的時候，我們決心把他們徹底肅清，使他們無力再發動戰爭。……即使我們必須暫時用武力維持和平，我們也準備這樣做。……」他的聲音帶着快樂，顯然他是樂觀的。

我又要和父親暫時分別了。我想在天黑以前趕回突尼斯。我和他單獨在一起的那幾分鐘，我知道他和邱吉爾的意見又分歧了。爲了一個新問題。他談到這一點是因爲我無意中提到我在突尼斯，見到艾森豪威爾。也許在第二天上午又可以見到他。父親說：「代我問候他，他不久就要擔任一件更艱巨的任務。可憐的人，我並不羨慕。」

「爸！這是不是公事？我見到他或勃其的時候，可否告訴他？」

「這事還沒有絕對決定。可是邱吉爾絕不贊成由馬歇爾擔任。這對於馬歇爾是一個大的失望。」

「您的意思是艾森豪威爾不回潘太剛了嗎？」

「就現的情形看，有一件從來沒有的最重大的野戰任務要他擔任。」

在我往空軍總部的機場，準備回突尼斯的途中，我想到任命艾森豪威爾指揮 OVERLORD，這個任命就要發表了。當然，這對於艾森豪威爾是個興奮的消息。我又想到馬歇爾。從阿爾金蒂亞到這次會議，我所聽到的，在全面戰爭的指導中馬歇爾的能力是很特殊的。他是一個最好的統帥，無論在參謀本部或戰場上，他統率士兵，指揮戰爭，領導會議都有超越的優秀的才能和修養。他似乎有一種素質使他成爲邱吉爾之敵。

父親在德黑蘭告訴我，馬歇爾能執拗着和邱吉爾爭辯，而且能始終不屈不撓的和邱吉爾一同工作。這是可貴的。艾森豪威爾也會歷次表顯着這個素質。任何以英國爲基地的侵入戰都非常需要這個素質。

第二天下午，當父親的飛機在突尼斯降落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史巴茲、勃共和我都在機場迎接，從機場到迦太基的「白宮」的途中，父親向艾森豪威爾和我高興的談他當天的飛行。沿着海岸飛行，飛過納粹退却的路線，清晰的看到一連串的戰場，看到散棄在一千多英里沙漠中的納粹飛機坦克和卡車。父親興奮極了。好像他會親自指揮似的。

父親到達迦太基幾小時以前，我忙着準備晚飯。可是飯菜全是士兵式的，不過多了兩個侍者而已。這兩個侍者是意大利俘虜。晚飯時慶祝我部隊中的勃魯克斯晉升少校。我不知其他青年軍官是否有這樣的貴賓慶祝他的晉級；除海陸空軍大元帥以外，還有五位將軍。父親的密探們對在場的意大利侍者似乎有些不放心。他們不停的看着這兩個不幸者。可是，這兩個人却沒有想以毒藥害死任何人。只因他們被允許與一個國家的元首同在一起而感到驚訝。晚餐以後，他們顫抖着與父親握手。後來，他們說這樣的接近意大利元首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戰前也會把他們認爲最危險的人。

晚餐以後，我從父親那裏知道英美已作最後決定，任命艾森豪威爾爲盟軍侵入法國的總指揮。父親說正式通知將由馬歇爾發出，在正式通知尚未到達以前，絕不可透露給艾森豪威爾或其他人。父親那晚太疲倦了，差不多到了他精力的限度。第二天他還要作一次視察旅行。他還想旅行的範圍從計劃中的「馬爾他」——「西西里」擴展到意大利。艾森豪威爾又像上次一樣堅決的阻止了。父親固然很疲乏了，可是他的神情還流露着恬靜的愉快。他知道自己在有限的使命下完成了許多事項。

第二天早晨，我還沒有醒，父親就起身了，坐着 C-119 式飛機飛往「馬爾他」，然後再到「西西里」。

• 四時半，又回到突尼斯。

我想打聽一個與我有切身關係的消息。我想知道史巴茲是否將與艾森豪威爾一同調往英國。因藉此可以知道我的部隊是否參加那次侵入戰。但是，史巴茲的工作並不在父親的那個情報範圍內。並且父親願意談論的只是他離國一個月內所完成的工作基礎。他以極盡的滿足對我說：「聯合國……國內的人們，國會的議員們，報館的主筆們，都認為聯合國只是爲了戰爭。說我們被戰爭所迫，不得不團結。然而戰爭並不是使我們團結真正力量，真正力量是和平。在戰後，始能確定聯合國是真實的聯合國。」

第三天早六點到機場。父親先生飛機到塔略爾，在那裏改乘軍艦伊奧瓦號返國。

我與後方司令部的最後一批官兵飛往意大利的聖塞凡羅。我們將在那裏過一個寒冷而且泥濘的聖誕節。我們不知道是留在意大利，還是被派去參加定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對納粹發動的總攻。

開羅會議以後，我在意大利的那幾個星期，並沒有什麼大事發生，我小心謹慎的向各方面探聽消息，想知道我的部隊是否會調到英國，參加計劃中的大戰，正當希望很渺茫的時候，我們聽到一種新的使人騷亂的傳言，說我們將對鄰近羅馬西海岸上的納粹舉行總攻。這就是後來的安齊奧桶頭陣地。我知道在埃及和伊朗舉行的聯合參謀長會，所決定的各項戰略。我不相信這個新的冒險會認真的執行。

我正想爲這個新的冒險作最後準備的時候，我突然接到命令，叫我立刻向史巴茲將軍在英國的總部報到。到達以後，知道我擔任了新的任務。改組和整頓第八（轟炸，戰術）第九（輕轟炸，戰略）航空隊的美國空中偵察隊，並且督導他們獲得西歐攻入戰必需的情報。不久，聽到安齊奧登陸戰。幾個星期以後，我見到艾森豪威爾將軍。從他那裏知道邱吉爾會堅持這個計劃，會給它取了一個暗號叫SEIZING IT，這個計劃顯然是他最後一次努力。完全是個人的高壓的手段，想強迫我們不從西方而從南方攻入歐洲。

我們的部隊在一月十九日併入數目逐漸擴大的駐英美軍。我們立刻與英國皇家空軍中担任同樣工作者取得聯絡，充分合作，直到納粹投降的過程中。與我合作的英國皇家空軍的軍官們才識俱備，他們熟悉他們的工作，非常勤勞，更迫切的想儘早獲得戰爭的勝利。他們不僅爲他們的國家增加了好的信譽，那次攻入戰中我們所受的犧牲很小，應該多半歸功於他們，他們對於歐洲軍事的成功有很大的功績。

在四月裏，我們看到德黑蘭會議所決定一部分計畫要實行了，由英國到蘇聯，由意大利到蘇聯對德國作穿梭式的轟炸。一位蘇聯的將官來訪問盟軍總部，作初步的商談。五月，命令我陪着安德生將軍，柯狄斯將軍和第八航空隊的幾位參謀到蘇聯去，察看預備給我們使用的幾個機場，並且解決穿梭式炸轟開始的許多事

項。蘇聯贊同這個計劃，他們準備以戰鬥機保護我們的轟炸機，並且允許我們作空中偵察攝影，我參加這次旅行是爲了後一項工作。

那次飛行經過許多熱地方：卡薩布蘭卡，突尼斯，開羅，德黑蘭，然後直達莫斯科。這是我第一次到蘇聯，我們住了一個多星期。給我的印象當然是簡陋的零碎的，可是却非常清新生動，我記得莫斯科廣闊的樹蔭大道。我記得克里姆林宮，我們到那裏去拜訪莫洛托夫。克里姆林宮很大，我們的潘太爾大廈與之相比顯得渺小了。它與所見到的許多政府大廈完全不同，過廳道上鋪着紅色的厚地毯，屋裏陳設着舒適的傢具。我記得那壯麗的歌劇場。我們在那裏看李姆斯基—高爾斯基的「白雪女郎」，與我從前在紐約所看的比較，更爲美滿。舞台也更輝煌。百分之九十的觀眾是穿制服的，偶而也有些穿長衣的貴婦。我曾在莫斯科大飯店和七位美國記者吃晚飯，利用那短短的時間聽取他們所在區域的情形。我們所吃的那頓晚飯要化費美金七十元，而一般蘇聯人民的貧糧配給每月只合美金五元。政府想因此阻止一般人到飯店去吃飯。高級的軍官，有名的歌星明星，作家和科學家可以五折或二·五折購買必需品。在蘇聯全面戰爭是真正的全面戰爭。

我們坐着飛機觀察分配給我們的機場。那波羅達伐的機場在戰前與美國合克萊斯的雷道爾夫機場規模相同。但當我們看到它的時候，已是一片瓦礫，保持着納粹離開時的面目。在這個機場上我第一次看到紅軍的工作人員。對他們克服困難的活力予以極大的崇敬。建築一個機場，動員幾千個從戰鬥中退出來的人員，受傷的士兵做着繁重的工作。這些工作在美只要十個壓浪機，十二個排土機和二十幾個工作者就可以了；但是他們把艱巨的工作完成了。速度和成績使人驚異。蘇聯的婦女們也做着同樣的工作，身體高大的婦人，搬動五十加倫的汽油桶像玩具似的。

從空中看紅軍解決給養和運輸問題的道路。因爲缺乏硬面的道路，他們的大卡車通過曠野，有時候道路

實在太泥濘了。他們便走原來道路的兩旁。擴展到四五百碼。通蘇聯南戰場的只有一條單軌鐵路。當穿梭式轟炸開始的時候，由波斯灣登陸的一百度航空汽油和炸彈也要通過這條鐵路。

蘇聯的人民像孩子似的盼望著與我們合作，固然也有個紅軍空官佐說他實在太忙，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才接見我們，使我們必須等著，寒冷凍僵了我們的腳跟骨，但同時至少有十幾個紅軍官佐表示他們對美國人美國機器和美國生產效率的崇敬。

從莫斯科經蘇聯南部戰場回到倫敦。我得一個機會可以暫時擺脫即將發動的侵入戰所給我的工作。在晚上與艾森豪威爾等玩橋牌。他們一再問我們的蘇聯旅行。蘇聯是個什麼樣子？軍隊如何？他們對於蘇聯的作戰軍官和一般士兵似乎特別有興趣，而對於在德黑蘭和倫敦的蘇聯官員則並不重視。

從「星條」報上看到教巴教橡樹會。三巨頭關於戰後和平有了進一步的團結。接到父親的信，知道那九年九月他在魁北克與邱吉爾的會議，討論的主題是關於對日作戰的事項。一九四四年的夏秋，我整天的工作是在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的上空偵察攝影。這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需要我全部的精神。因此，當命令我帶着技術的使命回國的時候，我的心情突然輕鬆了。這新的工作使我曾在潘太剛工作，使我與我的家族會晤。

安娜是我在白宮見到的第一個家屬。她告訴我父親最近的變化。雖然我會聽到很多人說在最近完成的競選運動中，他的健康如何不佳，但是我仍免不了一驚。

父親似乎很疲倦，比過去消瘦了，顯得老了，憔悴了。他說他希望離開白宮，到溫泉去住一兩個星期，但大部時間要到海德公園我們的家裏過聖誕節。他問我：「你喜歡不喜歡這個計劃？」

「當然喜歡。但是我不知道聖誕節時我究竟在什麼地方，也許又到英國去了。」我問他什麼時候有機會

詳細的談話，我想知道自信從上次在非洲分別後一年來的大局。

「我正有許多話要問你呢！我想從你那裏得到些關於戰爭最直接的消息。」他看了看他的日記本，然後說當天晚上可以見我。「晚飯以後，如果你下午沒有事，可以多看看些報，你可以知道一般入認為我們已如何接近勝利了」。

我沒有提醒他一年前說的：「可在一九四四年底擊敗納粹」的預言。我那天下午的確有空閒，看了些報紙雜誌。晚上我提到所看的東西。「爸，我知道您的意思，他們在談論戰後的歐洲。批評三巨頭的團結是如何不夠。為什麼您不再召集一次三巨頭會議呢！」

他點了點頭。「他們正渴望著可以大加評論的題目，這次戰爭總算勝利了。」

我問他是否計劃一次三巨頭會議。

「總要舉行一次，我希望在總統投命式以後，在一月下旬再會晤一次。問題不是時間，而是地點，史塔林希望蘇聯境內。」

「又在蘇聯？」

「他這點要求很難拒絕，他仍在指揮紅軍，紅軍正在向前推進。」

那天晚上，他聽我關於戰爭的報告和我們作戰的情形。他留我談了很久。一句連一句的問了許多問題。等他問完了，時間已經很遲，我無從再提問題。

又一天，我到潘太剛大廈向一位將軍報到，他當天太忙，於是我到白宮去，父親還沒有開始白天的工作。正翻閱些公報。當天的晨報散在地板上，他看着他的公報，常發出驚嘆的聲音，表示不滿。他說：「英國軍隊與那些四年來打納粹的希臘遊擊隊衝突了。」他並不掩飾他的怒氣。喊着說：「英國人居然敢這樣做！他

們仍不忘老媽，不知道他們要達到如何地步！」身旁的咖啡竟沸了。他自己倒了一杯，又以邀請的眼光看着我說：「這够回一杯的。」接着說：「假如邱吉爾聲明只是支持希臘的保皇黨，我絕不會覺得稀奇。那根本是他的性格。而今竟用英國軍隊殺害希臘的遊擊隊。」

「也許是用美國租借法案的裝備幹的呢？」

「我必須調查明白，不過，目前很難做些什麼。」

「可以發表一個聲明嗎？」

「責備英國嗎？」他搖了搖頭。「現在不行。我可以在二月裏見到邱吉爾的時候，當面對他講。」他突然轉了話題。「一年前威廉女王會到這裏。她到白宮來訪問我，我使她談到荷蘭的殖民地及戰後對於這些殖民地的措施。我們把這個問題反覆的談了六個多小時。我爽直的告訴她，從日本的統治下解放這些殖民地的將全是美國的軍隊。我提到菲律賓。她同意在戰後以我們統治菲律賓的政策爲她統治殖民地的張本。她答應戰勝日本以後，立刻承認殖民地人民的自治平等的權利。使之有自治領的地位。假如人民經過自由選舉，希望完全獨立，那時候政府將准之。像我們允許菲律賓獨立一樣。那是她的諾言。荷蘭將從英國的領導下完全擺脫。想一想那對史塔林的影響，那將使他明瞭西歐諸國在戰後所要完成的事業！」英國在希臘的跋扈行動使，親想到與威廉女王的這些談話。他又說：「我覺得不必發表責難英國的聲明。因爲納粹要用宣傳資料。並且我們將來絕對有辦法用壓力使英國與我們採取同一態度。那是整個的問題。荷屬東印，法屬安南，印度，英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我們將把這個世界造成一個真正二十世紀的世界。你等着看吧！」

他剛才的尖銳的憤怒完全平息了。當他想到將來的計劃，使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僅不受英國的牽制，並且

還要用壓力使那個帝國承認進步的潮流。他希望在下次三巨頭會議中重新整理世界政策。

幾天以後，我由華盛頓到亞利桑那州。在十二月三號與斐——愛梅舉行婚禮。當時以爲最多三星期我便會被調到巴比去，但是在十二月十六以前我接到命令，要我暫在國內服務，過了聖誕節再回防地。而希特勒的亞頓突圍戰恰巧發動於十六日。我在潘太剛聽到這個消息，幾乎驚懼得說不出話來。空中偵察的主要任務是搜集必需的情報，使我們的野戰司令官可以發戒應付敵人的襲擊。送到潘太剛的報告和後來發表的公報，證明那次突圍完全出乎意料。這可能是我的部隊犯一個大的疏忽。我立刻向上級請求回到歐洲的盟軍總部，澈查我們的過錯。上峯認爲事態已形成，我在場與否對於亞頓突圍的後果並沒有什麼大影響。因此仍留在華盛頓。我只能推測當時的情形。氣談絕不能作藉口。因爲不論氣候好壞，偵察攝影都該有些收穫。當我在華盛頓的工作結束，回到總部以後，知道我們的偵察並沒有過失，關於亞頓後方部隊集成的情報，早已呈報了，而這些情報竟被一個糊塗的二級參謀攔起來或疏忽了。

我在國內的最後幾天與我的家屬住在海德公園。同過聖誕節。也許是由於戰爭的事項太多了，那個節日反而充滿了和平與安怡，外面的世界似乎與我們隔離了。屋子中間裝飾着很美麗的聖誕樹。各人的禮物分開放輪。父親坐在他常坐的搖椅上。靠着壁爐，朗誦聖誕頌，很有節奏的升高降低。我們坐在周圍，我思想飄游着。不久，我聽到斐在我耳邊說：「別打盹，快坐好！」我歉然的抬起頭來，父親只是莊重的看了我一眼。繼續念下去。我忽然發現他忘記讀下行的那顆假牙。三歲的小姪子克利斯也注意到這一點。他清晰的說：「爺爺，您掉了二個牙！」父親微笑了一下，又念下去。可是克利斯已無興趣再聽。他走過去，用手指着父親的嘴說：「爺爺，您掉了一個牙。是不是您把它嚥下去了？」這句話結束了聖誕頌的朗誦。父親笑起來說：「我沒法再大聲的念下去了！」

斐說：「明年將有一個和平的聖誕。我們都嚴肅的願您朗誦。」

母親說：「明年。我一家人可以全在國內一同過聖誕了。」

大家打開了聖誕禮物。我小心替父親把他剛收到的禮物郵票貼在他的集郵簿上，帶着玩笑的口吻說將來可以多一種聯合國的郵票。他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心裏也正想這一種郵票。說不定把這個也放在下月的會議裏討論。」他大聲笑起來。「你想他們會不會懷疑我提這個問題是由於集郵的動機呢？」

「會議確定在下月舉行嗎？」

「完全確定。我希望快些舉行。工作變換對我很有好處。」

「您是否還需要侍從呢？」

他微笑着說：「這要看你上峯的意思。我希望沒有問題。即使有什麼問題，我不久還可以見到你。我考慮在明年暮春或初夏到英國去一次。隆重說明大英帝國如何應該把將來的希望寄託於聯合國，而不應該寄託於反蘇集團。」

我問是否有這種危險性。

他很嚴肅的說：「這是難免的，我們現在就應該計劃與這種傾向對抗。」他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聖誕節不談國事。」母親也堅決的說：「我也正要說，今天不談公事。」

元旦，我回到我的指揮崗位，埋頭於我的工作。三星期以後從報上看到父親將舉行總統任命典禮。

不久，陸軍部的檢察總監親自來調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正鬧得亂哄哄的時期，陸軍部調升將官的人名單呈給父親，請他批准。這張由杜立特將軍推薦，由史巴茲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批准的名單中也有我的名字。

父親對於這一類的名單總認爲例行公事，看一遍就簽字批准。可是後來斐告訴我說，父親那次對於名單却遲疑着，他想了又想，還是不能決定。以往，他總是使他的孩子們自己去解決困難，他從不干涉。他告訴斐說他相信我够資格升爲將官。最後他決定簽字批准，但要上院來決定我上院對我的推薦是否得當。果然又有一次國會的調查。

一月下旬，賀浦金斯到達法國，到巴黎的盟軍總部來看我。他婉轉着向我透露一個消息。三巨頭會議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舉行。他就是爲這個會議來的。他說我父親正在航海途中。我剛要詢問我關切的問題，他立刻加快他的話，說我父親很希望我再做侍從。可是不願意向陸軍部表示。不願意使陸軍部爲難。因爲卡比托爾山上的共和黨員又會藉口渲染。但是這一次我父親帶着我的妹妹安娜。有家屬在身邊，以便無顧慮的隨便談談。這使我的心情稍好一點。

賀浦金斯是一位可愛的有趣的的伴侶。充滿了思想和談話。他說邱吉爾又在暗中計劃另一個南歐的侵入戰。邱吉爾稱之爲亞得里亞海的牽制戰。可以擊破意大利的僵局。我們都知道這是邱吉爾最後的一次努力。想比紅軍先到達巴爾幹。賀浦金斯說美國的參謀本部絕不會允許邱吉爾爲這個目的使用那些太平洋戰區迫切需要的登陸艇。他說我父親相信這次會議是戰爭中最後一次三巨頭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和平的機構，聯合國的組織，歐亞各國的管制和政府問題。關於這些問題假如事先沒有好的計劃，將使我們將來在行政上感到毫無頭緒。他又說我父親堅決主張三巨頭對於和平機構必須意見一致。一切組織辦法不再踏過去錯誤的覆轍。

賀浦金斯第二天趕羅馬。在到羅馬前他與我父親會晤以前他還要在梵諦岡完成些公事。我不能參加雅爾達會議了。而更重要的是我再見不到我的父親了。

我沒有機會參加雅爾達會議，後來在埃及大比特湖的暗談我也不在場。幸而這些經過情形，我能得到許多直接的報告。一部分是從我妹妹安娜那裏得來的。一部分得自賀爾金斯。我父親在空閒的時候，也有些信給我。告訴我一些他個人的態度和反響。這些材料在重要的情節上是互相符合的。另有官方對我父親這次旅行的日記。於是，我可以作以下的記載。

雅爾達會議在時間上是最長的（我父親離開美國五個多星期。）使三巨頭有更多的商談。父親在雅爾達八天，曾舉行八次正式會議，和無數的非正式會議。包括了全部軍事上政治上各項問題的充分檢討。但是，它不是這次戰爭中最重要的會議，因為許多主要事項已在華盛頓，開羅，德黑蘭決定了。

蘇聯的大元帥英國的首相美國的大總統和他們軍事上外交上的助手，在雅爾達完成他們已成立的一般協議的小節目。這次參加的顧問比任何次都多。這次會議所談的非常重要，其輪廓已在德黑蘭會議時形成了。只是德黑蘭會議所議定的大計，在敦巴橡樹會議中並未順利的生效執行。而且僅次於三巨頭的三國代表尚未暗談。因而，雅爾達會議乃更須要召開。在雅爾達又一次融洽一致，使戰後世界的整個機構再充實一點。

雅爾達會議是爲了史塔林的方便。當時紅軍已開始冬季攻勢。這個攻勢比較原計劃提早了一星期。藉以消滅納粹在西線的爭扎。

邱吉爾對選擇「雅爾達」作會議地點極不高興，賀爾金斯報告說：「他說：我們用十年的功夫在世界上去找，也找不出比雅爾達更壞的地方了。他斷言那是患傷寒病的地方。要命的虱子到處繁殖着。」過了兩六

，他又說：從蘇基機場坐車到雅爾達，要用六小時，這條爬山越嶺的公路最好的一段也很嚇人，最壞的地方簡直走不通。德軍撤走時，整個的區域已破壞不堪。參加會議者的健康將處於危險中。

邱吉爾的表示和照會，父親聽了，在到達「馬爾他」的時候，哈里曼迎接他，他問明白車在運雅爾達的公路上沒有大問題，那裏的衛生環境也沒有大問題。

第一次軍事參謀會議在「馬爾他」舉行。因為盟軍的勝利已有很多象徵。參謀長們所關心的現實問題是：多少力量仍須留在歐洲，同時必須給太平洋戰區增加多少力量。海軍上將金氏和海軍軍官們基於許多顯著的理由一向對於對日作戰抱有很大的關切。他們反對馬歇爾主張——把所有可用的力量用在歐洲戰場上。

往克里米亞的千百英里的飛行是夜航。整個晚上每十分鐘或一刻鐘就有一批C-47式飛機從盧加機場起飛。向東經希臘南端，再向東北越愛琴海和黑海到蘇基機場。海面上有美國的和蘇聯的艦隊巡邏，以資保護，並預防飛機發生意外的強迫降落。

父親坐的第一號飛機上有李海，麥金泰，勃朗，華生，邁克和亞瑟，曾看見六架戰鬥機從雅典起飛追趕。中午，父親那架飛機在蘇聯機場降落。莫洛托夫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和哈里曼在機場迎接。廿分鐘以後，邱吉爾的飛機也到了。紅軍樂隊儀仗隊奏樂致敬。美國國歌英國國歌以後是國際歌。安娜和父親乘坐一輛蘇聯汽車，在行列的最前，開往一片積雪的原野，以後就曲曲折折的盤上一「紅色峭壁」。從蘇基到雅爾達沿路由蘇聯軍隊警衛，安娜曾對父親說：「看！許多是女的！」

「麥娃狄亞宮」原是沙皇的消夏別墅。後來曾為人民肺病療養院。納粹佔據時當作參謀部。納粹退走時什麼都沒給留下。備有兩幅小畫掛在我父親臨時臥室的牆上。但另外從莫斯科搬來一套旅館的全部人員和設備，很合適很方便。哈里曼的女兒也到那裏歡迎他們。他們累極了，他們洗澡吃飯以後就睡了。專供邱吉爾

住的別墅距這裏十二英里。史塔林住的別墅距這裏六英里。第二天早晨史塔林就到了。下午四時他和莫洛托夫非正式的拜會我父親。五點鐘第一次正式會議在勃娃狄亞宮舞廳裏舉行。會議工作很緊張。用了兩小時又四十分。以後的七次會議每天舉行一次。繁重的工作約有以下各項。

一，決定一個全體的對抗希特勒主義的詳細步驟。在會議進行中，紅軍正以空前的速度向納粹反攻。英美軍事代表們推測蘇聯是否已徹底擊破德國東部防線。推測在會議期間納粹能否崩潰。

二，戰後對德國的佔領與管制問題。父親希望對德國統一管制，不應分為幾個佔領區。管制與行政不僅最高機構採聯合方式，一切下級機構也應如此。但英蘇反對這個意見。他們願分區佔領。於是在雅爾達解決了對德佔領區的劃界問題。三強領袖以文字說明：「此乃余等不變見目標：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並使德國永不可能再擾亂世界和平。余等決心解除或控制德國的工業。」在美國著名的摩根索計劃準備打擊德國工業的潛在力，如果沒有這種潛在力就無法進行戰爭。可惜未能照辦。

三，德國賠款問題也決定了一並列一表，包括付款年月賠償種類等。

四，聯合國大會，奠基於敦巴敦橡樹會議，在德黑藍已同意其大原則。雅爾達會議中決定於兩個月內在舊金山召開。敦巴敦橡樹會議所遭遇的障礙是「否決權」問題。是否任何三強之一運用否決權就可以制止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某一議案的處置呢？三巨頭對這個問題曾予正視。父親解決了這個問題，在三強之外再加中國法國，成爲五強。必須全體一致同意始能對被控告的國家採取經濟的或軍事的制裁。安全理事會十一個委員中如有七個委員一致，即可付審之。

五，由於歐洲各國獲得解放所引起的問題，三巨頭也提供諾言。並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一切人民有權選擇其政府的形式與自由選舉。

六，關於波蘭，史塔林堅持寇松線稍加修正，定爲波蘭東部國界。同時犧牲德國，割其土地，增加波蘭北部西部的領土，以維護波蘭自給自足。關於建立一個全國團結的波蘭政府，必須先有妥協方案。當時，在倫敦有波蘭的流亡政府。在莫斯科另有一個波蘭政府。父親是調解者，也是仲裁者。這個問題很重要。須雙方兼顧。所以不易解決。

七，邱吉爾不允許別的國家指染地中海和巴爾幹的英國利益。對於南斯拉夫的將來堅持重予規定。於是決定南國臨時內閣應包括舊閣員若干人，又爲了史塔林的意見，舊閣員以未曾通敵者爲限。

八，我父親確信三巨頭很需要時常會晤。因此，對三強外長會議也定出一個有繼續性的會期表。

九，三巨頭寫下他們的信念。「唯有余等三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繼續增進合作與瞭解，始能實現持久的和平。」三巨頭的團結在雅爾達比在德黑蘭更爲堅固，更爲具體，同時，我父親更顯然形成領袖的角色。父親左右邱吉爾的力量更爲周密。史塔林也更樂於接受父親的各種解決辦法。三巨頭充滿了艱巨的完全相當的責任感。彼此見解上當然也有分歧，但在建設堅強的和平工作中，所有的分歧隱沒了。

另外還有些小插曲。有一次在史塔林的宴會裏，父親誇贊蘇聯的香檳好，主人很得意的說：「確在史塔林的故鄉喬治亞。父親笑着說：戰後，他退休不作總統的時候，想在美國賣這種酒，可以得些財富。蘇聯方面也運用詞令，引入注意克里米亞的天氣。過去一段時間是陰沉的，父親一到就好轉了。據云：當地人民都在傳說，特稱之爲「羅斯福天氣」。

他們彼此交換着禮物和勳章。父親贈給邱吉爾，史塔林，艾登，莫洛托夫，特製的凸彫大勳章。另贈一本「鬍子：德國」給史塔林。同時又有八枚勳章請史塔林轉贈給八個紅軍將領。

美國代表們在二月十一日離開黎娃狄亞，蘇聯先在會中設宴。以伏特加和喬治亞香檳相勳。並備有魚子

醬，牛油，橙子，和紅橘。這事使安娜記起：一天早晨，她出外散步，一位說英語的蘇聯特務小組陪着她，她們遇到一羣小孩子。安娜把巧克力糖分送給他們。孩子們收下了。但這位特務小組嚴肅的堅決的把糖果回來。並且說：「他們够吃，不願意美國小姐以爲他們不够吃。」

在會議將完結的時候，史塔林又重申他在德黑蘭所作的表示：從戰勝德國之日起，六個月，蘇聯向日本宣戰。他說完了，又沉思了一下，把六個月改爲三個月。

官方公報的各項之外，三巨頭會同意把千島羣島和庫頁島等劃歸蘇聯。後來被批評爲：「秘密分贓」。父親等從黎娃狄亞坐車到塞巴斯托波爾港，已將薄暮，憑弔受戰爭破壞極慘的荒涼的漫無人煙的景象。全是瓦礫，斷壁殘垣呆呆的站着，好像廣告牌。據說：德軍走後，塞港只有六間沒有倒的房子。

在蘇聯「卡托琴」號輔助艦上睡了一夜，翌晨，飛往埃及。全程一千英里。重巡洋艦「昆恩西」號在等候他們。等候他們的還有全世界對雅爾達會議的反響。父親看看用電報傳來的許多評論。他拍了一個無線電傳真電報，他說：「余確信全世界重親這次會議的成就。我們三大強國努力合作。在平時亦如戰時。已獲得真實的保證。」

父親在「昆恩西」號上，有三個要人往訪。安娜後來說，那時父親非常疲倦。連續兩星期的緊張，耗盡了氣力，似乎全靠精神支持。但也不願疲勞，仍接見客人，同他們談話。

第一位客人是埃及皇帝法魯克，他們談到戰時美國購買埃及的長纖維棉花，和戰後雙方貿易的重要。父親肯定的預言：戰後必有大批美國人到尼羅河流域遊覽。第二位客人是阿比西尼亞的皇帝塞拉西。這位皇帝熱烈的說他在國內的種種改革。並以渴望的神情贊成父親所談戰後兩國關係的加強。第二天早晨來了第三位客人，沙特阿拉伯的國王沙特，這是他第一次出國旅行。他是乘美國運糧艦來的。爲了尊敬回教風俗，家裏

的婦女應該迴避。於是，安娜這一天離開父親作開羅之遊去了。這位客人與父親對巴勒斯坦猶太問題交換意見。父親早想說服沙特。基於道義使歐洲大批無家可歸的猶太人住在巴勒斯坦。後來，父親承認，同他談過話的人以這位阿拉伯王最能令他滿意了。父親答應沙特，美國絕不鼓勵對阿拉伯人的仇視。另外，沙特對父親坐的輪椅很羨慕，父親立刻送給他一個。

叙利亞，黎巴嫩，多數居民是阿拉伯人。父親對他們的代表說：「有法國政府允許獨立的書面保證。他們向他們担保，他可以書面通知法國履行諾言。」

父親經地中海返國，在阿爾及爾停了一會兒，戴高樂是否接受父親的邀請前來晤談？由齊佛雷大使傳來的是：「戴高樂此刻離不開巴黎。真抱歉，阿爾及爾太遠。……」

回國的旅途真是悲哀的，父親最親近的老朋友華生從亞力山大港西返後染病，竟在大西洋中途死去。後來安娜說，父親回到白宮的時候，也非常疲倦了。

十二

建設世界和平的工作已經很好的創始了。不幸自羅斯福死後，這創始在許多方面被損害了。甚至可以說和平正在迅速的消滅。爲什麼和平正在迅速的消滅呢？爲什麼華盛頓許多鷄尾酒會中熱習的談論對蘇戰爭呢？爲什麼記者們寫着：「在歐洲每個政治家必須設想發生英蘇戰爭的可能，同時所有國家也將捲入。」呢？當然，我們明白，一個偉大的世界領袖，他的生死可以影響世界歷史。可能是無限時間的一刹那。但羅

斯福之死，却意味着一段繼續性的空虛。這種空虛籠罩着向前進步的力量。也籠罩着「相信戰爭不是爲了維持狀態」的力量。進步的人們走了。留下的是進步之敵，是舊世界的保護者。

例如中國，羅斯福在開羅得到蔣委員長同意。答應在全面戰爭停止前，完成一個真正全國統一的新政府。這新改組的民主政府儘早舉行全國普選。蔣氏得到兩個交換條件：一、美國必須從蘇聯方面獲得絕對保證，保證滿洲爲中國所有，境界必須被尊重，並且蘇聯不得干涉中國內政。二、美國支持中國，戰後拒絕英國在香港廣州上海的治外法權。然而，結果如何？諾言被拋棄了。可憐的中國內外交迫。中國的現狀不是進步的，而是繼續破壞的。上面是多數的貪污和鬼混，下面是人民大眾的飢饉和苦悶。

殖民地的證明尤其尖銳。威廉女王會說，一旦戰爭停止，她立刻宣佈荷屬東印爲自治領。然後由全民投票，表決獨立。這項諾言以美國軍隊負責解放這些殖民地爲前提。事實呢！英國怕爪哇人民的獨立影響她的殖民地，於是，像砲彈似的榴彈荷屬東印。以美國租界法案的物資用殘忍的手段壓迫這些爭取獨立的人民。而美國呢？竟袖手旁觀！

以法屬安南爲例。父親會堅持這個由美國軍火和美國軍隊所解放的殖民絕不能再隨便交還法國。像過去那樣任意榨取。但是，當英國軍隊到安南的時候，竟把法國軍隊和政官吏也帶進去。又迅速的由法國掌握而爲所欲爲了。

例証之多，不勝枚舉。嚴重的現象是：「反動」對於「進步」的威脅壓迫。是三強團結的解體。這三強團結正是和平的基石。羅斯福把這基石大致完成了，現在建築師死了！偉大的理想和工作的趨於停頓了，並且，這和平的基石竟隨時受着打擊，牠漸漸的趨於破碎了！我們愛好和平的人們該做些什麼呢？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如其觀：羅斯福的密聞

JOHN SAMPSON

定價

美國 ELLIOTT ROOSEVELT

版權所有

著者

譯者

屈履

董耐

發行人

董耐

發行所

中國復興文化社

北平北新學街十一號

777-7711

華北銀行 立昌承錢莊

總行 天津

辦理小額優待存款

天津總號

創立五十八週年

是為民衆的福利

以資本雄厚著名

兼有銀行公司照

旨在服務

以經營穩健著名

名馳全國

利率最大

適應環境要求

歡迎比較

存息隨時調整

歡迎惠顧

均獲有優越成績

持此廣告更予優待

總行：西交民巷

地址：天津法租界花園路四號

北平總號：前外行營路四號

電話：三三三 五四三三 一二〇四

電話七局：二六八〇 二六九六 二七〇九

優待售價